

林瓊光等譯

國
際
現
勢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
際
現

周林薩 R.
書瓊師 Freund
楷光炯 著
譯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港

◆(36719.1)

國際現勢 一冊

Zero Hour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險費

原著者 R. Freund

譯述者 薩師光 林瓊 周書楷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王重慶)

◆ 二七二六

序

這幾年來國人對於國際關係的興趣正日有增進。討論國際問題出版物——無論雜誌或書籍——的激增，是一個明證。日報中國際版的擴大及國際新聞編輯的改良，是另一個明證。未受新式教育的人們——如較舊式的軍人及商人等——之漸知注意國際大勢，又是一個明證。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從前的中國——自鴉片之戰，中英條約，中經甲午之戰，庚子之亂，以至近年關於華北的種種協定——就因昧於國際大勢，糊塗塗塗中不知丟了許多國土，喪了許多國權。今後的中國，也許就將賴這一點對於國際大勢較大的明瞭而中興！

爲適應同人求知的需要起見，我到很希望研究國際關係的專門學者，於研究專門問題或寫斷片的專門文章之外，能糾合起來寫一套書，將每一個大國的民族性格，國家力量（包括經濟及軍備），及對外關係的演變，源源本本地寫成一本篇幅較鉅（約二十萬言）的書。如果學者們不易自動糾合，我更希望眼光較遠大的書局能約集學者們編著這樣的一套書。這樣的一套書——

只消寫得相當明澈——可以使國人的國際知識有很速很大的進步，因為留心外事的青年們，編譯國際新聞者，及較有朝氣的公務員等，讀了這一套書，對國際形勢必更明曉；即知識水準較低，不能直接閱讀的一般國人，亦可間接地對於世界大勢有較準確的認識。

我現在樂於介紹 Richard Freund 所著 Zero Hour 的理由，也就是我希望能出上述一套書的理由。Zero Hour 是午夜零點零分的意思。Freund 認目前的國際形勢正在急速展開的俄頃，或許大戰尚可倖免，或許大戰終無可免，猶如時針之在零點零分，再多過一分鐘，即世界局勢將多一分的分曉，故以 Zero Hour 名其首章，兼名其書。著者是奧人，久住德國，今已服務英國報界多年，熟諳國際情勢，而又不為某一種狹義的民族情感所蒙蔽。全書以大不列顛為出發點，從而縱談它與各國的關係，但又能遍及其它各國相互的關係。全書雖篇幅不鉅，但能粗具我上面所建議的一套書的芻形。至其材料的精博，與觀察的透澈——雖則讀者未必能同意於所有的結論——凡讀過本書者必能承認。即就中國近事而言，雖間有不甚確切之點，大體上亦頗可窺見著者兒聞的廣大及消息的靈敏。本書唯一的缺點即是失之稍深，但我想粗知西洋史，地兼留心時事的

人們仍不至於不能看懂，

Zero Hour 今由薩師炯、林瓊光及周書楷三君譯成中文。周君在中央大學時即習國際關係，今爲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幹事，兼編該會所辦的世界政治月刊。林君畢業於中央大學後會主編巴達維亞天聲日報多年；薩君爲北京大學法學士；今與林君同在中央大學行政研究室研究行政問題。他們以 Zero Hour 在國內值得更多人的閱讀，特於從事正常工作之暇，將它合譯起來。『Zero Hour』本是『零點』，但『零點』意義不顯，他們因以『國際現勢』名譯本。譯文我已細讀一過，覺得大體上尙能具備忠實與暢達兩個必要條件。我很希望凡不能讀原文的教員，學生，新聞記者，及從事黨政工作者，均能有一讀譯本的機會。因爲我相信讀了此書之後，對於列強間錯縱複雜的關係，必可有較透澈的明瞭，而不至於作輕率的武斷；對於中國與另一國作戰後的國際形勢，亦必可得一較可靠的推測。這種較澈透的明瞭與較可靠的推測，我們要知道，對於我們民族救亡圖存的工作，都是有不可思議的重要的。

序

錢端升

二六，七，二一，於北平。

三

目錄

第一章	零點	一
第二章	德國的企圖	六
引言	德國的復興——希特勒的政綱——東與西——過去的回聲	
第三章	德國在歐洲	二六
	波蘭與奧國——分化英法——蘇維埃也進了劇場——德國與法國	
第四章	德國的動力	四七
	領袖——國內的情形——德國的財政——第三帝國的救主	
第五章	波羅的海的均勢	六三
	中立的終止——波蘭東歐的啞謎——波羅的海各國——德國與俄國	

第六章 多瑙河流域的糾葛……………八四

奧國——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

希臘——多瑙聯邦——德國衝斷了連鎖

第七章 地中海的危機……………一一八

意大利的發動——恫嚇的手段——意大利的目的——意大利帝國的財

政——不列顛的大道——以政策輔助戰艦——新土耳其——在鐵砧

上的西班牙

第八章 蘇彝士運河的四週……………一五二

意大利的挑戰——在埃及的堅決立場——許給兩主的地方——亞拉伯

——退出地中海

第九章 印度和它的鄰邦……………一七二

自治和國防——新民族主義——印度的海軍——中亞的變動——喇嘛

之國——舉足輕重的尼泊爾——印度往何處去

第十章 勃興中的日本……………一九二

機器人的反噬——日本的計劃——經由蒙古——南太平洋——和平的

佈置勢力

第十一章 在遠東的敵對政策……………二一三

不列顛的政策——美國在亞洲

第十二章 中國的情勢……………二二六

全國趨於統一——紅軍——西南——華北——太平洋的全景

第十三章 日本之透視……………二三八

幾種動力——大和精神——日本趕得上麼

第十四章 袖手旁觀之美國……………二五七

與世隔絕——整軍經武——國內的種種勢力

第十五章 赤色帝國……………二七一

自強運動——善果——維護和平嗎——蘇維埃帝國主義——向外發展

第十六章 不列顛帝國……………二九二

力量與信仰——愛爾蘭將成爲共和國嗎——不列顛帝國與非洲——帝

國的國防——不列顛的政策

第十七章 前途之瞻望……………三一八

國際現勢

第一章 零點

戰爭迫近了。國際關係多經一次的危機，紛擾的範圍便愈趨廣大，猜疑便愈深刻，而相互的信任則愈難恢復。意阿間的戰爭，德國的重佔萊茵地，以及西班牙的內戰，幾乎都引起了大戰下次的衝突，或者就是大戰發動的信號。現在正是零點零分。

和平的保障，已經摧折，歐戰後曾經限制國家主義精神達十五年之久的厭戰心理，已經消逝，軍備競爭已經代替了對於軍縮的企圖。和平條約，已是百孔千瘡，區域安全協定如洛加諾，華盛頓等條約，俱已無存；舉世共同承認的非戰約言，已被不止一個強國所破壞。國際聯盟之不能再使和平國家有所信賴，亦不能使野心有所畏懼。

政治爭執中所產生而為財政危機所加厲的經濟國家主義，在許多國家中，已使生活標準，降

低到難以忍受的程度。因此，政府常受着一種引誘，常欲掀起國外的風波，以避免國內的糾紛。

大戰以後所建立的和平機構，瓦解得這樣的快，隨而產生的紛亂，又這樣的五花八門，所以任何建立新國際秩序的企圖，自始即以工作複雜而失敗。在缺乏公認的國際法規之下，各國老在建議其他國家所不能接受的解決辦法。各國的國策與國際的集團，時常在變動着；僅有一種不自然而且隨時可以破裂的停戰狀態，維繫着全世界各國。如果戰爭在任何一地爆發，都有變成世界戰爭的可能。

和平是不可分裂的。以德國爲例。如果德國進攻捷克，法國和蘇聯均有干涉的約言。但如蘇聯一旦在西方參加戰爭，日本勢將在東方對它進攻。而且如果法國有被德國打敗的危險時，大不列顛縱使十分不願牽入漩渦，但爲防避德國逼近海峽沿岸（Channel Coast）起見，亦將被迫援助法國。那時候，沒有一個東歐的國家，能夠不加入戰爭；意大利則殆必參加戰爭，以求擴充它在地中海和巴爾幹的地盤。不論火花首先飛揚於何處，其火燄是不能限制的。

多事的中心，顯有三個，即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它們都貧窮而有野心，且都在獨裁政治之下者。

它們都深信它們應享有較多於它們現在所有的世界富源在缺乏自由國際貿易之下它們的人口增加之速，初非它們現在國富所能支持。德國正努力求恢復它已失的領土和殖民地——至少求恢復戰前它在歐洲之領導地位。意大利已經克服了阿比西尼亞，而又希望取得地中海的霸權，日本則正蠶食中國，藉謀建立一個大帝國，並渴望着完全支配「東亞」。膨脹求大的野心，一發便不可收；得隴便望蜀，其最後的止境，亦不得而知。這三個「不安靜」國家的目標，實已遠超它們合理的公平及其經濟上的需要。

當各擴張國家整軍經武，所取攻勢正日增月衆之際，欲盡力維持現存國際機構的列強，則又爲各種衝突所牽制。美國本可在政治上及經濟上多所協助，但它不願再問外事，已退回巢穴。在歐洲，英法兩國每從事於重建和平基礎時，又往會互相作梗。法國因畏德且不信德國之故，致全力於公約及聯盟，但是這些公約和聯盟，又因加緊對德束縛之故，轉增爆發的危險。不列顛因堅欲防止歐洲分裂爲德派與反德派的兩大壁壘，有如歐戰以前的情勢，所以傾向於信任德國，並傾向於承認德國有較大的行動自由之需要。法國竭力支持其在歐洲東部與東南部之地位，蓋它視這種地

位可爲制止德國陰謀之保障，並可爲法國在歐陸保存領導地位的基礎。但不列顛則很願德國在歐洲東部和東南部取得優越，甚至於支配者的地位，希望可以藉此以消滅德國的「被囚低積」(Prison complex)並和緩歐洲的緊張局面。此外法國願意幫助意大利，以酬意大利之助法抗德；而英國無論從國家的或從國際的立場上說，都以制止意大利的侵略計劃爲有利。

上述英法的根本歧異，大戰以後歐洲所以不能建立長期的新秩序，就因上述英法間的根本歧異。促成國聯的沒落者也是這個歧異。這個歧異，更使目前以造新秩序爲解救歐洲混亂的努力，無法成功。歐洲今日已成爲法德間顯明的鬭爭。法國用同盟的方法，以加強其防守的力量，但已不及將德國重重包圍，正和今日再用甘言蜜語以勸解意大利或日本之已恨太遲。不但如此，今日即使設法將德國拉回國聯以調整歐洲均勢，也許也嫌太遲了。假定不列顛願意從事工作——在過去，它除了謀中立的姿態，求減各方的怒氣外，沒有做過多少旁的事——法國大概仍會堅決的妨礙這種工作。

同樣的，在遠東恢復均勢的努力，也被類似的歧異所摧折。當日本正在擴大其帝國之時，英美

合作爲了相互的猜疑難於成功，而蘇聯則爲各國所共同畏懼。

如果真要避免戰爭，那必須設法擴充德國、意大利、日本的商品輸出市場，藉以緩和它們內部的緊張局面，並須作重大的犧牲，以滿足它們的自負氣概。但是這些條件是極難具備的。自創設有類世界良知（有如國聯所代表者）的理想主義的努力失敗後，所殘留的，只有國家的自利主義。在今日，沒有一個國家，會爲了避免國際的破裂，而願犧牲金錢或債券，更不能犧牲土地、市場，或利益。和平的力量，已是癱瘓了，而戰爭的力量，則甚爲堅決。

以下，我們將較爲詳細地研究分合各國之基本利益與政策，藉以探討三個爆裂國的目標以及其他取守勢的各國的反應。我們先經中歐一帶的大山區起，然後經地中海而至遠東。

第二章 德國的企圖

引言

在戰後十年間——準確一點說，至一九二九年十月史特勒斯曼博士 (Stresemann) 逝世時爲止——德國會採用真正的和平政策。史氏是一個畢士麥式 (Bismarckian calibre) 的政治家，他認爲德國的最大利益，必須取得英法的堅定諒解，與德國東面各國的合作，這種政策，曾經有過廣大的擁護。在那個時期，最迫切的目的，在於解除外國之佔領萊茵區，協約國之控制德國軍備和財政，以及其他若干類似的阻礙，整個地講，德國接受軍備的限制，但是希望各國共同縮軍。在洛加諾條約中，史特勒斯曼博士自動承認凡爾塞和約的重要部份，例如承認永遠放棄亞爾薩斯洛林 (Alsace-Lorraine) 以及在萊茵區之片面解除武裝。

同時，德國力持有根本修正它的東邊國境以及與奧國合併的權利。在東邊，德國主要的希望

爲重行取得但澤與默麥爾 (Memel) 這兩個口岸，無疑的都應當屬於德國，僅僅爲了波蘭和立陶宛的便利，而使之與德國分離。德國同時又希望收回「波蘭走廊」——據說這個走廊將東普魯士與德國本部分開，這只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理由，在人種學的正義上，此種要求是很可懷疑的。

另外，德波邊境在上西利西亞 (Upper Silesia) 也要有一個變更。這個邊境的劃分，大部分是由於承認波蘭叛亂者所做的既成事實；它將西利西亞無量的煤礦，大部份併與波蘭，而且在許多地方割斷了礦產與工業區域。

一九二五年九月，史特勒斯曼博士寫一封信給前德國皇太子，這封信成爲當時爭論的中心。史特勒斯曼博士在其信中說：「我的見解，認爲德國的外交政策，在最近的未來，要有三個主要目的。

「第一，萊茵問題，應在有利於德國之下，得一解決，這是德國生存於和平之下的保證，否則德國將無法恢復其國力。

「第二，保護目下住在外力之下的一千萬到一千二百萬的德國人民。

「第三，德國東部邊境之修改，但澤與波蘭走廊之收復，以及上西利亞邊境之變更。並且在較遠的未來，要將奧國併入德國……」

「倘使我們希望達到這些目的，我們必須向這方面努力。洛加諾安全公約即可與我們以和平，因為我們的西方邊境，在將來，要為英國乃至意大利所保證。」

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史特勒斯曼之逝世為止，這些精神，都附隸在一個和平政策之中。德國希望用交涉與調整的方法，以達到它的目的而不用武。德國準備等待德法的真誠諒解以代替德法的衝突，並等待國際信用之恢復，能達到可以用條約謀修改的程度。

總之，德國所要求歐洲各國犧牲者，如果和它所提出的禮物，即永遠放棄戰前德國在歐洲和海外之擴張政策比較，則前者實甚微小。

史特勒斯曼博士，在其晚年時，曾經爲了他的政策，和反對派之德國國家主義者相對抗。經濟的困難，以及大家認爲妥協政策沒有結果的觀念，日見增長，凡此皆加強了國家主義的傾向。失敗觀念的傳播，有似一個大量的神經昏亂症；「完全履行條約義務」的政策，受到空前的強烈批評。

雖然德國人民之真正轉變，是由於法比兩國之侵入魯爾（Ruhr）及其同時在萊茵區建立一緩衝國的計劃。但是到了二十年代的末期，反抗的態度，方才普遍。在其他各國之中，並沒有自動縮軍的表現，由法國指導的國聯，也沒有和平修改凡爾塞和約的希望。爲了賠款，每月經常付出鉅額金錢，同時，許多的德國人，則陷於失業之中。「第一，麵包；其次賠款。」這成了國家主義者的口號。

史特勒斯曼博士爲了與反對派的國家主義者在國會中苦鬪，以致積勞而死。他的死，對於德國承認大戰造成之根本地位的最後希望，爲之消滅。

接着，一連三年的政府不安定，國家則在軍國主義的掃蕩之中。在這個時期的末葉，提高戰敗地位的主張，成了一切政黨，自國社黨乃至共產黨的政綱。這種國家主義怒潮到最高峯的時候，希特勒（Herr Hitler）乃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取得政權。

德國的復興

德國正在重新建造一個外交上軍事上的頭等強國。在討論它的目前計劃之先，概括說明一

下它的復興程序，這是很有用的。

大戰以後，沒有多少時候，事實已明白表示德國並未完全失敗到不能重佔歐洲主要地位。第一個表現，即一九二一年德俄刺帕羅 (Rapallo) 條約的締結。從這個時候起，德國很巧妙地利用英法間不斷的衝突，逐漸的破壞那個由法國的同盟國所組成的連鎖，最終則與以衝斷。這些新興的或擴張的國家都是接近德國東部以及東南部邊境者。在修改和約之外交上，它取得了意大利的援助。與奧國、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亞間，建立了友善的關係，藉以抵消法國同盟國，即波蘭、捷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的力量。德俄的關係也變成接近。堅忍的努力，取得了英國輿論的同情乃至於有力的援助。在日內瓦，德國也取得了一個重要的位置。

當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取得政權的時候，各國的連鎖，最初似有復活的形勢。歐陸的小國，受到盧驚，都走入法國的保護之中。蘇俄爲國社黨的信條以及希特勒之公開的侵俄計劃所恐嚇而退避。英國由於國社黨之虐待猶太人，自由主義者以及社會主義者，以致造成戰後它和法國空前之接近。意大利則震於德國之對奧計劃，也和英法接近。

但是這些情形，不久即行消滅。波蘭爲其同盟國法國所遺棄，首先單獨與德國締約。小協約是衰弱了，而南斯拉夫之害怕意大利，較怕德國更甚。當法國與意大利接近的時候，即行轉向德國。德國利用其在食糧和原料之大量需要，在歐洲之巴爾幹以及多瑙河一帶，取得商業上的優越。奧國受意大利所支配，最後，它也被迫與德國聯和。意大利則基於本身的需要，也與德國在外交上合作，而且是可能發展爲更密切的諒解。大不列顛也重行答應德國對於友誼關係的請求，停止其援助法國控制德國。

德國衝斷了這個連鎖。

同時，德國又變成一個龐大的軍國。由於徵兵制度，它組織六十萬以上的常備陸軍。迅速的建立大批受訓練的後備軍。在獨裁之下，以重整軍備爲其第一目的，全體人民一律服務軍役，並受絕對爲國犧牲之教育。軍事工業，則犧牲了一般貿易與工業，而與以大量擴充，產生了大量的軍用品。在量的上面，建立了比英國爲更多的德國空軍，雖然不是質的比較。萊茵區的解除武裝，爲德國軍事上的最大弱點，也已經重行佔領，並且加以武裝了。軍用道路網，也已經建築，以備高度機械化軍

隊的迅速動員之用。大批的食糧和工業原料品，正在準備之中，國民都接受他們領袖的爲了武裝，應當暫時樂於放棄牛油、雞蛋、馬鈴薯，以及毛織衣的格言。

在海上，德國建立了龐大的現代海軍，使它取得了波羅的海的控制權，北海的重大權力，以及在海洋中施展武力的可能——例如它在西班牙問題中所表現的。它和英國締結一個海軍協定，允許它建造軍艦達到英國總噸數百分之三十五——這個比率，在一兩年內，似乎即可達到。它的北海海岸線連同黑耳郭蘭（Heligoland）海軍前線，以及其他小島，已在武裝之中。

德國的復興，已經完成。凡爾塞和約拘束弱者手腕之鎖鍊，已經衝斷。雖然還殘存一些不平的待遇，然而德國不需要再去爭議了。而且，德國要求平等，雖有十七年，但是這個地位如果會有維持該條約本身的機構時，德國也絕不會只以平等而即滿意。關於德國目前的要求，英國有一個著名政論家的話形容得最好：「德國不再顧慮凡爾塞和約，它也不受洛加諾公約的拘束。現在，它只是要回到暫時妥協之路。」

的確，德國從失敗中逃出來，它要求廢棄一九一九年的法則，再在歐洲建立一個新法則。

希特勒的政綱

希特勒在其所著我的奮鬥一書中（這本書，大部分是於一九二四年在獄中寫的）規定了德國政策的步驟，這些步驟，在現在仍然被認為德國計劃的基礎。首先必須提醒的，這位德國領袖經常的否認要用武力實現它的步驟，而且由於下列的摘述，也不能表示這些保障是沒有信用的。

我的奮鬥中所規定的計劃，很容易從最近德國行動中認識，而且無疑問的，它是代表了德國未來希望的結晶，因此，這本書是時常被德國人認為是他們「政治的聖經」。單在德國，已經賣到二百二十萬部，在那裏，每一公務員在實際上都被迫購買，雇主也被動送給它的僱工每人一本，地方當局也送一部給每一對新婚者。德國的外國朋友，如有要求希特勒刪去書中最富煽動性的部分，那是完全要被拒絕的。因之，我們可以說，我的奮鬥中所舉的主要計劃，一定要繼續指導德國對外政策，一直到現政府下台為止。

計劃的內容，大致即如下述。首先日耳曼民族必須在精神上及組織上統一起來。凡有和平主

義以及國際見解之人民——猶太人，馬克思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及其他，都必須與以排除，改變，或剝削其一切力量。德國必須變成一個集權的國家，各邦不能再有和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相衝突的餘地。以一個共同的國民意志為背景，德國必定會變成大陸最強的軍國，這種民意是要由一個唯一的黨和一個強力政府來表現。

其次，德國必須設法取得英國的友誼，如果可能，並且要和英國聯盟，以謀拆散英法聯合戰線，藉以謀英國在德法一旦作戰時的中立，以及使德國自由施行其東方侵略政策。

爲了英國的友誼，希特勒準備放棄一切對於海上霸權和殖民地的野心，作爲代價。這種見解，在一九三五年稍有變更，但是在那本書中，希特勒曾以挑撥英國的衝突一點，批評德國戰前的政策，即如次：

「德國應當採用在歐洲發展領土的政策，對於這種政策，在歐洲只有一個可能的聯盟，——英國。英國是唯一的能夠保護我們後方的國家，假定我們發動一個新的日耳曼移民的話……爲求英國的合作，任何犧牲，都不能認爲太大。這些犧牲，是包括殖民地與海權的拋棄，以及防

止我們的工業和英國工業由競爭而生衝突。」

如果不列顛的中立，得到保證，則法國在歐洲之優越地位，一定消滅。法國因大戰而取得的地位，其本身，即為德國未來的一個威嚇。

「我們必須絕對了解法國是日耳曼民族不可解的仇敵；它的外交政策之關鍵，是佔領萊茵邊境的慾望，以及使德國分崩紛亂，而由其本身保全萊茵河。英國只不願德國變成一個世界的強國，而法國則根本不願德國變成一個強國——一個非常重大的差異！」

希特勒認為在德法新戰爭之前，德國在歐洲是沒有前途的。這個戰爭的起因，不是爲了西方邊境而是爲了掃除阻撓德國東進的障礙。

「我相信如果我們首先把法國孤立起來，那就有一個良好的成功機會。因爲這樣，第二次戰爭，就不是一個德國對抗全世界，而只是德國抵禦法國的侵略。現時法國是擾亂着它自己以及全世界的和平。」

「如果德法衝突，僅僅是抵禦法國的侵略，那麼永遠得不到結果，但是在將來德國會被迫

的採用另一政策。等到德國全部了解這一點的時候，德國人民生存的願望，就不至再被消極自衛所犧牲，而是聯合一致，與法國作最後的清算，我們也就能夠將無結果的悠久鬭爭，得出一個結果。」

在東邊，德國必須拆散法國同盟國之鐵的鍊鎖，最先用外交手段，必要時，用戰爭方式。德國的第一個目的，必需將奧國以及儘可能的將住在非日耳曼民族國家之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的日耳曼民族，和德國本部聯合起來。「共同的血統，要屬於一個共同的國家。」爲了德國工業之原料來源與固定的市場，歐洲的東南部，要永久的在德國支配之下。要達到這個目的，則意大利的友誼，必須取得。雖然希特勒對於意大利的軍事價值，不甚確定，但是他對於一個政制理想接近於國家社會主義之國家，是願意合作的。

較遠的北邊，波蘭走廊，上西利西亞，但澤和默麥爾都必須收復，而且要再用普魯士方式之東向殖民政策。

——我們要重新開始六百年前我們所放棄者。我們要變更向來將日耳曼人移往歐洲南部

及西部之政策改而向東。在這個方向上，我們可以終止戰前的殖民和貿易政策，進而爲未來的領土政策。

「倘使我們說到新土地，第一，我們可以也只有想到俄羅斯以及它所附屬的邊境各邦。」更進一步，希特勒企圖以德國力量支配整個俄羅斯。由他看來，革命以前的俄國，不是出之斯拉夫民族的力量，而是由於統治者中之日耳曼分子。這種分子因俄國殘殺智識階級而被掃除，造成了空虛的現象。於是暫時由猶太人（指布爾希維克黨員 *Bolsheviks*）代替，這些人爲了缺乏各種建設的才能，是不能長期保有一個大帝國的統治。

「這個大帝國快要瓦解了，猶太人統治的末日，即爲俄國的末日。」

東與西

任何人只要了解我的奮闘着筆時德國人的感觸，一定能夠推測到這些計劃如何出現於希特勒的思考之中。當大戰末期，在俄國邊境作戰的德國青年，曾幻想留在他們所要侵略的領土內，

由兵士變爲移殖者。在休戰以後，義勇軍仍然繼續的自動與布爾希維克黨員、波蘭人以及任何參戰者作戰。他們的作戰大部分都不是爲金錢或德國國家的目的，而是爲了土地。當他們失望而返之時，仍然存有東向移民的幻想。在這種空氣之中，希特勒開始其政治活動，最初擁護他的那班人，有許多就是從這類人中出來的。因此，我的奮闘中之所以規定東方殖民計劃，在其本身上，就有一個簡易的解釋。

希特勒很早就固執一種見解，認爲種族是國際政治上謎一般的關鍵。這種理論，一貫的確立於奧國邊境，即希特勒出生地之日耳曼人民心目中。一個嚴厲的反閃族主義（Anti-semitism）和自尊精神結合起來，幫助那些反抗斯拉夫民族侵入之邊境人民。日耳曼民族天生的應當統治斯拉夫民族之思想，自然發生於他們之中，在維也納和慕尼黑（Munich），希特勒居住在學生、藝術家以及智識階級之中，他吸收了流行的放浪的農民生活，而深惡近代都市文化。這種見解所發生的自然結果，是他認爲德國未來的偉大，與其克服高度文化的區域或海外利益，毋寧向農業地帶殖民。

當這種見解（目前正是一種在廣播着的時髦品）在希特勒長於吸收的思想中形成的時候，他一定是認為有一種有力的理論作為根據。在英法優良的軍力之下，一切西方的發展，看來是沒有希望的，同時東邊的唯一大國——俄國，是微弱的，不安定的，而且沒有能力抵抗一個勇敢的進攻。在某種限度之上，希特勒的計劃無疑的，是被西邊的強力與東邊的微弱所決定。他採用了抵抗力最小的路線。

但是假定這種計劃帶有機會主義的因素，那麼，它的總趨勢是建立在德國外交政策的傳統習慣之上。畢士麥就認為德國非聯俄抗英即聯英抗俄。一直到一八八四年，他都採用第二個方法。從一八八四年起，德國才開始擴張殖民地與海軍，因之造成對英的衝突。終畢士麥執政之時，他都企圖避免因對俄合作以致與英分離。到了德國外交政策受威廉皇帝（Kaiser Wilhelm）支配的時候，德國才開始準備同時與英俄為敵。

所以，這裏就有一個聯英敵俄之良好前例。同樣的，統治奧國與支配歐洲東南部的野心，也是如此。這也是畢士麥的見解之一。畢士麥看到了德國的商業與文化之和平的侵入歐洲中部，東南

部以及東部，有很大的可能。在他退職之後，這種政策才被侵略主義者的野心所克服，而引起柏林與巴格達（Baghdad）間鐵路的計劃，同時夢想有一個中東方面之「德國印度」（German India）。（戰前的大日耳曼運動，使這個計劃擴充為將一切日耳曼種之人民，吸收入一個大德意志帝國，這不但包括俄國之沿波羅的海各省與奧匈帝國之日耳曼人，而且還包括低國（Low countries）乃至斯干的那維亞（Scandinavia）中之日耳曼有血屬關係的人民。這種幻想，總是隱藏於德人思想之中，由之，這些思想，今日幾可升到一個主要政策的地位。）

當考慮希特勒在其書中所定的計劃之時，將希特勒個人以及國社黨運動所產生的思想與德國由傳統習慣而產生之自然趨勢加以分開，這是必要的。因為希特勒雖然無問題的是德國的獨裁者，但他並不能說是單獨控制其外交政策，他生性不喜歡作各種決斷，這是很著名的，他只有在兩種情形之下行動，即他的過度驕傲受到打擊，或者當他不能嚇使一批顧問與另一批相抗的時候。德國的外交政策，自希特勒執政以後，就非常迷亂。有時候國社黨運動中之「活動份子」非常強硬，強迫領袖取消我的奮鬥中之某一頁。有的時候，軍事、財政或外交方面之折中見解得勢，也

違反我的奮鬥中的政策。

國社黨失去德國統治權之可能性，亦不能忽視。除非德國再來一個戰敗，希特勒將終身執政。但是他的身體，不甚健康，他患了神經衰弱症，飲食無序，而又不作運動。假使他死了，則國社黨統治是要消滅的。武裝軍隊的優越力量，只肯擁護國家主義式的統治，而民衆之澎湃的反資本家觀念，也需要某種形式的獨裁。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外交政策，將不再用希特勒的見解，而要轉向到德國國家主義之傳統路線。然則兩者又有什麼區別？

概括而言，希特勒以及國社黨運動之所遺留者，當爲偏狹的種族主義之思想與東向殖民之迷夢，我的奮鬥中，包括德國傳統傾向之對奧主張，與東南和平發展計劃，這些，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擴張而爲德國支配中東與地中海的慾念，但澤默爾、波蘭走廊，以及上西利西亞之恢復，當然是德國政策之原則。在西邊，分離英法的見解，不論德國是否繼續希望取消法國因大戰做成之優越地位，都會保留。但是必需注意的，對俄競爭，將爲追求英國友誼的最重要理由之一。不論由於希特勒本身鑒於俄國之強大，或者由於後繼者之不採用東向殖民政策，只要他們取消反俄計劃的話，

英國的援助，將失其大部價值。

過去的回聲

如將德國現在與本世紀初葉之態度，作一比較，則對於德國外交政策之傳統因素的瞭解，可以有所幫助。英國外交次官克勞爵士 (Sir Eyre Crowe) 於一九〇七年，在一備忘錄中，說明他對於德國的觀察。此項備忘錄，後來在大不列顛關於大戰原始之文件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第三卷中發表。現在我們摘錄其一部，藉以說明一個著名而有經驗的不列顛觀察家眼中之德國。

克勞爵士說：沒有一個現代的德國人，會替爲侵略而侵略辯護。但是所謂擴張條頓民族 (die Ausbreitung des deutschen Volkstums) 這個含糊與不肯定的計劃實在只是一種根深蒂固思想之表現。這種思想，即認爲德國由於若干原因，使它有權堅持德國國民思想之優越地位。這些原因，即爲：德國國家目的之力量與單純，愛國精神之熱烈，宗教觀念之深刻，才能的優越，以及政府

之忠實，對每一公共事業及科學事業，皆有滿意之成就，其哲學、藝術、倫理等等亦具有高尚本質。而且在德國的政治信仰中，還有一種原則，即認為要謀實現這種權利，則必須以武力為背景。因此大家易於相信：當他們使大德國主義的思想支配全世界時，有了『良好的德國武力』（這個名辭常在愛國演講中被引用）足以解決任何困難。

在這裏，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即德國之達到這些目的，究竟是用散播德國文化與夫「爭取世界學術和道德領袖」的和平方法呢？還是要取得「物力上之較大優越，領土邊境之擴充，海權之優勢」以作為手段呢？這可以說是現在擾亂歐洲的真正問題。克勞爵士並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他認為德國政治家的宣言，或許是完全忠實的，而且由於他們對於其他各國不信任態度的忿懣，可以判定。不過克勞爵士又說即使是忠實的申述，也許是不能完全實行。

「我們可以說，大德國計劃實際上只表現着一種含糊，混亂，不實際的政治家風度，甚至不能完全認清它本身的目的。我們還可以用說明方法加一些忠厚的批評，即德國現在統治者（威廉二世）以其著名的思想和區別好惡的適中見解，對於德國之偏僻的，強橫的，常為坦白的侵略精

神，應當負大部分責任。這種精神，在現在，不唯存在於外交政策，而且可以說是存在於德國公共生活中的每一部門……事實上，德國也沒有真正的知道它在追逐些什麼，而且所有它的行徑，卑污的陰謀，並不足以有助於實現一個周詳一貫的政策。因為這種政策的本身實際上沒有這些東西。

將德國的兩種可能，互為對照，即德國是要自覺的有計劃的達到「一個政治的總霸權與海上控制者，威脅其鄰國的獨立乃至英國的生存」或者德國只想用合理手段，以擴充其國力範圍，「等待將來，再決定世界大變動的發生，是否不會責令德國負直接政治行動的大部份責任。」克勞士加了一段有力的品評：「第二個策略（即半人爲的演進，有時也用政策幫助者）在任何階段，都可以化爲第一個，或有計劃的策略，這是很明白的。而且，假使演進的策略要實現了，則其對於德國所造成的地位，很明顯的將造成對於世界其他部分之可驚的威脅，此種威脅，正與由『預謀』所造成者相同。」

一九〇七年如此定下的德國政策，和今日的德國政策，其相似性實可驚異。現在，德國已經重

新爲一個高度情感化而性情偏僻的野心專制者所統治，他用一種神祕的好動性鼓舞其人民。從字面上說，則德國的外交政策，也重新宣示其破壞精神，不過這也可以認爲一種含糊的大夢，「不能完全認清其本身的目的。」在追求公平的目的中，德國重新走到隨時都可以向鄰國作戰的地位。我們可以相信什麼呢？

第三章 德國在歐洲

波蘭與奧國

一個民族的野心，也許堅固地凝結在其領袖的思想中，它的未來計劃，也許可以根據自信心來擬製，根據信仰來嘗試。然而一種思想在其變為行動的時候，常常得出意外的變態。歷史是由動作，反動作和環境做成的。在可以預料的情形之中，一國常常決定一種政策和方法以達到其目的，在一種不能預測或力量不能克服的危難發生之時，航海者第一是調整船帆，試圖改變方向，以避免危難或者利用機會以突然出險。最後，它或被迫或力圖變化它的方向。

假定一個以清晰明確見解為基礎的國策能遭遇變遷或模糊等不幸事，那麼，一個基於感情或機會主義的政策，是要有多少更多的錯誤？假使我的奮鬥中之計劃，與其認為清晰，毋寧說是一個反覆的野心，那麼，各國用機敏和決斷的方法，以挽轉德國的走入戰爭之路，還有一些希望。假定

侵法克俄的希望，僅僅是一種由於放浪的感情與暫時的投機思想，那麼不論怎樣麻煩，當德國領袖宣佈只要對德公平即守和平的時候，抓住他的話，也是可能的。現在我們來看一看，究竟國社黨下之德國，所真正採用的政策，是否對於這個重要問題，有任何答復？

希特勒只有在內政上，是真正施行他的原有計劃。他將德國組成一個單位，而由一個集權的中央政府來統治；而且這種緊密的組織，在建立強力軍事機構中，到處被用。希特勒書中所說的侵略初步條件，已將完成。德國已經變成歐洲最強的軍國了。

在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中，無論如何，他都沒有緊密追隨他的原有計劃。他的初步工作之一，是與波蘭締結十年互不侵犯條約。希特勒在這裏做了一件他自己以及任何國家主義領袖所不允許任何過去政府做出的行爲，那就是他至少在十年內，不想恢復戰後割與波蘭的領土。可以注意的，是這種舉動會在最富情感的德國人面子中造出來。很顯明的，希特勒並沒有被國民情緒和野心所驅使，去執行一種特定的政策，或是限制其他的政策。

不過這裏還要補充說明一些。國社黨中的一部份人員，甚至包括一些希特勒最接近的顧問，

都認爲如以波蘭爲同盟，那麼可以在一個有利的時候，進攻蘇維埃烏克蘭（Soviet Ukraine），奪取默麥爾，而以殘餘的立陶宛，送與波蘭爲酬。因爲波蘭之不願允許德國軍隊過境（他們相信這些軍隊絕不會全部撤回），這個計劃並沒有什麼進展，而且從現在起，這已經不再提起了。

在有一時期中，希特勒似乎想用征服奧國來補償一般人對於承認東部國境所引起的惡感。這種企圖，雖曾實行，但是失敗了。當一九三四年七月的時候，奧國社黨，由於德國的援助與指揮，擬用暴動的方式，取得奧國的政權。但是意大利則集中軍隊於奧國邊境，並且表示如果德國不停止援助，意國即有再向前進兵之勢。德國政府，爲了這種力量的威脅，只好退讓，迅速廢棄其全部計劃。除了殘殺奧國首相陶爾斐斯博士（Dollfus）之外，沒有任何成就。暴動是失敗了，集在巴威（Bavaria）準備進兵的奧國社黨亡命客之武裝隊伍，也倉猝撤退。

希特勒自從這次失敗以後，完全變更其策略。對於奧國社黨的援助，變成不規則的，畏縮的，而以取消對於國社黨禁令以及重與柏林友善合作爲條件，允許不侵犯奧國。一九三六年七月，雖然在奧國方面，有若干重要保留，終於締結了這樣的協定。目前德國的計劃，似乎在扶助維也納，準

國社黨政府之組成希望它能夠自願的，對於共同事件，受柏林的指導，同時全部保存奧國的形式獨立。此外，對於波蘭方面，德國也沒有放棄它的最終計劃之證明。不過奧國事件，至少表示希特勒是能夠認識事實者。

分化英法

在西邊，希特勒的政策，是與一個更可怕的阻礙相對抗。如上所述，他的主要見解，是要分離英法，以孤立法國。國社黨政府，自最初即竭全力以求取得英國的同情，這個努力，是有相當程度的成功。英國的政策，是要消滅法國在一九三三到三四年之包圍德國的計劃，並且要使法國默認德國之廢棄和約。英國的財政，並且援助德國，使之渡過反常的原料進口時期及對付失業問題。這種原料進口，且係爲了適應迅速擴軍的需要。

當一九三三到三四年的時候，全世界都不願和德國來往，那是德國道德上孤立的時期，在這個時候，許多英國團體，報紙，和個人之友誼態度實爲德國的唯一援助。不過對於這些友善態度對

於國社黨政府最初二年之援助，亦難有過度的估計。此外，德國的政治孤立，最後終於由一九三五年六月英德海軍協定而打破。這是第一次德國廢棄凡爾塞條約，而為國際法上條約所承認之舉動；並且這也是戰後第一次德國被認為賦有獨立國家的權利之強國。

在一個狹義的意義上，德國取得了不列顛之外表的中立。除了前舉例子以外，還有的，是英國對於法國請求在歐洲中部東部予以援助一節有逐漸中止之趨勢。這樣，英德親善的政策，產生了堅固的結果，而且能有更遠的收穫。

但是在離間英法的真正目的上，是失敗了。

德國不得已的促成了英國對德諒解對法合作的態度，而沒有使英國在兩者之間，擇其一種。德國政府的最大失敗，是英國對於指摘洛加諾公約的回答。這是鮑爾溫 (M. Baldwin) 所謂不列顛邊境在萊茵河的預言，第一次變成一個固定的政策。不列顛的重大利益，在於低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的完整，已經公開的宣布了。英國，法國及比利時的參謀部，開始了共同防禦計劃的談話。「德國以外的洛加諾各國」 (Locarno powers minus Germany) 所擬的備忘錄

後面附着有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一件著名的文件，在其中不列顛政府允許和解決失敗時，願意援助法比邊境，抵抗德國之侵略。

雖然尼維爾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 曾經說過，這個洛加諾文件的起草人是幾個伏案過久工作太緊張的疲倦者，因而懷疑這個重大允諾之最後效力，但是此項文件，似乎是防制一切未來離間英法從事共同防衛之任何企圖。

英法兩國，或許可以和過去一樣，對於重大問題的政策，發生分歧。英國的人民情緒，也許可以逐漸高度地反對所謂法國詭計。人民方面，對於與德友善，脫離大陸糾紛的要求，或可變成一種有力的輿論，但是除非法國被革命所改造，英國是要站在法國方面，以抵禦德國進攻的。因為德國既在海峽沿岸有建築海空軍根據地之慾望，那末，如果有人說此事不足以引起不列顛人民為其前途而作戰，這是不可置信的。

德國對於英法合作結局之判斷，正和一九一四年相同，內部意見，不能一致。一部份認為對法作戰即必須對英作戰，另一部份——包括國社黨運動中之最活躍分子，認為將有可以分離英國

的時候。

據說，德國軍事專家，爲了回憶一九一四年的侵攻比利時，以致使英國參戰之事實，已經擬定了由瑞士攻法的計劃。這個計劃的要點，被外間所知道，已有相當時間，而且瑞士和法國兩國當局亦已與以注意。但是即使採用瑞士路線作爲侵略之一個可能的計劃，然而要說德國參謀部真正幻想以爲這是得到防英助法的方法，這實在難於置信。比較可能的是，這個計劃係爲純粹軍事目的而產生，那就是說認爲瑞士路線，比較法比邊境，有較小的抵抗力。由於傳說中德國有假道荷蘭以進攻的計劃，更加强了這個假定。這兩個事件，以新建道路、飛機場以及要塞的分配，說明了種種準備已經有了進步，當然的我們是說的關於軍事計劃與戒備，這些計劃，不一定就有政治當局之任何利用的意見爲背景。

假使希特勒希望實行在其書中所定的計劃，即使英國中立而後攻法，那麼他的努力，到現在止還是沒有成功。不過無論如何，他在其不用戰爭即可達到目的之計劃中，取得了英國有價值的幫助。而且，他還可以認爲在德法戰爭時，英國之援助法國，不再如以前幾年那樣確定，這也是他努

力的結果——雖然不列顛內部發展之影響更大。在目前，大不列顛對未來態度之不確定，正和一九一四年的不確定相似，而且也同樣為德國所歡迎，但是我的奮鬥中的計劃，無疑的有重要的部份是受限制了。

對英之相當失敗，使希特勒又在另一點上，變更了他的原有計劃。在他的著作中曾經寫過，爲了英國的援助，德國必須犧牲所有海上霸權；以及殖民地領土野心；以爲代價。當酬報還不能立即知道的時候，他決定不需要犧牲。海軍建設，飛速前進，馴至引起英國嚴重的關心。退還以前德國殖民地的要求，已經自一般呼聲變成政府的計劃。某政治家，在其批評德國戰前政策中，慎重說明了德英利益直接衝突之因素，而且表示了他深知這種情形進展之重要。

希特勒之取得英國友誼的計劃，是否真如其我的奮鬥中所說的不可變更，這個問題，我們與以保留。而在探求這個答案之先，我們必須先分析希特勒政策在東邊的情形。

蘇維埃也進了劇場

希特勒計劃的路線，其阻礙之最大者，是蘇聯的鞏固。

當我的奮鬥在著作中的時候，布爾希維克統治之在俄國，仍在奮鬥求存中。內戰以及外部的干涉，剛剛停止。共產黨綱領，遇到人和自然之雙重的頑固抵抗。有幾個重要的布爾希維克著作，認為除非共產主義擴及其他國家，則俄國的試驗，也不能成功。紅軍是一種未必忠實之混雜武力。在遠東，俄國受屈於日本的壓迫。在西方，俄國軍隊則為法國監督下之波蘭所大敗。

整個歐洲的外交家，都認為蘇維埃政府似乎即將瓦解。當希特勒誤認俄國不久即將陷入無政府，內亂以及崩潰的時候，有許多人與之有同感。如果這個假定變成事實，那麼併吞蘇聯的大部領土，並且實際由德國控制其剩餘部分之理想，並不是過分的。這個計劃和他消滅德國共產主義的決心，正相吻合。在一九二四年，他很有理由地希望西方各國歡迎德國來保障歐洲陷入共禍的運動。

在今日，無論如何，蘇聯是一個安定的國家，賦有偉大的軍力和充分的工業富源。任何外交家都不能再說布爾希維克統治之即將滅亡。任何對於蘇維埃邊境的攻擊，也不能再認為是很簡易。

的遠征。任何國家之企圖併吞蘇聯某部分，也不能再倚恃西方各國的同情了。

一九三三年以來莫斯科政府之採用新外交政策，大部分是由於希特勒威嚇的結果，這似乎沒有什麼大問題。希特勒在他的書中，明白的表示要以俄國的犧牲，藉以擴充德國。在其全部執政的期間，希特勒從未變更其對於蘇聯政治立場之嚴厲攻擊。在他受任德國國務總理之後，他極力挑撥蘇維埃政府，而且也從不設法阻止德蘇兩國間之深刻的背馳。他的聯歡波蘭，被蘇維埃領袖認為侵俄計劃之更進的證明。這種印像，由於德國當日本在東方威嚇蘇聯時候，與日本開始建立關係，更為加甚。在一九三三年，俄國並沒有準備着東西兩方同時作戰，因之，莫斯科政府決定了用外交手腕以保衛其西方邊境。

當這個時候，法國之準備聯俄，已將成熟。當時法國外交政策受巴爾都（M. Barthou）的支配。巴爾都深受德國迅速擴軍與德國人民侵略精神的威脅。他感到對於國社黨政府之讓步，等於對於土匪威脅之讓步，同為無用。因之，重新再用在抵抗侵略之下，聯合各國以包圍德國的老計劃。第一步，他游歷東歐，以作恢復法國若干同盟國與重新取得波蘭友誼的努力。在小協約的各國都

他都成功了，只是在華沙（Warsaw）失敗了。第二步，他準備拉蘇聯加入國聯，結果是成功了。

巴爾都了解英國之沉着態度，因之計劃「在國聯機構之內，」建立對德的包圍。他設計了一個德國所不會加入的區域安全協定的確，德國感覺到沒有接受拘束行動的理由，這也正是巴爾都所希望的。他揣想建立一個保障安全新組織，使法國、蘇聯、意大利、波蘭、小協約、波羅的海及巴爾幹各國，連成一起，在德國侵略之時，必須互為援助。他願意不列顛作一個同情的外人，他認為假定戰爭發生，不列顛為洛加諾公約所拘束，必須加入。

當巴爾都被暗殺的時候，他正在開始將小協約與意大利拉在一起。

巴爾都的繼承者，賴伐爾（M. Laval），認為包圍政策，是不能有確定的和平希望，他企圖用一種中庸的方法，即一方對德諒解，他方又與以防範。他和英國同樣的熱心，希圖使德國加入一個廣泛的集體安全系統。他希望緩和德國的不滿情緒，而使之分擔協調歐洲的責任。即使德國不守信用，那麼，德國陷於道德的錯誤，同時，包圍的方法卻與德國以道德上的強大地位。

賴伐爾的努力，在各方面都失敗了。德國之反對這個新協定，正與反對舊協定時具有同樣的

理由，認為這是使不平等的現狀永久化。意大利跑開去進行侵略東非、波蘭和波羅的海，各國也不參加，以靜觀德法糾紛之發展。最後，國聯與大不列顛政府的關注，亦移集於意阿戰爭。

法國計劃的唯一成就，為法國與蘇聯間之互助協定。

法蘇協定，於一九三五年五月間開始談判，而於一九三六年三月，在德國重佔萊茵區之刺激中簽訂這個協定，在實質上，是一種對德的軍事防守同盟。雖然它在文字上，非常精細，使大不列顛政府之法律顧問，也認為和國聯盟約以及洛加諾條約是一致的；但是，它使簽字國不必等國聯承認德國之侵略事實，即須互相援助。德國自始就反對這個協定。一向以為國家目的應超過法律義務的希特勒，也以損害洛加諾公約為理由，攻擊法蘇協定。這實在是很可憐的。不過無論如何，在實際上，德國的反對，是充分的合理。法蘇協定是破壞了洛加諾時代所做成之歐洲均勢。

假定法蘇協定果有實際行動的履行，那麼蘇俄將以舉足輕重的形勢，參加歐洲局面。雖然再有大不列顛的中立，也不足使德國單獨對法作戰，而且希特勒要想嘗試他所想像的德國移民蘇維埃領土，也不能避免法國立即軍事行動之危險。我的奮鬥中的計劃所說的國際情形完全變化

了。

這個法蘇同盟，由於蘇俄與捷克間之互助協定，而有所擴充。假定德國進攻法國，俄國或捷克的話，蘇維埃飛機能夠很容易的進及德國東部工業中心——假定飛機是能進到捷克。因為捷克以波蘭和羅馬尼亞而與蘇維埃領土隔離，在任何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個缺陷在協定組織中之特質。在這裏我們只要說：雖然蘇維埃對於法國及捷克的援助，不是絕對肯定的，但是這已經充分的能夠擾亂德國的估計。

德國計劃在東邊被阻礙後，結果立即產生了一個新西方政策。現在德國正如二十世紀初年一樣，正在建設一個強有力的海軍。另外，它還要求退還它的殖民地。它懷了在非洲和南美洲發展德國利益的各種計劃。一九三六年的發展，使德國社黨中之博學者，知道了西方民主政治並不像它們想像的那樣可怕。一方既繼續努力覓取不列顛的友誼，同時又行使德國與不列顛重大利益發生衝突的外交政策。目前雖然沒有多大的進展，但是已經可以充分的知道不列顛不能安然信賴德國獨裁者之擴張程序不會侵及不列顛利益的公開聲明。

德國與法國

無論是由列強均勢或集體安全組織來判定歐洲的形勢，歐洲問題的根基，總是建在德法關係之中。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德法間繼續對於大陸霸權之爭奪。這也可以說是法國唯理論與德國神祕論之糾紛。這又可以說是法國民主政治與德國獨裁政治的衝突。不論任何時候，無論那一個理論佔優勢，德法矛盾總是深刻而危急的。

德法問題之不解決，以致阻撓了不列顛以集體行動制止意大利侵略之企圖。當不列顛人民大部從個別的理想觀點，希望德法共同遵守國際法治的時候，法國所見到的只是歐洲對於重要的德國危機分散了注意力。因之，這種企圖，和戰後的每一理想的努力，同其命運。而且，此後之每一集體行動，都要如此——一直要到德法敵對被真正的諒解所代替時為止。

這樣的諒解，是可能的嗎？

在薩爾區 (Saar region) 以一九三五年一月總投票的結果，退還德國以後，希特勒曾經宣

布德法之間不復再有領土的爭執。

西方邊境，其由和約而從德國分離者，爲亞爾薩斯洛林，與歐本馬爾美第(Eupen-Malmédy)小區域，前者還與法國後者割歸比利時。但是亞爾薩斯洛林雖有一部分的德國民族和探德語之人民，德國對於這兩個地方，始終沒有一個強盛的國家觀念。如與和約所割讓的其他領土相比，亞爾薩斯洛林是一般所認爲一個良好的處置。這兩省的人民，是德法兩國精神和文化的混合物，他們的剛愎、敏銳、狹狹，其對於德國爲一種煩擾，正如今日之對於法國者。德國人對於這兩省所有的感情因素，只是爲了在事實上，亞爾薩斯是沿着萊茵河的左岸，德國人素來是希望將萊茵河變成「德國的內河，而不是希望作爲德國的邊境。而且有若干阿爾薩斯城市，例如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哥爾馬耳(Colmar)，是與德國古代史有親切的關係，這樣，無疑問的，在必要時，可以隨時在德國製造關於亞爾薩斯洛林的國家觀念的，確已經有相當數量的德國宣傳常常在兩省進行着，但是這裏並沒有像在但澤或默麥爾那樣的真正情感爲背景。

在另一方面，洛林貯有重要的鐵礦，這種鐵，則爲德國所極缺乏的原料。這種貯存，而且是很容

易和薩爾煤礦相連結，這也就是法國企圖取得薩爾的原因。兩省的第二富源爲木灰。在大戰以前，這在德法衝突中，佔了重要的位置。到了今日，它的重要性，已經因淡氣製造法的進步而減少。這種製造法，是大戰中所發明，能夠不用天，然碳酸鉀而製造農產肥料和爆炸品。

倘使經濟的國家主義在歐洲加緊的話，那麼，洛林鐵礦會使德國恢復其對於該地的念頭。無論如何，在最近的未來，我們可以假定亞爾薩斯洛林不會成爲阻礙德法諒解之問題。

希特勒本身對於這個問題的反響，加以回憶，這是有益的。

「一九一四年的邊境，對於德國的未來，是毫無意義的。它們在過去沒有什麼保障，而在將來，也不能說有力量。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任何恢復一九一四年邊境的企圖，即使是成功了，也不過是犧牲更多的德國民族之血，而對於重立民族之生命與前途，初無任何價值。反過來，這種空洞勝利之無益誘惑，將使我們放棄更遠的目的，這種目的是可以滿足『民族之光』以及重開商業投資之門戶。

「國社黨的責任，在於堅持我們在外交政策中的目標，這些目標，是要使德國取得它在地

球上所應有的領土。這種舉動是在上帝以及德國子孫的眼光中唯一可以認為值得流血者。」
很明顯的，希特勒心目中應當屬於德國的領土，是在東邊。它的意見，是認為大敗法國，而後才能實行東方的擴張。假定非對法作戰不能肅清東侵之路，此種戰爭之真正的領土野心，仍然是在東方而不在西方。

假定能夠勸服法國，使其不反對德國在歐洲東部以及東南部的擴張，那麼在德法之間，建立一個堅定的諒解，也許是可能的。但是如謂法國自動的允許作此種犧牲，殊屬難於置信。法國對於德國以外的國家，有兩種目的：第一，它害怕並且不信任德國，因之，它希望在德國攻法時一定能在東方與以反攻。當一八七〇到七一年，德國單獨攻法，即告勝利。一九一四年，法國是為其同盟國所拯救。法國很懂這些教訓，必須使德國在兩個戰線上同時作戰。

法國在東歐的第二個目的，是要保持大陸政治領袖的地位。在德國東邊的許多國家，沒有一個能夠單獨的自存，都必須倚靠某一強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以及最近的蘇俄，都有它們的勢力圈（Zone of influence）。均勢是年年在變動，有時月月皆生變動。但是現時法國如果退讓即將造成

德國的優越。德國造成自波羅的海到巴爾幹之政治盟主地位，而強盛之後，是否不會再有以前對法國領土的計劃，此事姑置不論，可是法國之所以保有歐洲一等強國的地位者，乃是由於它在這些區域的地位所造成的。如果爲了平靜德國的狂潮而放棄現在地位，勢將使法國降爲歐洲之第二流國家。

看來德國或者除了歐本馬爾美第小區之外，似乎在西方並沒有領土野心。這個歐本馬爾美第區域，是凡爾塞和約之後以人民總投票而劃歸比利時的。有鉅額的人民，在血統以及語言上都是德國人，而且德國機關經常在那裏作收復失地的宣傳。一九三六年五月的選舉，投了九千張的空白票，柏林報紙喧傳這是親德情緒的明證。不過無論是德國或比利時，對於這個問題，都沒有強大的情感。大戰以後，德比政治家之間，已經多次和平討論領土的歸還問題。雖然歐本馬爾美第是包括在德國總計劃之內，但是它不至成爲德國與其西方鄰國真正諒解之障礙。

問題是在於各種計劃常是向着有機會處擴張。在歐洲現狀之下，德國或將向東方及東南發展其勢力。假定德國果能侵入這些區域，而將其他列強真正排斥出來，那麼，德國會變成有若干同

盟國援助之歐洲最強國。在這個時候，不論誰是德國的領袖，大概都不能避免德國重溫世界強國的舊夢。倘使這個時候，海軍策略不能全受空軍策略的蔽護，那麼德國就會感到它正處在本世紀初年同樣的不利地位。它的海軍根據地會變得太小，而不足以作任何大規模之海外冒險。北海下游以及英吉利海峽沿岸，將如海市蜃樓式的出現在德意志愛國者之夢寐中。更不能忘記的，是低國之重要都分，有日耳曼種族廣佈着，而未來的德國人，將認為種族是國際關係中之最高法律。

當他們最後的計劃發生了問題的時候，德國人是易於憤怒的。他們指明希特勒之一再對於與法國作真誠諒解的保證。現在可以用這類說明之一為例。

「我已經準備着，而且在將來也要永遠誠懇的準備着，幫助德法的諒解。因為我認為這是保障歐洲抵抗無窮危機之一個重要因素。而且我也看不出來兩國如採其他任何態度時，果有何種可能的利益。」（德國國會演講詞，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

這種對於和平決心的宣示，似乎是真心的。德國在其被壓制的地位上，只熱望儘量緩和它所能緩和的緊張局勢。但是如果它到了有力量伸張自己的時候，恐怕它會重新考慮這個問題。

法國人常極端警戒的聽取德國發出的論調，他們對於這些喜出望外的話不能相信。他們所要求的，只是合理的保障。德國人的回答是：「我們的話還不夠好嗎？我們不能被當作嫌疑犯！」隨之問題僵化，於是以英國之調解而沉靜下去；過後，問題又重新開始了。

只有法國之國家精神發生不幸的衰弱時，它才會開放德國侵入歐洲東部與東南部之門。只有日耳曼氣魄突然中止時，才會使德國安居歐洲的次等地位。

倘使德法互相信任，它們的人民，也會很喜歡的友善起來。但是它們不肯也不能互相信任。

德法在歐洲一日有較多或較少的軍力均等，則和平也只有建立在它們的美滿均勢之上。每一種舉動，都能發生反動。例如德國再整軍備，便有法意諒解。德國在波蘭及巴爾幹之意外動人的成功，便有法蘇協定，這個協定，又使德國武裝萊茵邊境。

唯一可以希望的是暫時停止鬭爭，倘使這個停止鬭爭能夠維持相當時間，使得國內緊張減少，國際貿易恢復，則最後的破裂，或可避免。這是值得試驗的。但是我們也不必相信德法情感之好轉，或者彼此政制的變化，能夠動及兩國根本衝突的基礎。

一直等到那個已經有六十年歷史的現代國家主義潮流能爲另一新政治思想所代替的時
候，歐洲才能容許兩大強國同時存在。

第四章 德國的動力

領袖

在史學家和政治預言家之間，對於個人與經濟力在歷史上之各個影響，有很長期的爭辯。我認爲這兩種因素之比重，是由情形而定，因之，我不想站在任何一面。即使是最能幹的領袖，也只能在其現有的社會經濟機構內，定其計劃。然而政治史之基本趨向，雖受此種情形的支配，但是強有力的個人，常常對於因果之變動，給與最後的轉化。

要去否認希特勒在德國最近轉變上之重大影響，這是很笨的，雖然國社黨運動或國社黨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能說是源自他個人的思想，雖然他是政治、實業、軍事等團體之傀儡——這也只是他個人政治能力與感動力，纔使這些組織發生力量，並連結起來。德國現時的領袖，與多年領導德國參與大戰的統治者，相似得非常。希特勒與威廉皇帝都是有野心的，不安分的人，都是受內在

的缺點的驅使而過分的誇示力量。兩者在作某項決定時，都表示同樣的可怕，而且當他們最後被迫作某項決定時，也是同樣的殘酷。像威廉皇帝一樣的，希特勒也用爲國犧牲的說法，鼓動德國人民的情緒。現在又是一個崇拜威權相信強力之統治者，來鼓動德國人的思想，雖然不一定就能夠控制德國的政策。

爲了研究的目的，而承認個人力量的重要，這樣或許會忽略對於事實之詳細敘述。關於德國在此後幾年的情形，我們可以說它要繼續獨裁的局面。而且，即使希特勒死了，也不會對於德國外交政策，有重大的影響。當其在軍權與國家擴張之途徑中，只有戰爭之迅速失敗，纔會變更德國奪取歐洲一等地位與夫形成世界強國之決心。

問題之唯一可疑者，即德國是用軍事侵略或和平方式以達到它的目的。第二個方法也可以挑動第一方法所能引起的不幸戰爭。這也許不是審慎選擇的問題，在一九一四年就是這樣。但是德國之要趨向戰爭或和平，大部分就看兩種不屬於人事方面的因素：即德國國內之社會趨勢與經濟情形。

國內的情形

戰爭與通貨膨脹，將德國之有產者，降到社會貧窮階級之地位。地主實業家以及殘餘的獨立銀行家，以軍隊領袖和餘剩之戰前公務員作擁護，在一九二九年以前，實際的統治德國。廢棄威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之原因，即這些階級和逐漸成爲大多數之無產者，缺乏一種連繫。這種情形，由巴本政府（Papen Government）將其弄到一種荒謬的程度，這個政府，在一九三二年的選舉中，僅僅得到全國選舉票的百分之十。希特勒攜帶他的羣衆，取得了政權——這是在國內政治中之使命。他在其綱領中，將嚴厲的軍國主義和某種社會主義連在一起，藉以彌補統治者與人民間之裂隙。他僅僅取得了中間階級與農民的擁護，而離棄了大批工人，這也是事實。但是與前此政府之社會孤立相比之下，國社黨政府卻是建立在廣大的基礎之上。

無論如何，在現政府之下，以前統治階級之極端保守主義，與無產民衆之反資本家的革命情緒間之隔離，由共同對國家效忠之觀念，得出了不完全之連繫。希特勒本人從來就不是社會主義

者，並不如墨索利尼在當法西斯黨徒以前那樣。德國獨裁者希特勒，從來就沒有重視其綱領中之社會主義部分。他只是關切德國的復興，重整軍備，對外擴張，日耳曼民族的「澄清」，共產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毀滅，以及將國家熔成進行對外政策之一種工具。雖然他輕蔑銀行家、商人，而且憤慨「紳士式」的習慣，但是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機構中，僅有一些小缺點。希特勒的社會主義，只是強迫徵兵式之社會主義，貨幣貶值，每人僅受其地位所應有之待遇，以及對於政府之共同服從。

在比較進步的國社黨黨員中，他們的社會主義，比這些要遠大多了。他們廢棄馬克思主義中與國家主義衝突之反資本主義。因為他們認為國家主義更能有效地限制資本家與提高勞動者的地位。他們希望一種國家社會主義的系統，使工人的利益，將取得優勢。

德國大批人民中，因困苦的經濟情形而生之革命情緒，在最近的未來，似乎還不能有所變化，這種情緒就是國家主義之統一力也。僅能與以一時的控制，以一時的激勸或者宣傳在現存鬭爭世界下應當統一起來，這樣也許會使此情緒發生分化。但是只要德國民衆之經濟情形不能有實

際的改進，那末就有革命分子脫離政府的危險。他們對於國社黨政策之希冀，已有嚴重的失望。雖然反猶太人以及反其他內部「仇敵」的運動，曾經吸收而且繼續還要吸收許多的注意力，但是並沒有滿足一般人對於社會主義的希望。雖然常常有局部的干涉小雇主，而與工人以勝利，但是在一切重要工業中，雇主的地位，較前更為優越。工資是下降了——依據福蘭克佛日報（Frankfurter Zeitung），在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五年之間，平均男工每小時工資，降低了百分之五。除了若干鉅額黨費之外，因物價之高涨與高度租稅，使實際收入大為減少。據官方宣佈，生活費增高百分之六，但是指數之根據已經被變動了。在現在，每一工人，一年只能有一件襯衫，一件半裏衣，和二件襯褲；他的妻子，一年只能有三雙長絲襪和兩雙棉襪。依比較合理的基礎上而估計，生活費之升漲為百分之十五或二十。

如何控制無產階級的問題，因為初期神祕熱情的魔力減少了，所以更為困難。在德國現狀下，當其以軍事利益為第一之際，實不能冒險的與資本主義制度以任何嚴厲的干涉。因此只有再用對外問題，以減輕革命的壓力。這是國社黨政府積極的外交政策之一種動力。

德國的財政

德國像日本一樣，混淆了正統派經濟學家的理論。兩國都是用建立國家債券的方法，以樹立繁榮。這種方法，依據一切公認的學說，本當早已失效，可是事實上頗有相當的成功。東京和柏林兩個政府，因為增加一筆為數超出國家實際富源以外的國債，所以便提高生產及就業之水準，增加國內生產工具，而讓理想的未來，代為支付此種代價。在這種緊密分割的國際貿易之下，有誰能說國家以借債增加經濟價值之方法，必定在任何特定時間會破產呢？

德國的經濟生活，已經完全在政府控制之下。廣大的官僚政治，引導國內和國外貿易走入政府所需要的途徑上。工業接受國家的定單，約在總數百分之八十左右。政府各部分配原料的供給，並控制資本的投資。銀行業、航業以及運輸，大部分受國家的支配。農業生產與土地之所有權，由有局限性的法案加以拘束。就業也由政府管理，雇主被迫雇用或保有特定數目之工人，不論其為何種工作。

在這種制度之下工業生產在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五年之間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失業則自七百萬餘人降到一百十二萬人左右。雖然後者的數字，有的專家認為不確，但是顯著的完成了一半。

工業的復興，幾乎完全是由於軍事上的設備與公共工程而來。資本貨物——不能作為直接消費而用者——之生產，較以前多二倍。消費貨物——食料、衣服等之生產，幾乎沒有增加。換句話說，工廠是爲了陸、海、空軍，以及新建道路、橋樑、飛機場和其他公共工程而緊張，但是工人們並沒有比高度蕭條時，多吃一些，穿得好些或是住得舒服些。

德國的預算，好幾年來，都保持極端祕密。我們只能推想其重整軍備，及公共工程的開支，乃至膨脹行政機構之費用，早已遠超過租稅收入上之增加。重整軍備的費用，有各種的估計。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經說過，德國政府僅僅在一九三五年，爲了軍備，已經花了八萬萬鎊。他的估計，財政大臣尼維爾張伯倫認爲是正確的。但是根據邱吉爾說明其估計方法之論文中（在報紙上），很明顯的，他將德國國富之總增加，一律認做國家軍備之一部。這種國富，則只將建築

住宅投資除外，而包括了公共工程、機器、鐵道、債券、商船以及其他類似者等。

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之經濟學家雜誌 (Economist) 中，有一個較邱吉爾之估計爲少的數字，而且可以相信是合於事實的。該作者推定德國於一九三三至三五年三年間，在「建設陸軍、海軍、空軍、要塞、工業以及其他從廣義上爲輔助重振軍備之目的上」，投資數目當在一百萬萬到一百二十萬萬德國國家馬克 (Reichmark) 之間。（其票面約合五萬萬到六萬萬英鎊，或以現行匯率計算，則在八萬萬到九萬六千萬鎊。）這個估計，並爲一班不受拘束的德國專家所贊同。在這裏，我們並不須討論這兩個不同的數字。在任一數字上，都明顯表示，德國在擴張軍備上之費用，遠超過其經常收入之所能負擔者。

這巨大支出之數字，是用國內短期債款來應付。據可靠的估計，德國在一九三六年夏季，其無基金的債款，達二百五十萬萬德國國家馬克（票面約合十二萬五千萬英鎊。）這是包括由政府擔保，而不由政府直接負擔之大量債款。另外，各省市也負有相似數額之有基金及無基金的債款。全國的收入——全體人民之名義收入——計算共爲五百五十萬萬德國國家馬克（二十

七萬五千萬英鎊。這樣，德國國家、省市之總債額，幾等於全國人民一年之收入。

用比較的方法來看，又可注意的是大不列顛政府和地方的內債總數約達九十萬萬鎊，只有八萬萬鎊是沒有基金的。而不列顛之全國收入，估計約為四十萬萬鎊。那麼，可以知道德國的公家債務與全國收入之比，則遠較不列顛為小。而在另一方面，德國債務，有一大部份是用短期證券來應付。德國財政當局已經很早就感到整理無基金債務之必要，而且自一九三五年初以來，約有三十五萬萬馬克——全部無基金債務有七分之一弱已經變為中期債務。這種方法，仍在繼續中，而且德國能夠全部控制財政制度之故，這種變換，或者能在幾年內完全成功。

比較這些純粹財政的考慮為更重要者，是德國是否「立國於資金之上」國家之大部可用的資金富源，從生產部門取出，而用之於軍備、軍事建築與道路、軍用工業以及其他相似事業之上。資金之可作通常貿易用者，迅速減少民衆之生活標準，已經尖銳地下降；換句話說，人民是沒有奢侈品，而且常常連必需品都沒有，這是為了國家在流通過程中取去了一大部的全國收入。這樣發展，能夠進行多久呢？

英國駐德大使館商務參贊羅林氏 (E. C. Donaldson Rawlings) 在其最近報告中，(註) 討論這個問題時，他慎重的引了「一位有經驗而不過度偏見之德國商業狀況研究者」的見解如次：

「由商務的觀點看來——即就一國在世界經濟中與其他國家之商業關係來看——德國是不是立國於資金之上呢？德國以增加就業機會重整軍備及維持獨裁政治來製造商業繁榮，這是不是會更使經濟趨於孤立呢？是不是這個政策，使德國更加貧困，而且已經使生活水準和出口貿易更加困難呢？」

羅林繼續說：「在解決上述問題時，我們可以說，關於將德國經濟與商業組合比較後所下的批判，這在今日德國執政者心目中，並不適用。德國並不是要作一個私人商務組織，在第三帝國內，政治社會的精神在國家政策中，才是最高無上的。有許多人認為不能避免的經濟問題，將實際上成爲國家政策中最主要或有妨礙性的因素……」

什麼是「不能避免的經濟問題」呢？

很明顯的，有兩種情形是可能的：其一爲出口之減少，使德國無法再抵付入口損失；其次爲人民的貧困，或至釀成革命。但是兩者都不像就要發生。德國對於入口的需要，在逐漸減少中——一部分由於國內原料之大量生產，另一部分則由於社會貧困的結果。而且其他國家之售貨者，因爲賣了商品，幾乎都被迫以售貨所得轉買德國貨物，因而感到不安。美孚煤油公司有沒有收到在德國出賣大批煤油的所得呢？雖然也有許多不列顛商船是空閒的，然而不列顛商號是否在德國定了許多船艙，以運取其賣貨所得呢？

關於生活水準者，那麼，這是很難發現怎樣才是不能抑低的程度。我們已經知道的，德國的名義工資降低了百分之五，各種捐稅更抑低了實際的收入；生活水準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已經增加了百分之十五或二十。但是這並不是全部的事實。

其一，大部分貧困的情形，被減低貨物品質標準所掩飾。雖然，一套衣服或一件襯衫只不過比一九三三年貴了百分之十五，但是他的質料則遠遜昔日。因之，實際增加的價格，遠過於百分之十；不過因爲大家都是買質料較劣者，所以買主也不知道這種情形。假定沒有一個婦女能夠穿絲

襪，那麼，絲襪就不再需要。假定粗劣短褲和茶褐色襯衫，是被認為一種時髦衣服，那麼就不會有要求任何較好物品之理由，其結果是國民經濟較為低降，其資金則用之於不生產業的事業。

其次，德國人民取得了許多不化錢的享受，這些享受在其他國家是必須由自己收入來支付。傭工購買戲場和電影院的門票，有很大的折扣，國家並且準備了極賤價的假日旅行和運動會。示威，政治會議，以及團體旅行，是否被認為需要的娛樂，這是一種嗜好問題。但無疑的，它們占滿了今日德國人民大量的閒暇時間。由國民經濟的觀點看來，羣衆的娛樂，由國家與以組織，比較個人自由選擇，其代價可以便宜一些。換句話說，集團主義，是減輕生活費的一法。

最後，一般的德國人民，都準備為社會價值而犧牲經濟價值。戰前的國家官吏，願意在低額薪俸之下，以其畢生精力從事工作，但求在其逝世時，能夠取得一頂紅小帽，一個爵位，或某種榮譽。今日的情形，正復如此，德國人民願意接受禮服和政治身份，以代替其收入的損失。當然的，這不能說每一部分的人民都是如此，但是那些作不平之鳴者，幾乎連發表意見之最少機會都沒有。在一個有良好組織的警察國家中，只會有無組織的暴動，但是絕不會有使政府恐怖的革命。

由於上述理由，我們可以說：德國之抑低人民生活水準以作重整軍備之用，總還可以維持一個長的期間。

第三帝國的救主

另一個問題是較難解決的。如果軍事工作達到滿足的程度，而它們的需要降到通常和平狀態之標準時，用什麼來代替現在這樣大批的軍備定單？

這個問題，在德國已成爲爭論的中心。國家銀行總裁兼經濟部部長沙赫特博士（*Schacht*）所領導的一派，要求減少支出並增加租稅藉以作危期之準備。沙赫特攻擊德國社黨的浪費公款，這種費用實際上已雙倍於每一重要的國家行政部之費用。在德國，有兩種警察，兩個外交機關，兩個司法部以及大批黨的當局，他們所做的工作，都是原有公務人員所已經做過者。沙赫特也要求設立新稅與增加稅額，以謀平衡國家預算，或者最少也要減少用債務以作支出之數目。他更要減少重振軍備與公共建築之費用。這個觀念的背後，存在着一種思想，即認爲欲謀充分之軍費必以強

整之財源爲基礎。

前日本財相高橋氏，是這種主張之稀有的同道者。高橋財相在被國家主義軍人暗殺以前的幾星期，他用類似的話反對軍部的財政要求，他說：「除非國家財政上軌道，軍事力量是徒然的。」

這並不是說沙赫特之反對者，能夠同樣容易地驅逐沙氏，更不是說要用驅逐日本財政之老守門者的同樣方法。但是沙赫特是有一批特別有力之反對者與之相抗，這些反對者，主要份子中包括着以一批工業家爲背景之國社黨比較進步的領袖，這些工業家則是渴望軍備定單者。這派人認爲與其減少毋寧增加現在德國的支出數額。他們都說在現行軍備計劃完成之後，將有一個新的軍備計劃；他們認爲海軍定單即將抵消陸軍、空軍定單之減少（假定是有減少的話。）他們希望更多的公共工程，而對於公共債務之繼續增加，初無所感。是不是國社黨政府的話，能夠對付任何債務，而不許任何人有所懷疑呢？

最近的爭端是通貨的定率。沙赫特以前曾經做過財政上的奇蹟，即在一九二三年，當他安定馬克的時候，只簡單的宣布馬克是安定了，因之，他堅定的相信一種穩定通貨之心理的價值。雖然

在事實上，至少有六種的德國貨幣，對於任何貨物，貶值自百分之二十五到七十五，但是名義價值，仍然是保持着與名義金單位相等之比率。只有一小部分的德國對外貿易，是完全用金匯兌比率，而其大部分，則用各種不同的比率。雖然金比率仍然是充分的重要。沙赫特反對派所要求貶值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是會增加支付外債利息之數量，而且或者還要使德國國內物價高漲，以致減少貶值之名義所得。因之，沙赫特認為這是要動搖社會對於貨幣安定之信仰。反對者則認為貶值可以一舉而減低國內債務，從而可以有大批的信任債款以作更多的公共工程之用。這又可扶植出口貿易，減少目前出口補助金百分二十五左右。對於可怕的恐慌，那麼在一個發表意見為政府所包辦而反對者無法發揮憤慨的國家，這是很容易防止的。

沙赫特正在為輕減負擔而單獨奮鬥着。希特勒相當正確的，把他號為第三帝國之救主。在所能預料的情形下，希特勒將要一貫的站在保守派方面，以反對革命分子。但是反對沙赫特者的呼聲，在某一時，也許會和希特勒本人的慾望相符合，希特勒之由軍事力量與社會職業着想，較多於由財政觀念出發。倘使沙赫特失敗了，倘使德國馬克之貶值與信用之膨脹，繼續下去，其結果即為

更擴大之軍備。並且軍備愈擴張，而使用此種手段之引誘力亦愈大。

希特勒常爲國內互相糾紛的分子所壓迫，無疑的，他是一再在製造國外糾紛，以避免對於國內政策之決定。培養國家力量的呼聲暫時的淹沒了內部衝突。無論何時，只要愛國情緒有衰落的危險時，籲請互相仇恨者聯合對付假想敵的力量，是會被利用的。德國之社會及財政狀況，充滿了危機，希特勒將被迫施行更利害的對外侵略政策，這是可能的。

此種惡劣狀態之江河日下，使任何保持和平之真誠決心不能予以制止。縱令別國因承認德國不平而提出任何部份調整的方法，亦不能予以制止。只有在德國解除了和許多其他國家所受之同樣經濟壓迫時，才能停止這種危機。倘使利用人民注意對外發展的方法，成了堅定的習慣，那麼，一切都完了。和平之唯一希望，在於使德國將來能重返於國際自由貿易，從而使德國的工業有充分的發展範圍，德國的土人也可以有利的就業。

(註)見 *Economic Conditions in Germany to March, 1936*, Dept. of Overseas Trade.

第五章 波羅的海的均勢

中立的終止

波羅的海的形式，很像英文字母「J」字。兩尖端之間，距離一千英里，而且其五千英里長之海岸線，約爲十個獨立國所分有。

南部彎曲處是屬於德國的。東邊彎曲處，爲蘇俄。西邊出口之伸入北海者，則爲三個斯干的那維亞國家，即丹麥、瑞典和挪威所支配。在德俄之間，沿着J形之東南彎曲處，除了但澤自由市以外，有四個國家插足。第一爲波蘭，它在「波蘭走廊」之首端，保有一條狹窄之海岸，以及基戴尼亞（Gdynia）之新建大船塢；但澤爲第二門戶，則在波蘭部分統治之下。更往東些，則爲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即立陶宛（其海口默麥爾前屬德國），拉特維亞（Latvia），以及愛沙尼亞（Estonia）。除了默麥爾之外，在大戰以前，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均爲俄羅斯帝國之一部。

芬蘭伸入極北。它本爲俄羅斯帝國之一大公國（Grand Duchy），統治芬蘭海灣，由此爲蘇俄唯一通達波羅的海之路。而且芬蘭還保有在軍事上重要的阿蘭島（Aland Island），現在則爲不設軍備者。

大戰以後，以德俄海軍之較弱，歐洲北部的安全，得無特別問題。軍事主要地勢，是在三個中立國之手：丹麥與瑞典防守北海之門戶，芬蘭與愛沙尼亞則保護接近蘇俄之東南部份。波羅的海之自由，則無形由大不列顛保障。斯干的那維亞以及波羅的海各國，則以密切的商務與文化組織，加以連繫。

德國海軍力量的恢復，完全破壞了現存的均勢局面。不但是德國在建做強有力的波羅的海艦隊並且德國整個的海軍，也已經非常有力，使它能夠在任何時候，調遣北海艦隊，以造成在波羅的海之絕對優勢。大戰以前完工的基爾運河（Kiel Canal），使德國離丹麥與瑞典所防守之海峽而獨立。

德國與蘇俄間之不斷衝突，使騷亂更加劇烈。蘇聯已經開始建造一個有力的波羅的海艦隊，

而且據莫斯科官方聲明，這種建造程序，將繼續進行。歐洲北部的安全問題，已能由可能的德俄戰爭來判斷了。

這種變化，影響了其他濱海各國之政治關係。瑞典、挪威與丹麥已經建立了在外交政策與國防上密切合作之機構。這三個國家之海陸軍，亦已大量增加。瑞典與挪威已在着手桑德海峽（Sound）的要塞設備。桑德海峽是一切波羅的海船舶往來北海必須經過之狹小要道（除了利用基爾運河以外）。瑞典並在積極加強其東部前方哥德蘭（Gotland）之國防。

雖然斯干的那維亞各國所宣布之政策為「武裝中立」，但是它們已經不能再擺脫今日的國際糾紛。大戰的結果，丹麥從德國那邊，恢復了舊有的北什列斯威省（North Schleswig），德國以重新取得該省為其目的之一，這是沒有什麼大疑問的。國社黨的煽動，在今日常為政府行動之前驅，現在已經在這個丹麥省忙了許久。這個地方的農民，受不列顛進口限制之影響，不滿於它們的經濟狀況。這個邊境是很難防守的。

三個斯干的那維亞國家的政府，是國際聯盟之熱心擁護者。但是國聯在意阿戰爭中的失敗，

消滅了它們對於國聯保障的信任。它們希望不列顛之政治援助，但是它們知道德國海軍不久就有力量割斷它們通英國之海路；挪威則爲例外，因爲它保有綿長的大西洋海岸線。

在歐洲北部之軍力分配上，我們可以說大部份的斯干的那維亞，會被德國所控制。不過，如果引起斯干的那維亞作主要戰爭，對於德國是不值得的。因爲要避免北都空軍所能造成的破壞，斯干的那維亞的中立，實爲德國之特定的軍事保障，這樣，才能使德國集中其強盛軍力於其他邊境。

芬蘭由於習慣與文化，傾向於斯干的那維亞。最近它和斯干的那維亞集團間，已經由通常的政治合作，發展及於軍事問題。但是雖然芬蘭願意在「武裝中立」之共同政策上，參加斯干的那維亞集團，不過它認爲由於蘇俄之嚴重威脅，不能倚恃它所認爲軍備不足之斯干的那維亞各國。波蘭的注意力集中於仇恨布爾希維克主義與夫畏懼蘇維埃計劃。它太接近德俄糾紛線，使之無法決定其局外態度。它的見解既妨礙了與蘇聯的合作，因之逐漸傾向於接受德國友好的請求。自德國重行取得波羅的海海軍之優勢以後，芬蘭對德的關係，已大有改進。這種趨勢，爲芬蘭之各

種政治運動所擁護，因為它們都同情國社黨之反共產黨，乃至希特勒侵俄計劃中之某一部份。但是芬蘭政府仍然決定不將其本身付託德國。

芬蘭的中立，對於阿蘭島之未來，實有一個重大的關係，這塊地方在德俄衝突中占緊要軍事位置，這些島嶼位於芬蘭與瑞典之中，某一交戰國之取得此島，即為取得北方各國（Nordiska）之統治權。就是爲了這個原因，這些島才由一九二一年之國際條約，規定爲不設軍備。芬蘭與瑞典都希望一九二一年條約的廢除，以便在該島建造一個共同的海空軍根據地。不過一直到了現在，官方還沒有什麼舉動。德國和蘇俄都不會不注意這些島嶼之重建要塞，這是一定的。因爲，雖然芬蘭或且希望由之以取得其在德俄戰爭時中立之能力，但是兩國都怕對方會用武力奪取這樣一個已經建妥的根據地。

只要阿蘭問題一天不解決，芬蘭必定是徘徊於親斯干的那維亞與親德的政策之間。

假定德國與蘇聯發生戰爭，縱使芬蘭類似斯干的那維亞國家，中立或參戰，都必須認爲是德國的一個所有物。

波蘭東歐的啞謎

波蘭位在德俄之間，握着東歐運命之關鍵。如果戰爭發生，它對於任一鄰國之積極幫助，都是該鄰國之重大利益。波蘭目前的地位，大部分是由於保持獨立所造成。它在外交上之取得強國資格，也僅僅由於使各國猜不着波蘭之最後選擇。

一九二〇到二一年，波蘭戰勝俄國。雖然不再怕俄國的侵略，但是波蘭人是畏懼而且痛惡共產主義的。他們和蘇聯的關係，由於一九三二年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以及一九三四年之重行延長十年，已經加以糾正。在實際上，波蘇關係，雖然不是親密的，但是正常的。而兩國爲了歐洲東北部之領導權，是有一個強烈的競爭。

德國垂涎波蘭領土之某部分。波蘭畏懼而又完全期望德國施行侵略。但是它對於德國軍事復興之反響，與其他國之反對德國計劃者，則完全不同。一九三四年正月，波德之間，締結了一個十年互不侵犯條約，兩國的關係，已經相當友善，雖然波蘭仍然是懷疑着。

波蘭國際地位中之第三因素，是它與法國的同盟，這個同盟，於一九二一年締結，而於一九二五年重行繼續。波蘭曾經是一個強大的帝國，在被列強瓜分一百年之後，於一九一八年以法國的保護國形式而重興。法國資本助其重建戰後荒廢之波蘭。法國的意見與設備，幫助波蘭建立有力的本國軍隊。法國的軍事援助，對於波蘭克服蘇維埃軍隊，有重大的功勳。波蘭與法國的同盟，曾經有長期的停頓，但是最近已經重新恢復了。

蘇俄、德國、法國是波蘭外交政策之三個柱石。在說明波蘭如何巧妙地周旋於三國間之前，我們必須討論實際的事實。

波蘭之邊境，東鄰俄，西鄰德，南爲捷克與羅馬尼亞，北爲立陶宛與拉特維亞（Latvia）。最大的領土問題，是對德的邊境，爲戰後所取自德國而又爲德國所希望收回者。其主要者，爲穿過普魯士使波蘭有通波羅的海大道之「走廊」。走廊之首端，爲但澤城市與口岸。但澤在幾百年間，都是波蘭宗主權下之自由市。自波蘭瓜分以後，但澤歸併爲德帝國之一部，但是它仍然是主要的生存在內地（即現在之波蘭）貿易之上。凡爾塞和約的結果，但澤連同周圍的一些地域，與德國分離，建

爲一個在國聯監督下之自由市。其國防與外交關係，則付託波蘭政府，因海關與波蘭之聯合，使波蘭有權監督但澤之商業政策。但澤的居民，幾乎全屬德人，而由於許多習慣與文化之關係，與德國連繫着。

德國對於收回但澤之希望，從不保守祕密。但澤政府也始終承認這種同樣的希望。在德國建立國社黨政府之後，國社黨也取得了自由市議會與政府之支配權。但澤與柏林間之關係，本係非常接近，自是以後，更爲密切，但澤當局在實際上是受柏林之命令，行使統治。代表國聯之專員 (High commissioner) 變成無獨立權力者，而且歸返德國的呼聲，也到了嚴重強烈的程度。

在幾年以前，波蘭對於但澤的統治，認爲是波蘭的生死問題。波蘭是倚靠着這個門戶，作爲海路貿易之大道，如果喪失，則大陸即全被封鎖。當波蘇戰爭時候，但澤人民阻撓法國援助波蘭的軍用品之登陸，使自由市對於波蘭安全之意義，從痛苦中表現出來。波蘭政府，受但澤人民對德合併之不斷的擾亂所威脅，在幾年以前，開始於但澤西方之基戴尼亞漁村，建築一個新口岸。在今日，基戴尼亞已經是一個頭等的現代港口，大約轉運了二分之一的波蘭海路貿易，而且尚包括着一個

波蘭的海軍根據地。

如果僅就貿易問題來考慮，那麼波蘭今日即使喪失但澤，也不至有毀滅的恐怖。波蘭知道但澤即使重行併入德國，但因該地的繁榮，完全是建築在波蘭貿易之上，它是一定不能不注意波蘭的利益。然而波蘭政府也知道德國是希望將但澤變成一個偉大的陸、海、空軍之根據地。假定德國的計劃果真實現，那麼基戴尼亞將毫無辦法的屈伏於德國軍力之下。而且波蘭由於經濟封鎖的威脅，會被迫而降服德國。不寧唯是，但澤僅為德國目的物之一。在自由市重新取得之後，必定是繼以歸還「走廊」之呼聲。因為波蘭雖自但澤移其部分貿易於基戴尼亞，而「走廊」對於波蘭之重要，初未減少。說波蘭政府會承認但澤的割讓，尙屬可能；說波蘭會放棄走廊本身，這是不可思議的。那地方是波蘭之生命動脈。

另外在南方也是這樣。波蘭深入以前德國的領土。在這個邊境上，自一九二一年的人民投票以後，使波蘭取得歐洲最大煤礦之一的上西利西亞煤礦，以及其附近大量重工業。上西利西亞和走廊以及但澤，都是德國希望收回的領土中之未解決者。在另一方面，如果沒有煤礦或走廊，波蘭

是不能生存的。

大戰以後歷屆的德國政府，都坦直的拒絕接受德波邊境之永久性。就是史特勒斯曼博士，雖曾在洛加諾條約中，承認德國永不作修改西方邊境之要求，然而也不能動搖其保留東方邊境問題之決心。法國外交不斷的在各種試驗中，努力使德國承認東方之現狀。在大戰以來的許多國際交涉中，德國爲了固執成見，有不少損失；曾經多次想以重大的利益送給德國，以求德國之不要求修改東方邊境。在國社黨東方擴張迷夢支配德國政策以前，東方各省之收回，早爲德國主要目的之一。一九三四年希特勒決定十年期間不侵犯波蘭，這種突然變計之所以引起廣大懷疑者，又難道是意外的嗎？

相互善意的表示，既未變動德波領土糾紛之重要性，也沒有變動奪取與防守糾紛地帶之決心。在最近波蘭外交之一切模稜政策中，德波邊境懸案，仍爲波蘭態度之特徵。

一直到洛加諾條約時候爲止，波蘭總是安於法國附屬者的地位。當法國聯合英國、德國、比利時以及意大利以謀共同保障西方邊境的時候，波蘭人感覺到他們是被犧牲給德國了。他們立即

注意到法國現時，因為本身邊境取得英國與意大利所保障於是失去其對東方同盟國的關心。一九二六年，畢蘇斯基將軍 (Marshal Piłsudski) 成爲波蘭之獨裁者，不久，兩同盟國間之關係，即開始冷淡。波蘭建立了一個強大的陸軍，這種軍隊，到一九三三年止，還是有充分力量以對抗德國的攻擊。畢蘇斯基將軍，是一個有才的軍事家，他在廢棄法國的援助中，沒有感到什麼困難，一九三三年他和蘇聯締結一個互不侵犯協定，而且有一時期，波蘭與蘇聯之關係，成爲最友好的。波蘭已經能夠玩弄法蘇兩國了。

以希特勒政府之成立，與德國軍力之迅速加增，與波蘭以一個試驗。在一九三三年，波蘭有二十六萬人左右之常備軍，附以第一等的軍備以及大批已有訓練之後備軍。德國在名義上有十萬人——實際上或爲此數之兩倍——附以少數重量武器，坦克車或飛機，以及少數有訓練之後備軍。蘇聯則有五十萬人的陸軍，軍械平庸，而因日本的威脅，無力從事西方之目的。

畢蘇斯基將軍相信蘇俄既無力亦無意進攻波蘭，因之鄭重地建議法國對德作防守的戰爭。當他發現法國不會聽取這種步驟的時候，他就和德國締約，同時仍能提出他的條件。這就是波蘭

之所以在一九三四年正月簽訂德波互不侵犯條約的原因。

波蘭之在今日，已經能夠玩弄更複雜的局面代替往昔之聯俄對法，它已經能夠和俄國、法國以及德國相周旋。蘇俄急欲阻止德波之聯合進攻；法國希望在德國進攻法國或其同盟國時，波蘭能與以援助；德國則希望使波蘭不參加反德聯合。在這三方面希望的步驟之下，波蘭取得了強國的身分與尊嚴，而且它的最大優越，即為不偏袒三者之一。

波蘭對於三個國家，全不信任。波蘭對法同盟，仍然完好，但是在波蘭被攻擊的時候，不能再倚賴法國的援助。與蘇聯的互不侵犯協定，是充分的穩當，但是共產主義仍是一個危險的仇敵。德國亦為條約限制，在十年期間，不作用武力修改德波邊境之企圖，但是希特勒往往將「國家的需要」放在條約之上。因之，波蘭拒絕一切將其本身委託給蘇維埃、法國或德國政策之企圖。

在一九三五年畢蘇斯基將軍逝世以後，他的政策由歐洲最年輕的外交部長柏克上校（Colonel Joseph Beck）繼續執行。他那敏銳、機警的頭腦，對於騎牆政策，是非常適當的。但是在一年之內，畢蘇斯基計劃的基礎，就發生動搖；法國與蘇聯聯合起來了。在法蘇協定以後，波蘭不能再以

歐洲反布爾希維克主義的堡壘自居。而且在法國的眼光中，與波蘭之反德軍事互助，也不復再有往昔的價值。最嚴重的是歐洲現在已經形成兩大壁壘——德國與反德國，波蘭最終也要參加其一。倘使它參加了，那麼波蘭便只能變為大機器中的一個輪齒，一個不能抗拒的聯合中之被使役者。

同時，德俄兩國之重整軍備，使波蘭大失其昔日之軍事重要性。波蘭的軍隊，在一九三六年並不比一九三二年強大——不到三十萬人。除了經濟上的犧牲，不能有實質的增加，而這種經濟犧牲，係貧困的國家所難於負擔者。德國在今日已經有六十萬人以上的陸軍，而且迅速地在其陸海空軍力之軍備。在有訓練的後備軍方面，則波蘭仍然較勝於德國，但是在軍備上，則不足比。蘇俄已在實質上完成其紅軍之東西兩單位的劃分。僅僅西方單位，當已為波蘭陸軍的兩倍之強。

在這種環境之中，波蘭憂慮着它也許不能長期單獨行動而且倘使它參加歐洲兩集團之一時，它既不能增強其力量，又不能抵償這種助力之大量代價。所以，波蘭的政策，是兩重的：它一方謀

取法國的信用借款以爲增加軍力之用，它方亦企圖避免歐洲國際關係變成兩大敵對壁壘之強化。爲了第一個目的，已經對法締結了一個協約。爲了第二個目的，波蘭在比利時與南斯拉夫，寃得其想不到的同盟。這三個善於利用英國均衡政策的國家，自是以後，曾經破壞若干足以使歐陸陷於最後分裂之計劃。

波蘭外交政策之未來動向，要受其國內情形之重大影響。在畢蘇斯基將軍逝世以後，他的黨徒，即所謂「上校團」(Colonels' group)，曾經繼續追隨其黨魁之政策。但是他們現已被陸軍領袖所排斥，這批領袖於一九三六年執政，柏克上校是上校團中之唯一在職者。在今日，基本大權，在陸軍總監盧茲密萊將軍(General Rydz-Smigly)之手。他對於保持德國友誼一點，並不如上校團那樣的信仰。柏克上校，以其私人的原因，是反法的，而盧茲密萊將軍則熱誠的與法國參謀本部來往。

在目前，這兩種政策，似乎是各自發展；柏克上校以及外交部的政策，是傾向德國，聯歡匈牙利，而且與捷克發生瑣細的但是苛刻的不和。盧茲密萊將軍以及陸軍的政策，是傾向法國，雖然它

憎惡法蘇協定。在最後這兩種政策，似乎是要化而爲一，而波蘭要重新變成一個巨大的前後轉動板中心之均衡者。但是不管機會主義會得到什麼結論，國社黨之德波共同進攻俄國的好夢，在華沙（Warsaw）是找不到什麼回響。波蘭從不忘記它雖然或者不是德國擴張計劃之第一個可能的犧牲者，然而一定是第二的。

波羅的海各國

立陶宛、拉特維亞與愛沙尼亞，由於一個三角同盟而聯繫着，這個同盟也正引它們走入真誠的合作。這三個國家以歐戰而脫離俄國的統治。它們渴望繼續的脫離俄國的統治與布爾希維克主義。正如許多被強鄰所威脅的小國一樣它們是國聯之熱心擁護者，而且希望有集團行動以爲保護。

波蘭的海各國，以德國的復興，受到惡劣的擾亂。它們處在德國侵略者計劃之直接路線上。它們的領土，代表希特勒擇爲未來德國殖民地之一。除了蘇維埃烏克蘭（Soviet Ukraine）以外，這

是希特勒將「俄國邊境各邦」認爲德國移民之新方向。特別是立陶宛，它有兩個特別焦慮的原因，一個是默麥爾（Memel），另一個則爲它的波蘭邊境。

默麥爾是一個約有三萬居民之波羅的海小木料口岸。這是德國在東普魯士最老的城市。一直到一九一九年，和會力圖在德俄之間建立一個緩衝國制度爲止，德國的邊境，已經有五百年不受動搖。愛沙尼亞有勒佛爾（Leval），拉特維亞有里加（Riga），都是通海的適當道路，但是立陶宛，除非保有默麥爾，則爲被封鎖的陸地。所以這個口岸，連同一塊約有十一萬農民之狹長地帶與德分離，而且由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年舉行之協約國最高參議會（Supreme council）與以最後的決定。

一九二三年正月十日立陶宛之武裝隊伍，進入默麥爾與法國少數守備隊稍作接觸後即接收該地政府。在繼續交涉之後，台維斯（Norman Davis）所擬定的計劃，爲各方面所接受且經國聯的批准，而當交涉之時，不列顛政府曾派兩戰艦到默麥爾。由一個以不列顛、法國、意大利和日本保障的章則，規定默麥爾城市及其領土由立陶宛保有，但與以地方自治之方式。一九三一年，海牙

國際法庭有一個判決，承認立陶宛有默麥爾之完全主權。但是這裏發生了在事實上的困難，即默麥爾之人民，大部分是德國人，而且也同情德國。於是在上述章則之下，規定一個計劃，設立一個自由選舉的議會以及一個以議會的信任爲其任期之委員會（Directorate）。委員會主席由省長（Governor）任命，而省長則由立陶宛政府任命。議會與委員會兩者，總是德國分子占優勢，政府方面最終只有將兩者同子解散，立陶宛方面，認是德國人進行與德重行聯合的工作，德國人方面，認爲立陶宛要取消他們自由的特許。這兩者見解，都有其擁護者。

一九三五年秋天，發生了一個危機。德國強盛地援助默麥爾人民之要求，而且僅以各擔保國之干涉，才阻止了大規模的衝突。一九三五年十月，選舉照常舉行，默麥爾之情形，才轉入較爲正常。德國政府在當時正與西方各國進行重要交涉，停止其在默麥爾的擾亂；立陶宛當局則恢復自治機關。不到一年之後，德國與立陶宛締結了一個商務協定，而且還談判互不侵犯條約。

但是恢復默麥爾，正同重行取得但澤以及波蘭「走廊」相似，仍爲德國的主要目的之一。假定希特勒是準備將這些企圖展延到一個較爲有利的時候，那麼締結要廢棄的條約，是不聰明的。

立陶宛人已經充分的預知這些，而且他們也知道他們唯一的海口之失落，是要造成全國的混亂。在德國侵略的威脅之下，他們已經有些接近蘇俄。但是在立陶宛政府的舉動中，雖然或能發現蘇維埃的勸告，然而立陶宛之畏俄，僅較次於畏德，而且似乎他們還沒有與莫斯科已經達到或是快要達到一種密切的諒解。

立陶宛的第二個問題，當回溯一九二〇年，波蘭軍隊進襲立陶宛並佔領維那（Vilna）的時候。維那以及聶門（Nimien）北面之一大塊土地，為波蘭所歸併。立陶宛從不承認這個掠奪。雖然它們的政府是在科甫諾（Kovno, Kaunas），但維那仍為名義上之首都。自一九二〇年以來，這個邊境完全封鎖，立陶宛與波蘭之間，也沒有外交的關係。雖然雙方都一再努力使兩國關係正常化，但是因為立陶宛之拒絕放棄恢復維那的要求，直到現在，尙未成功。

愛沙尼亞與拉特維亞兩國，在三國之互助義務上，很謹慎的將默麥爾與維那兩問題除外。但整個地講，波羅的海協約各國，相互團結非常之好，而在理論上，它們是應當相反的分離着。它們的前途，是不光明的。只要德國充分的強盛，它要用某一方式或另一方式攫取默麥爾。「侵略」是不

需要的，默麥爾人口的增加，即可作為藉口，正如立陶宛本身於一九三三年以這種口實，作為合併默麥爾的原由是一樣的。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危險，或者要變成比目前的更實際些，即德波之共同分割立陶宛，柏林國社黨熱心者，已經在進行着下列計劃：即默麥爾與德，立陶宛的其他部分與波蘭，波蘭則援助德國抵抗立陶宛之任何集體保護者。

另一個計劃也是同樣的快意，即以默麥爾和立陶宛之大部分與波蘭，藉以交換但澤與「走廊」；而且，如果這個代價太大，則還要波蘭在德國攻領俄國烏克蘭時之援助。直到目前，波蘭仍然感到一切此類對德之交易，只是被德國用作他日進攻波蘭之步驟。但是在其背面，存有德國東進的慫恿，這種慫恿是希特勒所構成者，或者將等待可以避免各國視線之時而發動。

德國與俄國

如果討論德國東邊以及東北邊各國的前途，其結論將為：這種問題是繫於蘇聯未來的強弱。只要德國能夠希望着俄國力量在某一時候需要在遠東作戰，則德國一切良好意見之保證，只能

當作侵略計劃之展延。德國目前正與日本樹立關係中很明顯的，日蘇戰爭，將為德國的機會。

在另一方面，假定遠東戰爭的危機是免除了，或者假定蘇聯完成它的軍事工業以及運輸的佈置，使它能夠同時對付兩個第一等的敵人，則德國擴張之範圍，將大為減少。假定德國與波蘭瓜分立陶宛，紅軍之不動，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接近到蘇維埃領土，則俄國將不允德國進入。

無論如何，在不可避免的德俄衝突之光芒下，是無法足以安全討論東歐的一切問題。不過在國際關係史上，極端的鬭爭轉為合作，也不是很少的。大戰以後的十年間，德俄的關係實在是非常的友善。德國的工業家以及工程師，在俄國的工業化中，佔有顯著的地位。在德國軍人與紅軍之間，存在着一種密切的諒解。大量的德國工人，不論是否共產黨，對於俄國都有很大的讚賞。在德國下等階級之中，都有廣大的對於俄國人之親切情感，正如上等階級之對英者。俄國文學深刻的影響了好幾代德國人的思想。德國，像羅馬門神一樣，有一副西方的以及東方的面孔。沒有一個人能夠確定在其頭部轉動之先，一個面孔究竟向着世界多少時候。

我們現在所說的是較遠的可能性。但是大家在思想中要發生一種觀念，即在國社黨統治之

下，德國人民是受着有許多地方與蘇維埃共產主義相同的集團主義之訓練。只要希特勒仍為德國之獨裁者，他對於共產黨理論之痛恨，一定阻止其與蘇俄之密切合作。然而仇恨常為便利所代替，德國未來對俄政策之修改，或者逐漸轉向畢士麥式之對俄合作，這恐怕不會全不實現的。

第六章 多瑙河流域的糾葛

奧國

奧國，是一個大帝國沒落後的殘燼，和約起草者曾認為在抵禦德國潮流的陣線上，這是一個不適當的部份。大戰結束時，這個黑布希堡帝國（Habsburg Empire）全被分離。大部分領土，為意大利與波蘭所併吞，其他部分因捷克與南斯拉夫的建立而消滅，或則為羅馬尼亞所奪取。匈牙利之分離，遺留了各種不幸。新奧國僅有空虛巨大之維也納（Vienna）以及伸入多瑙河流域之狹長的阿爾卑斯山（Alps）。這個小國家佔有歐洲之幾個軍事上重要位置。在德國與意大利之間，它伸出了一個隔離的阻礙。它又支持了捷克，蓋奧國假定併入德國，則捷克殆要變成德國海中之一島。此外，它又是分離德國與歐洲東南部之堤壩。

如果讓其自己處理，則殘餘的奧國，無疑的是和德國合併。奧地利亞共和國（奧地利亞即奧

國之詳譯——譯者——之最初憲法草案，包括有一段說明「奧地利亞爲德意志共和國之一部。」此外，維也納並曾經做過德意志帝國之中心。而奧地利亞之脫離德意志聯邦，也不過七十年。合併的希望是雙方的。協約國阻止合併的理由，即令不算是有熟思，至少是很好聽。

在黑布斯塔帝國衰微以後，德國對歐洲東南部之廣大土地，取得支配的地位。雖然這些區域之種族及國家的習慣是十分的強固，但是幾百年來的日耳曼影響，留下了深刻的痕跡。奧地利亞帝國之行政制度，深入地方生活之中。日耳曼語言與文字，深刻地影響了多瑙河流域的民族。

在幾百年中，大批的日耳曼殖民者，或由於富饒土地之引誘，或由於逃避政治上的壓迫，沿多瑙河而下。他們並不是像自東而來之部落，是以侵佔爲事者，反之，它們是要伐除森林，乾涸卑濕之地；以及耕種土地。他們每年精洗兩次之整潔村落，滿布於多瑙河流域而至於黑海。這些日耳曼村落，保存他們固有的語言服裝，奧地利亞利用之作爲統治黑布斯塔帝國下非日耳曼民族之標準。他們也可以同樣的被德國所利用，假定德國是要化合奧地利亞之歷史威信與統治經驗的話。

法國渴望將德國之危險思想加以範圍。英國以後或者要和它今日一樣，認爲德國之佔有

奧地利亞，是要重生它在地中海與中東之舊野心。意大利則希望德國離開卜侖那邊境（Brenner frontier）愈遠愈好。因之，德奧的合併，是被制止的。

這個有六百五十萬人民的小國，使和會之外科醫生，將其視為一個無希望的駝背者；維也納約有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不能由微弱的海岸腹地與以援助。西方各國藉國聯的機構會與以豐裕的扶植。奧國乃得逐漸的由混亂的昏迷中醒來。約在一九三〇年時，德國表現其再行採取積極的外交政策，奧國是德國復興野心之第一對象。其他各國遂立即加強它們的保護。一九三一年，德國對奧關稅聯盟之怯懦企圖，受到嚴酷的摧毀。希特勒本身是一個奧地利亞人，當他執政而且宣布他想要合併兩國時候，阻力是增加了。意大利曾經堅忍地建立其在奧國的強大力量之地位，現在正行使實際的監督；但是它缺乏處理一種管理敏感的民族所需要的機警與經驗。農民領袖陶爾斐斯博士（Dr. Dollfuss）與法西斯蒂「內衛團」首領史特亨堡親王（Prince Starheim-Berg）以意大利的援助，逐漸的破壞了在城市社會主義者之下所產生之民治組織。最後於一九三四年，陶爾斐斯和史特亨堡以炸毀社會主義者的堡壘（即維也納工人階級公寓）而粉碎了

社會主義者這種堡壘，並且是歐洲的奇蹟之一。沒有社會主義者的援助，政府是無力對付那個受德國經濟津貼與鼓勵之奧國國社黨運動。

幾個月以後，國社黨興起，殺害了陶爾斐斯，而且已經快要執政了，但是爲了領導之不善，以及德國因意大利大批軍隊出現於卜侖那後，有所畏而取消其同情，結果他們是失敗了。奧國是「被救」了，——但是能夠有多少時候呢？

意大利關於反對德國伸入奧國，自始就取得法國與不列顛之援助。它的行爲，在一九三五年，爲斯特萊薩 (Stresa) 三國協定所准許，由之意大利得代其他兩國，保護奧國之「完整與獨立」。「斯特萊薩陣線」爲阿比西尼亞戰爭 (Abyssinian War) 所破毀。英國不再信託一個進行公開侵略之國家能在其他地方作阻止侵略之工作。當戰爭結束以後，意大利便感到要回到歐洲之原有地位，是困難的。爲西方各國的敵對態度所激怒，它接近了德國。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墨索利尼允許奧國政府對德締結一個政治協定。

這個新協定只是一個暫時妥協而已。它准許德國一定限量之勢力進入奧國，但是德國則承

認——在以前它是否認的——奧國之獨立的與有主權的地位。至於這個協定在未來的效力，則不能有所預期。或者德國在奧國的繼續「獨立」之下，會完成其統治力之獲取。在另一方面，意大利或能保有它的利益。德意第一衝突之避除，或將擴為一個真誠的諒解，雖然還僅只有一些端倪。

在德奧協定的背後，存有一個強固的原因：德國已經很強，它不會再如一九三四年那樣，為意大利軍隊集中奧國邊境所恐嚇。而且假定意大利實際不能制止德國之侵掠奧國，那麼它不必這樣做。它只能抵抗德國到半途為止，因為它害怕全部損失。英國感到在軍事形勢中之重大變化，是謹慎地決定其退後的忍耐。法國沒有扶植奧國的企圖，但是連它也不能比意大利採更有力的行動。

假定有一些時候，一個人能夠在歐洲協調的怒號中聽到奧國本身的平靜而弱小之聲音，那麼便可以辯別出兩大趨向來。其一為希望奧國以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在本國土地上度基督教文化之平靜生活，並受瑞士式的中立保障。另一種則是要領導奧國走回歐洲歷史之巨流中，不是作為各國手中之一棋子，但是只站在一個強國方面。

第一種趨勢，是以現在奧國政府爲代表——雖然是不完全的。它是建在教會的一切力量之上。它是助長了法西斯運動。有幾位的領袖，存着一種孤獨的希望，想以恢復黑布斯堡皇朝，作爲奧國新國家的中心。無疑問的，還有大量的真正奧地利亞愛國心存在這種思想的背後。但是這種獨立的奧地利亞國家主義，是產生於法意希望奧國不與德國聯合的慾望之中。而它的前途，也完全要看法意政策而定。

意大利人在奧國，從來沒有被信任過，自從他們變成奧國的主人翁以後，他們的干涉被許多人視作一種國家的污辱。奧國人覺得與其聽取一個意大利人的勸告，寧願聽取一個法國人的勸告；與其聽取一個法國人的勸告，寧願聽取一個英國人的勸告，而且與其聽取任何人的勸告，寧願聽取一個德國人的勸告。有許多在國社黨運動之外的良好奧國人，也認爲要想使國家莊嚴地生存下去，其唯一機會，即爲親德。他們不但恥爲意大利的臣屬，而且也害怕國家降到靠外國旅行家的援助而生活，隔離了文化的巨流。假定德國是國社黨的天下，這種惡運，也不能作爲不幸的選擇。無論如何，奧國的命運，不是由奧國人來決定。這個問題是取決於德國的力量以及意大利有

無決心犧牲奧國安全地帶以交換對德之密切諒解。

捷克

倘使奧國在一種形式或另一形式下受德國的統治，則捷克就要大部為德國領土所包圍。在捷克約有三百萬德國人，大部分都是住在伸入德國之蘇得坦區域（Sudetan districts）。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之興起，使捷克也產生了一種相似的運動，即蘇得坦德人黨（Sudeten-deutsche party）。在一九三五年五月總選舉的時候，它取得了三分二的德人投票，而且變成了全國的最大黨。它的領袖韓冷氏（Hen Konrad Henlein）從亞許（Asch）來的一個大約四十歲，冒充有學問，帶眼鏡的能幹體育教師——宣稱它對於捷克國家的忠實。他的競爭者克斯柏氏（Hen Kasper）是一個商會領袖而且是戰鬪的國社黨份子，以學生以及各階級的失業者為背景，廣大的暗示着捷克之德人應與德國合併。因為這些德國區域是受工業蕭條打擊得最利害的，所以很容易發生一種能使德國作為干涉藉口的情勢。

德國想吸收捷克之德國人區域，而且如果環境許可，還想取得捷克其他地域之支配權，這是沒有什麼疑問的。什麼是它的機會呢？

捷克是法國東面之唯一的真正民主國家，其龐大軍隊之實際價值是有疑問的。在它成爲獨立國家的十八年中，幾乎就沒有時間融合人口中種族和語言很紛歧的住民。前任大總統馬沙里克博士(Dr. Masaryk)之莊嚴的品性，以及他由現任大總統貝尼斯博士(Dr. Benesh)之幫助而繼續執行的政策，只算是開始建立了一種國民意識。軍事專家認爲捷克軍隊，因爲是由捷克人、斯拉夫人、德國人，以及匈牙利人混合組成，在戰爭時，是要崩潰的。捷克政府最近才在沿德國邊境一帶，建築有效的要塞，這種工作以金錢之缺乏與邊境的綿長而感到困難。

捷克與其他兩個鄰國，匈牙利和波蘭的關係，也是緊張的；匈牙利對於領土之亡於捷克，發生憤慨，波蘭對於有少數波蘭民族之德清區域(District of Teschen)，也保持着牽強的爭論。

一九三四年，法國外交部長巴爾都(M. Barthou)旅行多瑙河一帶，曾擔保「法國將無問題的以其最後軍隊，援助東方的同盟國。」時代不同了，在今日，德國的西部邊境已有防備，在未來

它是要建築要塞的。法國援助捷克是要冒着與重整軍備之德國作第一等戰爭的危險——而且這是英國有保持中立可能之戰爭。法國是否能夠取得意大利的合作，這是可懷疑的。捷克之熱望法國忠實於同盟國，是有相當理由的。

小協約，即捷克、南斯拉夫，以及羅馬尼亞之三角同盟，受歐洲局勢緊張之壓迫，而爲之減弱。南斯拉夫，以對意恐怖之要脅，對於竭其軍力以援助捷克之對德作戰，是要躊躇的。羅馬尼亞爲國內相互衝突之政治趨勢所分裂，一派是忠於小協約者，另一派則贊成與德締約。而且即令運用三角同盟，小協約之聯合軍力，或者還是不如德國軍力，除非國聯會員之西方各國，是準備援助。然而在阿比西尼亞的試驗以後，這是沒有什麼大希望的。

還有便是蘇聯。俄國巨大無比的軀體，往往紊亂了每一個歐洲問題。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捷克與蘇聯簽訂的互助條約，蘇維埃政府擔保當捷克未挑戰而被攻擊之時，作軍事的援助。但是兩同盟國之領土，爲波蘭與羅馬尼亞所隔離，這兩個國家，都是決定不許蘇維埃軍隊過境者。但是，無疑問的，假定莫斯科進行援助捷克，至少對於羅馬尼亞的反對，是不能克服的。一九三五年

十月完成的通過聶斯德 (Dnieper) 的大鋼橋，要使一個遠征軍的派遣，較為容易。羅馬尼亞已經開始建造新鐵路，以促進其與捷克之交通。羅馬尼亞與蘇維埃關於國內航空的協定，亦於一九三六年簽訂了。蘇聯空軍無論如何是，可以派遣的，而且蘇維埃的參謀專家，很久以來，就以萬一發生事故的眼光，視察捷克的飛機場與飛機工廠。但是在事實上，蘇維埃政府仍然可以找到一個不干涉的優越藉口。這大概是要看蘇聯對於德國軍力與遠東情形之估計而定。

德國已經試圖警戒蘇維埃在捷克之干涉，在蘇捷條約簽訂不久以後，德國參謀官員即與波蘭及匈牙利專家會談，而且戈林將軍 (Goering) 認為這些談話是受廣大的注意。當時德國聲明說：「假定布爾希維克主義者要將羅馬尼亞與捷克作為紅軍的走廊，那麼，我們要用波蘭與匈牙利作為我們展佈的場所。」它們並沒有造成什麼具體的協定，但是自此以後，波蘭與匈牙利變成德國在奕棋中之一個棋子。但是假定德國在捷克的企圖變成當前的政策，則這些計劃無疑問的立即復活。

捷克仍然身當德國力量之衝，它不能確定其同盟國是否一定與以援助。希特勒向它提出了

一種互不侵犯協定，而且這種協定或者是要簽訂的。但是要使其有效，必須隨之對德有一個密切的諒解。只有允許德國貿易與勢力之擴張，才能避免或展緩德國的侵略。

匈牙利

匈牙利保存與奧國同樣程度之傳統習慣。在黑布斯堡帝國的瓦解中，它大約喪失了原有領土的三分之二。匈牙利人民是自傲的，放浪的，聰明的，而又賦有中世紀武士與封建觀念之民族。由一個既非獨裁又非民主的政府統治之，它們在恢復失地上，無異議的特別集中起來。這是所有匈牙利政策中之第一而且最先的目標。

許多歸與捷克，南斯拉夫，以及羅馬尼亞的領土，實質上本不是匈牙利的；其它則為匈牙利的。但官方則不承認有這種的分別。在布達佩斯 (Budapest) 所公開的詳明地圖，大體指出了現在和以前的匈牙利，說明這個國家希冀收復一千年來由征服所得的土地。在實際上，匈牙利或者只須達到這種希冀的一點，即可滿足。但是它是要重行構成多瑙河之優越地位，而且這些希望阻止

了它和其他多瑙河國家之合作，仍然保持其懷疑的乃至於鬭爭的狀態。

匈牙利的外交政策，完全是受修改戰後邊境之期望所指導。第一它是倚望國聯，其次倚望英國；再次則爲意大利；最近它則轉而期望德國。匈牙利以其係一個貧窮的農業國家不能建立一個第一等的現代陸軍，雖然它早已超過和約所規定的限制。它根本談不到戰時工業，而且它的一切工業中心，也在捷克邊境的砲火線之內。但是假使它能由一個友邦與以軍備的援助並且牽制其潛在的敵人，則匈牙利之戰鬭能力，將有所振作，以補救其數量及經費的缺乏。除了塞爾維亞人（Serb）以外，馬耶人（Magyars）是歐洲東南部最好的軍隊。

匈牙利的現行政策，是建立在與德意聯好之上。它以一九三四年羅馬議定書之規定經濟合作與經常的外交諮詢，而與意奧結合。對德的關係，則基於傳統的感情，經濟的結合以及對於德國力量之讚美，在最近幾年來，也變成親密了。匈牙利政府長期地試圖調停於羅馬與柏林之間，在奧國問題中，匈牙利採取德意間之折中見解。它們不願看到德奧之合併，因爲這要破壞它們恢復與匈在多瑙河範圍領導地位之期望，而且要使匈牙利成爲德國實際上的臣屬。但在另一方面，它們

也不採用將德國勢力逐出多瑙河流域之純粹否定的計劃。

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德奧協定，消滅了這個問題之緊急性，但是它並沒有變化問題之本質。如果德國最終驅逐意大利於奧國之外，則匈牙利將無可奈何地被迫走入德國的壁壘。它對於這個未來並沒有什麼幻想：即它或可重行取得一些失地，然而它將永不會成爲多瑙河上之一個領袖國家。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以大戰而產生，是以前的塞爾維亞 (Serbia) 由奧匈帝國之南斯拉夫各省 (South-Slav provinces) 以及蒙特克羅羅王國 (The Kingdom of Montenegro) 而擴大。柏爾格 (Belgrade) 仍爲它的首都，塞爾維亞人盡大量的努力，以求集中統一它們這個包括哥羅西亞人 (Croats) 斯拉夫人 (Slovenes) 波斯尼亞人 (Bosnians) 蒙特克羅羅人 (Montenegrins) 匈牙利人，以及其它許多少數民族之新國家。但是他們還沒有成功。南斯拉夫自北到南，被一個無形

的邊境所分割，一邊是深沉溺於土耳其傳統習慣之凶狠的巴爾幹種族，即塞爾維亞人，另一邊則爲早已同化於西歐文化之哥羅西亞人及其類似的種族。塞爾維亞人大部分是屬於希臘正教，而哥羅西亞人則屬於天主教。塞爾維亞人習於強固的集權政府，前屬奧國各省則會享有特定程度的自主。哥羅西亞人的中心在紮格刺布 (Zagreb)，總是向柏爾格雷德政府要求一個同樣的自治；他們的領袖馬希克博士 (Dr. Mathek) 宣示聯邦制將爲南斯拉夫之理想的組織。

塞爾維亞人反攻聯邦派的企圖，於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的五年間，到了最高峯，當時亞力山大國王 (King Alexander) 執行獨裁的統治，以鐵腕壓迫非塞爾維亞民族。最後，這個緊迫的彎弓突然斷裂，國王爲哥羅西亞陰謀者所暗殺。在攝政會議 (Regency council) 代替十三歲的彼得國王 (King Peter) 的統治之下，前王之殘酷統治是鬆弛了。但是內部的緊張雖然已經由之而貶抑，而塞爾維亞與哥羅西亞間之問題，並沒有得到永久的解決。這個問題是南斯拉夫在其對外關係中不安定之主要原因。

和約與南斯拉夫以亞得里亞海 (Adriatic Sea) 上一個伸長的海岸線，面對意大利。但是由

這兒向地中海去之出口，一個五十里廣闊的地域，則爲意大利所統治因爲穿過這個狹小的道路，意大利的足跡便遇及阿爾巴尼亞（Albania）小王國，這個小王國是緊密的在意大利勢力之下。因之在南斯拉夫思想之中，有兩個問題是最重要的，即意大利封鎖亞德里亞海之危險，以及意大利仍有向南斯拉夫海岸插足之較大危險。意大利於戰後即已取得這個海岸之若干重要點：即阜姆（Fiume）與薩拉（Zara）兩口岸以及拉哥斯德（Lagosta）島，過去十年間意大利軍力之迅速的發展，以及國聯阻止意大利在東非侵略之失敗，增加南斯拉夫之恐怖，達於喘息不安之程度。

一直到一九三四年爲止，南斯拉夫外交政策之基礎，是對法同盟，當時可以說法意在地中海以及歐洲東南部之競爭，是一個永久的問題。但是法國的政策變更了，當德國國社黨政府產生不久，法國即開始解決其對意的紛歧。巴爾都認爲只有南斯拉夫與意和解，才能使法國合併其多瑙河同盟國與意大利友誼於一爐。這個問題之解決，剛有一些成功，而當亞力山大國王方抵法國，謀與法國政府討論對意之可能的諒解，他和巴爾都被暗殺。國王的被殺，深刻的震動了南斯拉夫。當發現到這次的陰謀者之所以暗殺，是受意大利與匈牙利之黨團所鼓勵時，即發生了反對意匈

兩國之緊密仇視。不久以後，法國法庭對於暗殺從犯之寬厚的處理，在南斯拉夫信念中，造成不良的印象，且因意大利之拒絕引渡或處罰陰謀領袖柏非列希博士（Dr. Pavelitch），更爲激怒。當一九三五年正月，法意紛歧由賴伐爾墨索利尼協定（Laval-Mussolini agreement）而與以妥協之時，南斯拉夫受到了震動與恐怖。從這個時候起，它不再信任法國爲防意之保護者——也就是說，它開始在別的地方希望有此種保護。

自法國在南斯拉夫的威望沒落以後，小協約經過一個艱難的時期。自一九二二年以來，最初本是爲了對付匈牙利之侵略爲目的，而將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與捷克聯爲一個防守的同盟。但是後來却爲法國政策之一般目的所利用。一九三四年小協約發展爲對抗德國侵略的防堤。南斯拉夫是先注意意大利而不是先注意德國的侵略。它知道捷克與羅馬尼亞是法國政策的忠順工具，不能再信任其爲防意的保護。所以南斯拉夫乃與德接近。

當阿比西尼亞戰爭爆發，而且條約的義務使南斯拉夫發生重大經濟恐慌的時候，南斯拉夫對於柏林，還沒有什麼發展。南斯拉夫約有一半的對外貿易是對意的，當這種貿易突然停止的時

候，它以前爲意大利市場所吸收的農產品，木料以及其他商品，盡被阻塞。德國向之大量定貨，但是德國却欠着巨額的債款而且主張它只能以其貨物償還。因此政府與地方當局都在德國有工業機械，鐵路材料，以及相似貨物的定單。德國取得了優異的經濟力量，卽伶俐地取消了它在政治方面的利益。德國宣傳之巨流，衝進了南斯拉夫，而且取得顯著的成功。

但是南斯拉夫的執政者，覺到德國雖然也希望意大利的衰弱，但在意大利侵略時，或將永不與南斯拉夫以援助。他們也疑慮德國是以插足地中海爲目的，而利用南斯拉夫以達到這個結果。他們更認爲德國在任何東南行動中，是要允許匈牙利恢復其某些失地；雖然爲了取得南斯拉夫的幫助，或可在捷克和羅馬尼亞處，使南斯拉夫取得代價，但是並未說明匈牙利強大後，究將止於何處。爲了這些以及一些其它的理由，南斯拉夫只是一半傾向於德國；而且再不會有更遠的進步。德奧協定，無論是怎樣輕微，總是啓發了一個堅定的德意諒解之可能性，使南斯拉夫進行對他們的防衛。因爲無論怎樣進展，意大利仍是主要的敵人。因此，在警醒而機變的首相史特耶汀洛葉許博士(Dr. Stajadinovich)指導之下，南斯拉夫或將盡可能的擴充軍火，靜待事變之來臨。

一九三四年初期，南斯拉夫仍然在法國政策的影響之下，與羅馬尼亞、希臘，以及土耳其締結了互助條約，即所謂巴爾幹公約。雖然保加利亞（Bulgaria）不參加，阿爾巴尼亞以其爲意大利的臣屬，自然仍行在外，但是這個公約是建樹了巴爾幹的國際關係。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的關係，在多年的猛烈鬪爭之後，自一九三四年，即喬治夫上校（Colonel Georgiev）之軍事政府取消了馬其頓尼的仇恨起，大致已經變成親密了。

巴爾幹公約有一個時候，情形很好；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春天，就發生了事故。希臘爲意大利克服國聯所警戒，發出通知，申明巴爾幹公約下之互助，對於簽字國受非巴爾幹國家侵略時，不生效力。因爲這只是指對意而言，公約遂損失其對於南斯拉夫之主要價值。

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當時巴爾幹協約國（Balkan Entente）以及小協約國等大會，正連續在柏爾格雷德舉行——南斯拉夫又加入了小協約國。條約只是發生了一星期之明顯軌轢，旋即恢復了友善。預測小協約國即將分裂的人，是看錯了羅馬尼亞外交部長德都里斯古（N. Titulescu），離開大會後對往候之新聞記者說：「諸位，你們對於你們的生活，將感到驚奇。」在沒

有幾個月以前，他在小協約的同樣會議中，諷刺的說：「不要爲官報而奔走，那裏是沒有什麼東西的。」柏爾格雷德會議完全變更了這些。在一個月以內，三個國家的首領——羅馬尼亞國王卡羅（Carol），南斯拉夫之首席攝政保羅（Paul）親王，以及捷克大總統貝尼士，在不加勒斯多（Bri-charrest）作禮節上的會晤。不久以後，三國參謀本部首領又會聚於此，以設計一個共同防守計劃。小協約的再造，或者還不是南斯拉夫之最後工作。它所處的地位，是一個多瑙河，巴爾幹以及地中海的國家，在外交上希望有彈性。對於意國侵略的恐怖，仍爲它的政策之中心。因德國之接近意大利，使南斯拉夫將重行努力於對法的友善關係。但是它仍然要保留着未來變化的門路。它的主要目的，與波蘭相似，即可阻止歐洲國際關係的僵化，以避被迫的參加任何對立之壁壘。在進行這個政策上，南斯拉夫將強力地援助大不列顛的均衡政策。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的特定注意地方是畢沙尼比亞（Bessarabia）。這是俄國的一省而於戰後意外取

得者。蘇維埃政府從未正式承認這種轉讓，而且兩國之關係緊張了十五年。在事實上，兩國沒有任何來往。聶斯德河爲它們間之邊境，從沒有列車、渡船或划船通過。只唯亡命之徒敢於衝過邊境守衛者之前，或是從羅馬尼亞逃往共產主義者的樂園，或是從俄國逃亡資本家的天堂。汀興那（Tihina）與德那斯堡（Traspol）間之長鋼橋，爲俄國與歐洲東南部之主要連繫，在俄國內亂中，已被破壞。它的曲折的骨骼，仍然存在，成爲「死」邊境之一個象徵。幾年以前，蘇維埃政府重將該橋建到河的中間，但是這種動作，自始卽未得到羅馬尼亞方面之回響。羅馬尼亞必須等到蘇俄承認畢沙尼比亞的讓與後才肯和蘇俄恢復正常關係。羅馬尼亞信託它與法國、波蘭以及協約國的同盟。它認爲沒有特定的理由要與莫斯科協商。

一九三三年，冰凍的局面，開始溶解。因希特勒之出現於歐洲舞臺，與蘇俄外交政策之轉變，羅馬尼亞採取了新的動向。當一九三三年倫敦經濟會議時，德都里斯古與李維諾夫（Litvinoff）簽訂了一個蘇羅互不侵犯協定，其中包括了希臘駐法公使保列鐵斯（M. Politis）發明之著名的「侵略者定義」。這個定義規定了凡屬攻擊另一國家「實際佔有」之領土者，卽爲侵略。有了這

個文件，德都里斯古不用再事追求對於羅馬尼亞在畢沙尼比亞主權之明切承認。一九三四年，加勒斯多與莫斯科的外交關係已經建立，而且不久以後，聶斯德橋也完成了。

這個局面之第二轉化，即為法蘇與捷蘇互助協定之締結。前面已經說過，蘇維埃政府只有派遣軍隊穿越羅馬尼亞領土，才能夠實行其在協定下之義務。雖然以法國之不斷的鼓勵，羅馬尼亞終不願參加其他兩友邦與蘇俄之簽訂協定。它並沒有要一定這樣做，但是它的不願早有決定，是有充分的理由。其一，南斯拉夫在小協約中之合作，對於羅馬尼亞是有重大的價值，而南斯拉夫則仍然反對蘇維埃政府，甚至於拒絕與莫斯科進行正常外交關係。右派政黨，受德國力量之感動以及對於法國善意的懷疑，德惠羅馬尼亞跳出法蘇政策以外。然而德都里斯古却一再用一切巧妙的計劃以保持其與法國以及小協約之共同行動。一九三六年八月他的退任，開放了德國力量的門戶。

但是無論怎樣，對法之忠實是基於一個長久的深刻的傳統之上。法國的語言，文學，服飾以及習慣，支配了羅馬尼亞的都市文化。不加加勒斯多之號稱小巴黎，不是沒有原因的。羅馬尼亞將為法

國同盟國中之最後盡忠者。但是以德國的復興與集體行動的失敗所產生之深刻糾紛，也沒有人不認識。

歐洲東南部的國家，既希望重振和平的集團基礎，但它們又急於尋求別的途徑。這些國家逐漸明白表示它們認為只有蘇俄，才是有效的制止德國勢力之膨漲，對於莫斯科擔任保護者一事，是懷疑多於信任。我們可以說，羅馬尼亞正如南斯拉夫以及捷克那樣，它正準備着應付東歐被西方所遺棄後發生敗北之虞的可怕時期。

保加利亞

德國戰時同盟國及其附帶犧牲者保加利亞，已經長期地憤怒於靜默之中。他們是謙虛而勇敢的，工業化的農業人民，由一個童話式的國王統治着，這個國王，常獨步街中，自駛列車，而且常由村民和他說話。這些村民都是很愛護國王，說話時用很親熱的稱呼。在布德佩斯或柏爾格雷德，人們會告訴你：匈牙利或南斯拉夫對於歐洲的命運，是有偉大的重要性；如在索斐亞（Sofia），那麼

你似乎則要聽到：「我們是一個這樣小而重要的國家，沒有人會注意我們所說的話。我們是十分快樂，假定我們能夠不受妨礙的生活着。」

保加利亞殘酷地爲和約所分割，它希望有通達地中海之路，但是它很知足的等候着，一直要到它取得希臘的同意。它增加它的軍隊，已經有些超過涅宜條約 (Treaty of Neuilly) 的狹小限制，但是重整軍備仍然只保持着一種適度的計劃。在索斐亞國立劇院門前日夜都陳列了一個飛機，藉以教育人民。帶着鋼盔的兵士，過度地操練着，僅有少數飛機之新空軍，亦表示着顯明的驕傲。假定它能以德國軍備的援助，嚴厲的重整武裝則保加利亞能夠派遣驚人的軍力走入戰場。不過要想有效力，它必得與南斯拉夫合作。自一九三四年第一次協定以後，這兩個斯拉夫國家之關係，實在變成了十分的密切。私人方面有許多關於兩國聯盟的討論，雖然這種計劃在兩國都沒有可靠的擁護。

保加利亞於一九三四年第一次自光榮孤立的夢中醒來，當時軍人聯合會 (Military League) 取得政權，結束了國會，克服了馬其頓那的反叛者，而且與南斯拉夫建立了友誼的協定。

軍人政府沒有維持多久，鮑列斯國王（King Boris）即在避免挑撥軍事長官的憤怒之下，謹慎的作恢復民治機關之企圖。

法國之在保加利亞，常是被遺忘的，對於意大利之觀感，是比較的稍為友善些，主要的是爲了平民化的皇后，是一個意大利公主。保加利亞之主要外力，是來自德國。這兩個國家有共同戰爭的歷史；住在科堡（Coburg）之國王父親，由德國政府與以巨大的養老金，而且與國社黨當局密切來往。一直到了最近，對德之友善關係，是一種當然的事實，但是沒有巨大重要性的。這些關係之最近的變化，則保加利亞對外貿易數字中說明得最好。一九三二年，德國在保加利亞出入口貿易中，佔有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三四年爲百分之四十；一九三五年則超過百分之五十一；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幾達三分之二。這種由於制裁時期對意貿易停頓而增加的驚人發展，使保加利亞的身體與靈魂，都墮入德國之手。它已經變成了德國在巴爾幹的前哨，使它不能再有所選擇。這並不僅是保有一個良好主顧的問題；保加利亞已經實際上在一個巨大的程度中，將其生產適應特定的德國需要。幾千畝的土地，僅是爲了德國而作爲種豆之用。棉花已經開始生長了；非常廣大的礦產，是在德

國指導之下而開發。雖然鮑利斯國王對於國家之逐漸倚靠德國，是深刻地憂慮着，但是除了循德國足跡而走之外，很難看到保加利亞能夠做些什麼。

希臘

希臘與其說是一個巴爾幹國家，毋寧說是一個地中海國家。它的政策也是要從地中海問題來討論。但是以其與土耳其，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聯合，而為巴爾幹協約國——這是對於一九三四年巴爾幹公約簽字國之非正式名稱——之一分子，因之，對於巴爾幹事件之觀察，也不能將希臘除外。而且，希臘還是處在未來德國東南擴張的路線之中。

希臘最近已經走完一個短期的但是殘酷的災難，而意外的代以前所未有的國內和平。在十二個月之中，希臘遍嘗了革命與內戰，專制的恢復，四個特出政治家之繼續突然逝世，以及獨裁制之建立。一九三五年之暴動，是由於國內之分為維李嗣羅（M. Venizelos）黨及反對黨，這個暴動是一大批武力行動之最後一幕。維李嗣羅之反對者，由欲作獨裁者之康德萊斯（General Kon-

tylis) 領導，在內亂中戰勝了。這個人，軍隊中與以「雷電」(The thunder-bolt) 之名稱。康德萊斯進行將流放英國之遜王喬治 (ex-King George) 召回，想在一個傀儡國王之下，建立獨裁制度。計劃並未實行，國王即罷免康德萊斯，而且開始努力於全國和睦。國王之工作，邀天之幸，使內亂中之主要角色，全部逝世。康德萊斯將軍逝世，使軍人黨派失其領袖。偉大的維李嗣羅，其有力的權勢，曾分裂全國達三十年，亦在法國結束了他的一生，使其朋友和仇敵都轉向新的效忠處。溫和的反維李嗣羅黨領袖沙代里斯 (M. Tsaldaris) 也死了，於是國內的分裂又為之縮小。這樣，使國王突然得到一個樹立有力的王朝之機會。這是希臘戰後第一次開始從事建設，而終止浪費精力在無謂的憲政與個人的鬭爭上。

一九三六年選出之國民大會 (National Assembly) 證明了其實際工作的缺乏能力，兩個最大政黨有同樣的力量而又不合作。八月間，當自由黨試圖與共產黨協商藉以取消國會的均勢時，國務總理墨德薩斯 (General Metaxas) 即與以干涉。解散國會，宣布戒嚴，墨德薩斯順利地自行委派為獨裁者 (Dictator) 以代替國王。這樣的試驗——在希臘是非常習見的——究竟對於

內政有怎樣的影響，還不能判斷。但是墨德薩斯與國王都不是專制統治者，而且他們的獨裁，僅僅爲到達全國統一途中之一個難免的事件。

希臘外交政策中之因素，是容易說明的。第一，是對意的恐怖。阿比西尼亞戰爭與英意在地中海之競爭，使海之東部，成爲全世界之有力的危險地帶。希臘以其有綿長的海岸線與大批的島嶼，自知其爲法西斯意大利擴張計劃所涉及。在其對於這個威脅的回響中，希臘接近土耳其，發展對英之舊有友誼，而且，排除其在巴爾幹公約所應有的若干義務。它與德國進入友好的關係，但是仍然防禦過甚的德國力量。希臘是東南各國中第一個抵抗德國的商業進入的國家；在未付的債款變成不能控制時，它停止售貨與德，而且保留一大批的對外定單，給與德國以外之舊主，特別是與英國。

多瑙聯邦

雖然自從大戰以後多瑙河之安定，爲歐洲和平的一個條件，這已經得到廣泛的承認。然而一

切謀以政治方法達到這種安定的企圖，最初爲兩國其後爲三強國——法、德、意的競爭所破壞。而且，要想用小協約由保護和約而採取之堅決決議，來調和匈牙利恢復失地的決心，也證明了是不可能的。

多瑙河各國的糾紛，可以很容易的用純粹經濟方法與以解決，這見解，從無一人發生爭辯。多瑙河各國經濟聯盟計劃，經一個著名的研究委員多年的研究，也找不到一個缺點。問題是：歐洲各國寧可餓死而不放棄一寸領土，一段之條約權利，或一點國家聲望，倘用商務術語說明，則此種問題非常簡單。匈牙利，南斯拉夫以及羅馬尼亞主要的都是農業生產者；奧國與捷克則大部已經工業化了。後者兩國，都只能吸收另一國出口的剩餘農產品之一部，國外市場之唯一能夠吸收其他部分者，爲德國與意大利。假定在大戰以後，就能夠在多瑙河各國間建立商務協定，而且與德意締結補充協定，那麼大家都會很好。但是政治的競爭，却是太強大了。

以下爲近年來爲解決多瑙河問題而提出的較重要計劃。一九三一年，法國政府計劃爲多瑙河各國之過剩穀類，建立一個中央交易機關。再由各國工業間之協商以及在西歐借款，而與以補

助。這個計劃毫無結果。一九三二年，法國國務總理泰狄歐 (M. Tardieu) 氏計劃一種在多瑙河國家間設立農工業貨品之特惠關稅制度。這個計劃，因德國必須犧牲若干有價值的商務利益，乃被德國所打破。同年，在斯特萊薩舉行一個會議，討論多瑙河問題。它苦心的將泰狄歐計劃加以精製，作為多瑙河國家合作之用，但是對於如何出賣過剩產品的問題，無法解決。在這時候，不列顛阻滯了它的進展。

這種學理的或含有惡意的計劃，一個一個的過去；同時，多瑙河流域農民的束縛，也愈為加緊，其後於一九三三年又提出了意大利計劃，將經濟合作與保障多瑙河歐洲領土現狀之政治「協定」聯在一起。但是這個計劃，也和以前的相似，有一個反德國的傾向，因之亦陷於失敗。多瑙河各國大量的剩餘農業品，除非德國願意收買，即無法排洩；而且倘使德國不固執有商務的與政治的利益作為交換，則德國人實不上算。

多瑙河範圍在其本身的富源上安定起來，已經證明了是不可能的，而且現在也太遲了。經濟問題的長期疏忽，結果就產生了政治的上層組織。事實是這樣的：在一九三三年以後，德國最初不

能衝破法意所佈的政治連鎖。其後它知道這個連鎖是沒有經濟基礎的。它決定了在包圍它的堡壘中，打出它的出路不久即開始攻擊出路。德國在全部多瑙河以及巴爾幹歐洲，保持有最優勢的經濟力量。德國自東南方面之突圍而出，是最想不到而且爲一個最動人的事件，它劃分了一九三三年以後歐洲之轉向。

德國衝斷了連鎖

德國爲了原料與國外市場之劇烈缺乏，自一九三三年，開始增加其自多瑙河與巴爾幹歐洲農業國家之進口貨。在二年以內，德國對於穀物，果類，牲畜，煙草，木料，油，以及非鐵類金屬之購買，增加了一倍。

爲了缺乏外國證券，而且不能以充分的輸出，抵償它的入口貨，因之德國採用了簡單的不支付方法。這種方法，如其用在西方各國，將立即引起供給的停頓，現在卻使東南各國，陷入德國的掌握。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以及土耳其對於它們過剩出產品，感到阻塞。前四國

則比較好些。它們沒有選擇，只唯依購買者的條件出售。德國讓它的貿易債務增加，使這些窮困的國家認爲一個巨大的數額。債權者提出反對，德國則以只能用貨物代現金支付相對。其結果，所有這些國家，轉移其一大部的正常進口定單於德國，而其政府也與德國公司訂了軍備、鐵路材料、橋樑、工業機械，以及機器的合同。

但是這還不是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所發明的巧妙政策之唯一結果。同時，以正常商業之增加，德國還採取了有計劃的投資政策。它在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之重要礦業中插足，從而取得對於自身重工業不可缺的銅、鉛、鋅、銻、水銀、鐵礬土，以及其他原料之供給。它在一個大計劃上，以經濟援助了黃豆的培植。（富有者都建造了一個飛行機以運輸黃豆油。）它對於若干這些國家之生產，從食糧收成改爲工業收成（芋麻、棉花、黃豆等）以適應德國的需要，也得了保證。逐漸的，一國一國的都附隸於德國的連繫之上，這個發展以制裁期中對意貿易之停止而加速。

德國希望及時在多瑙河與巴爾幹各國取得食糧原料供給地以及工業品市場之保證。但是如果我們說德國能夠再像第一次那樣容易的發展其商業，未免輕率。有關係各國至少在一國以

上，是懷疑德國的計劃，而且寧願犧牲而不願在經濟上完全附隸於德國。此外意大利已經重爲東南歐洲之一個大主顧，法國也開始恢復其在同盟國中貿易與財政上之舊有地位。

無論怎樣，我們可以說：未來對於解決多瑙河問題之企圖，如果完全沒有德國的參加或其領導，是不可能的。倘使有某一個時候，多瑙河問題可以因政治上的許可由黑布羅斯堡帝國之繼承國家間之密切合作，而與以解決，這種機會，現在已經錯過了。德國已經踏進了東南歐洲，縱令不是一個盟主至少也是一個準決賽者。

經濟的深入不能不影響政治的關係，德國商務勢力之突飛猛進，使一班靠對德貿易增加爲利者蒙受利益。爲了軍械工廠取得工業機器以及軍備品之供給，使各國政府之間，變成親密，而且使供給者深知購買者之軍備政策。商人訪問德國，而德國之商業旅行家也走入東南各國。德國語文取得在教育中之特殊重要地位。輿論界也發生一種習慣：常說我們應當感謝在價格暴落最厲害時之經濟救濟者。除了這些自然發展以外，還有自德國官方或非官方發出之組織良好財政充裕之宣傳，而且這種現象也快要完成了。在匈牙利與保加利亞，德國已經勝利。在南斯拉夫他們至

少已經確定地取得廣大的社會同情。在羅馬利亞，右派政黨以及鐵衛團（Iron Guard）之法西斯運動，嚴厲攻擊政府之親法與親小協約國政策。二十年來親法政策之領袖，德都里斯古是失敗了。

德奧協定，已經衝破了分離德國與東南之阻礙。無論奧國是怎樣的懷疑着但是它熱心去參加德國市場之競爭。最後，捷克將發現其本身是站在流沙之上。與其爲德國軍隊所踐踏，聰明遠見之捷克領袖，或有一日與德國締約。

這種說明當然只是推論的。或者是由於德國勢力之突然伸長，以致在表面上較實際情形，尤爲嚴重。當然，當意大利被國聯所制裁，英法注意它們的糾紛時，德國會有顯著的進行。但德國前進的挫折，也並不是沒有的。

但是情形已經遠爲進步，使德國難於退讓。德國對於支配中歐東南歐洲之舊野心，已經鼓動起來，如果一旦向這個方向發展，則德國的希望將無可避免地走到更遠些：爭奪德國在地中海中心地位，已經成爲公開的國社黨目的。如果它們的智慧使它們避免與意大利在亞得里亞海衝突，

那末或將轉而採用經羅馬尼亞而達黑海之路線。這樣則實現前此夢想之柏林巴格達間鐵路與夫在中東建立「德國印度」，不是一個很大的路程。

德國仍然能夠在東南遭遇抵抗，但是它已經不能和那兒分開了。

第七章 地中海的危機

意大利的發動

在一九三五年秋，墨索利尼揭開了歐洲各國錯綜衝突的政策之幕。他先使法德交誼，不能轉眼他注；然後向英國挑戰，——經過多少惶懼以後，挾了足以使凱撒驚心動魄的賊物而去。這就是阿比西尼亞！新的羅馬帝國終於出現了，紅海的控制得着了，在蘇彝士運河的重要的利益分着了。因爲是在英國怒目相視之下而取得勝利，所以它的國威益隆。意大利顯示了它是一個一等海軍國，有在地中海中，英帝國的孔道上，佔據優越地位的權利。

英國握着地中海海軍優勢，爲時已久。它握住了直布羅陀（Gibraltar）和亞丁（Aden）以馬爾太（Malta）爲中途要塞；又因控制着埃及而能保護蘇彝士，所以英國這條航線已臻安全。在本世紀的開頭，英復與法成立堅固的諒解，因此英國航線益告鞏固。大戰以後，由於土耳其帝國的

分解，和俄國退出地中海舞臺，英國單獨控制着地中海，埃及爲英國的保護邦，巴勒斯坦（Palestine）和伊拉克（Iraq）成爲由英國管理的國聯委任統治地，尙有誰來向英國挑戰呢？

在大戰以前，德國對於英國在地中海的利益成爲嚴重的威脅，戰後德國已被排擠而去了——這是英國由於大戰所獲重大利益之一。一九二三年，亞倫貝爵士（Lord Allenby）討論（註）一九一七年妥協和議案有說：「在那個場合下，德國在奧國巴爾幹土耳其和敘利亞仍保留優勢，而由北海可以直通到波斯灣。德國作戰的目的，是在歐洲取得優勢，和打通到東方的路線，這些目的將可如願以償。但因土耳其的受挫和保加利亞的退卻，德國通往東方的路線已被截斷而無可補救了。」

在一九一七——一八年，亞倫貝爵士正統兵守中東歐，所部擊破了土軍，掃蕩了德方的威脅。德國於戰敗後二十年，重向地中海插足，這在上章已經述及。但在德國插足未成爲事實以前，意大利出乎衆料，打破了均勢，它已先發制人了。

意大利原與德奧共訂三角協商（Triple Entente），至一九一五年才加入協約國方面，當時

協約國會作慷慨的諾言以爲報答，這些諾言有的已經履行，有的卻已背約。意大利獲得前屬奧國的領土五千平方英里，它的國境伸展至卜侖那山徑和突里斯特港（Trieste）。在大戰後不久，由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所率的意國民兵雖然佔領了阜姆，但意大利所抱在亞德里亞海取得大塊土地的希望終未得償；在非洲，它渴望獲得廣大的領土，但亦只在里比亞（Libya）沙漠得到一些肥沃之地；在中東，它亦未能由土耳其帝國分得一杯羹。

自從它的代表由巴黎和會懷喪忍辱而歸以後，意大利即懷着深切的痛憤，在舉國痛心於失敗之際，法西斯主義乘機高唱勝利，正如十年後的希特勒主義然。

墨索利尼正搔着意大利人民的癢處。自一九二三年以來，法西斯外交政策的成因雖有種種，但它的第一動機乃在警醒各國。意大利是一個強國，歐洲人常譏笑意大利，好像鐵爾（Thiers）會有一個譏諷說：「意大利人絕不打仗，」意大利現在要息他們的悠悠之口了，加坡里多（Carporetto）一役的恥辱應該洗刷了。起初這還是一種誇示，逐漸卻成爲嚴重的事件了。

墨索利尼有如希特勒，飽嘗過早年挫折的教訓，因爲事出匆急，準備不熟，他曾迫而放棄哥夫

(Carr), 正如希特勒的讓步於奧國然。在一九二五年，墨索利尼已樹下公認的勝利的基礎。遠在魯登道夫將軍 (General Ludendorff) 寫其全民戰爭論之前，墨氏已抱有一國須在各種生活上備戰的觀念，教育，科學，實業，財政，報界和宣傳——均須站在單一目標之下，政爭不容存在，政府和統治黨應指導監督民衆，一切公私活動，銀行和重要的實業須由國家統制，國內生產應增加，外貨供給應減少，這些是十年來法西斯政策的綱領，——且已經趨於成功。

同時陸軍亦有增加和澈底改革，從大戰歸來的軍隊是紀律不佳和紊亂的烏合之衆；經過辛勤教訓以後，卒產生有力的徵兵隊伍，可以在歐洲露頭角了。在一九三四年，意國幾個軍團調至卜倫那山徑，即使希特勒着慌，而放棄他對奧國的冒險。一九三六年，墨索利尼揚言可調動八百萬有訓練的軍隊作戰，並未過甚其詞。大規模的空軍亦逐漸在建造中，並備有意美兩國設計的優良飛機。但是意大利主要的成就，尚在於海軍的擴充。

海軍的擴充最初靜悄悄的進行，當一九二五年意大利開始要求與法國海軍均等時，它尚不爲人所重視。（這些意大利人始終眼大於口，它沒有建造真正海軍的人財兩項。）其後，至少法國

已加以注意了，因為德國擴充海軍之故，法國海軍的一部份當時須駐於英吉利海峽，均等即予意大利以優勢。就意大利建造海軍的速度觀之，這種危險並非全然烏有，法國因此愈加堅決地拒絕意大利的要求，意大利乃進而自行其是了。英國只渴望改善對日美的關係，而不願與意大利作難，意兩國均未簽署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條約，麥唐納則已經簽字，英國海軍因此太受限制，而意大利的海軍計劃則倍增。

意國人向來精於造船，不憚於試驗驚人的新設計。在十年中，他們建造的海軍，就令未多於法國地中海艦隊，亦必相等；與英國地中海艦隊相較，意大利的巡洋艦和驅逐艦在數字上多兩倍，潛水艇多八倍，小艦尤多，而且意大利戰艦每艘均較英艦為新為快；此外，他們又正在建造世界上最速的主力艦兩艘。海軍人員重新編練，沿海防務加以強化，並在意大利，包括西西里（Sicily）及沙丁尼亞（Sardinia），和在愛琴海各島新建有海空軍根據地多處。

意大利的改造未為一般人所認識，及至認識而為時已遲了。各國人民不重視意大利，只讚美法西斯當局建造車輛，開闢低地，建造公路（供旅客之用），和劃定旅館價目；在他方面，他們指責

法西斯當局箝制人民自由，取締工會及政黨，和以武力削除異己。極少觀察家——英政府不在其內——能見到，法西斯的最初十三年係致力於備戰的。苦心陶鑄的利器正當及鋒而試，否則將要生鏽了。

唐寧街(Downing Street)極其鎮定，以為英意關係向來友善，而且事急之時，法國當可以實力助英，英法艦隊聯合起來，總可維持地中海的和平。

墨索利尼曾嘗試過和平的向外發展，但無結果：他想利用巴爾幹各國的糾紛，以期插足於巴爾幹，但反促巴爾幹各國化除意見，巴爾幹公約把意大利的勢力排除於半島之外；墨索利尼曾經宣告：「意大利在非洲亞洲的歷史的使命」——指安那多里亞(Anatolia)和阿比西尼亞——但只取得了里比亞沙漠中一塊良田，而且還是英國倦於再爭而於一九三四年放棄的；意大利在奧國和匈牙利的插足雖較為成功，但亦不能安枕，德國看見它自己的進程為意國所阻塞，極為憤怒，而德國在外交上的助力又為意國所亟需的；意大利和平發展唯一的具體的成功只在亞爾巴尼亞罷了。

山僻小邦的亞爾巴尼亞擁有油井和亞德里亞海岸線，意大利可以利用這海岸線以控制在亞德里亞的南斯拉夫海軍。意大利會投鉅資於亞爾巴尼亞，一部份為補助國王和政府，一部份為開發油源和其他富源。它曾經過數次挫折，但在過去數年中，意國勢力總佔優勢。依一九三六年三月的條約，意大利取得新油鑛開發權，管理烟草專賣和其他商務上的權利，使它對亞爾巴尼亞貿易的控制，益為強化。亞爾巴尼亞的陸軍雖不再由意大利軍官訓練，但在公共生活上，其他各部份均受意國「顧問」的管束。它現正建築新公路和鐵路；在威洛那（Vallona）設煉油廠後，油源生產將可急進；杜拉梭（Durazzo）港口將在意方監督之下而擴築；意大利每年補助二十萬鎊與亞爾巴尼亞政府，並借款一百餘萬鎊以供開發之用；其他半公性質的公司在亞爾巴尼亞的投資更多；盛傳控制亞德里亞海進口處的威洛那高崗，即將由意方構築砲壘。

意大利的控制亞爾巴尼亞雖於意國極有利益，但太不值十三年的外交工作了。意大利人口每年增加四十萬，它教訓民衆去向外發展，復擲全國富源以興軍備。對於和平發展的緩慢進程，它當然會感到不耐的。它擁有一等的海軍，偉大的空軍和強大的陸軍，它的實業已可適應戰時，且已

有應急的儲備，在一九三五年，天假以外交機緣，良機不可錯過了！

以是戰爭發生了，這是對阿比西尼亞的戰爭，因為其他戰爭沒有取得勝利的同樣機會。然而這種冒險究爲何成功呢？

恫嚇的手段

在一九三四年末，墨索利尼所遭遇的外交情勢，略如下述：德國已經退出國聯，兩年以來，致力重整軍備，極欲挺身而爲一等軍國，它怕孤立，所以謀取得意國之助；法國在內政糾紛中，對於德國的反抗和約，驚憤若狂；英國仍如前鎮靜地力主緩進，因受着和平主義和孤立主義運動的有力的牽掣，英國似極不願出而干涉歐洲。

德國懼怕孤立，法國則懼怕德國，如果意大利對此能巧爲利用，則可使英國置身局外。英政府一再告訴墨索利尼說，如果他不危害英國的利益，則英方不反對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經濟的優勢。這至少是他自己對於一九二五年協定的解釋，他可以作必要的保證，但是如果英國仍然反

對，則英國只能以大戰的代價出而干涉。在英帝國，由軍事當局決定的局部戰爭，誠為常有之事，但真正的戰爭，決於國會和輿論，他們將極力反對戰爭。無論如何，英國海軍已非昔比，而意大利已有優良的海軍，且備有新式飛機甚多。不，英國將不會冒險作戰的，——尤其不願不得法國的支持而作戰。

多年以來，英國外交界力促墨索利尼解決與法國的爭執，認為法意諒解為法國諒解的先決條件，然後才可進於一般的安定。一九三五年一月，墨索利尼和法內閣總理賴伐爾簽一協定，關於海軍均等，殖民政策和其他事件的懸案已得補救。而且出乎英政府的意外，賴伐爾更進一步實際上向墨氏保證說，如意國進攻阿比西尼亞時，法國將守中立；賴伐爾所得代價是，意大利允許撤退在法國邊境的駐軍，以便法國調兵十七師到德國邊境。這種代價對於法國的利益，固遠勝於在遠方的黑人帝國的自由。此外，意大利答應反對德國干涉奧國，並在北非不侵犯法方；關於國聯，兩政治家商定，在歐洲和平受德國嚴重威脅之際，如果一方有事於「殖民戰爭」時，他一方不利用這集體機構，以對付和平的台柱之一。

英國外交當局立即認識危機，擬出一個反計劃。據各種證明，該計劃的內容推測如下：立即與德國訂立協定，加強大的壓力於法國，對意國作有力的警告，聲明不容許意國的播弄。墨索利尼固可以設法抗拒英國這種行動，但他已經發出恫嚇，見機收回亦極可能，可是英內閣却錯過這個機會。

當時麥唐納任首相，西門爵士任外相，兩人均遲不決策，遷延待機。爲英政府實際首腦的鮑爾溫則對外交不感深切興趣。英政府發出幾通半軟半硬的照會與羅馬，委婉的說，英政府對於任何擾害和平的行動，極爲重視。到了六月，麥唐納和西門同赴斯特萊薩和墨索利尼晤談數日，締結極重要的外交協定，——但沒有暗示，如墨氏發動戰爭時，則一切合作將不可能。墨氏追思到過去所接的委婉勸告，本料英國將有更嚴重的警告，英首相和外相原已知悉墨氏的計劃，而竟不一提及以前的照會，墨氏遂由此認定英國實許他自由行事的。

假定在一九三五年春，英國堅決的外交干涉足以打破墨索利尼的計劃和阻止阿比西尼亞戰爭的話，則麥唐納和西門對於接踵而起的慘禍應負其責。鑒於若干證據，則他們的責任似不止

爲所屬機關的責任，本人亦與有關。至於這些證據，却未便加以討論。

英國政策表示過遲，當其表示時發言已多，費力亦大，但這時所存在的可能性已經少了。

一千一百萬人參加的著名的和平投票所發出的呼聲，重引起國民政府對於國聯的注意，這事在民主國家固爲應有之義。多年以來，國聯被認爲防止小紛糾（好像亞力山大王遇刺後，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間的戰機）的可歡迎的工具。惟是因爲法國不斷的謀拉英國進入以日內瓦爲中心的公約網，所以英國國聯政策的主要觀念，在力事躲避。法國一向力持遵照盟約明文，而英國爲防衛計劃主張和平和公理；法國一向希望對違約國實施集體的膺懲行動，而英國則認爲條約非至高無上，人們總有時不就範的。

適在一九三五年春，英政府中有一位對於國聯抱有較具體的觀念。外相西門爵士雖然縈心於「威力外交」並且依此而行，但艾登（Anthony Eden）則相信，在英國領導之下，國聯尙可轉變爲綏定歐洲的純正工具。艾登以「國聯事務大臣」的資格，親自在日內瓦調解南斯拉夫——匈牙利的爭執而告成功，他還想任外相職，在英國政界，青年人照例不容施展長才，——但鑒於和

平投票參加者的衆多，英政府已覺驚心；國聯的對意行動適與英帝國利益相合；而且正在形成中的政策於在地中海慎審試驗之後，容將用於解決德國問題。所以艾登奉命動員國聯以進行集體的威脅，而於必要時，更對侵略者採集體的行動。

英國社會紛紛響應，在舉國激動中，一切黨爭均告停頓，人民所注意的工作是防止戰爭，或停止戰爭之爆發後，他們準備爲和平正義而作大犧牲。

這時英政府因醉心於輕易的成功，而放棄初衷，西門爵士辭去外相，由狡黠的政客兼實際政治家霍爾爵士（Sir Samuel Hoare）繼任外相。他沒有充分認識其前任的錯誤。關於法國方面贊助的程度，他或則誤聽消息，或則疏於探詢。其後，所謂法國的詭計引起重大的憤激，但是一經詳細分析，法國之立場，則毫無疑義的，自始即可知法國絕不爲旁的目的而削弱它對德的防務。事情已經跑得太遠，墨索利尼對法國已加上外交的壓力，使法國不能超脫了。

這時當然只有訴諸英國海軍了。霍爾在日內瓦發表舉世狂熱的演說時，他希望墨索利尼對於五十二國的道義的指責就令不動於中，或亦懼於挑動英國的實力。

到了一九三五年秋，英國所有海軍如果能迅即集中於地中海，以封鎖蘇彝士運河，則或可阻止阿比西尼亞戰爭。但英政府未有計議及此，英國在日內瓦領導時，自以為施用威嚇足以暫停墨氏的虛張聲勢；但問題在墨氏已非再虛張聲勢了，他在外交上已經勝利，而且認定海軍的危機不致實現。

結果不出墨氏所料，英政府過於小視了意國的實力。英海軍司令們曾經譏笑意國海軍；霍爾爵士曾目擊過意軍在加坡里多的慘敗；英外交界堅持全無根據的見解——且力勸各閣員亦持同一意見——認墨索利尼已經不知所可，所以自始即未計及「軍事制裁」。國聯盟約的笨重機構雖然轉動了，而背後並沒有實力，只期望意大利不致不顧世界輿論的道義裁判和經濟制裁的損失。

在墨索利尼加派軍隊到里比亞和意國報界發表轟炸馬爾太的威嚇時，英國駐地中海艦隊雖已得到本國艦隊和遠東各艦的增援，但未接到作戰的訓令。馬爾太離意大利根據地不及六英里，易受空襲，所以幾已全撤，英艦隊已撤至直布羅陀和亞力山大利亞。在事件發生的初期，海軍

部原已批准舉行海軍示威的，一見到有發生大衝突之虞，亦覺驚慌了。

英海軍究竟以爲不堪與意爲敵呢？還是認爲就令一戰而勝，而其損失必將削弱英方對德的實力呢？原因何在，固不可知。無論如何，所可說的，是英國認識意大利的海軍力量已經過晚了，正如對於它的政治力量的認識一樣。

邱吉爾曾描述在地中海危機時的英海軍情狀，他在下院說：「我會聽到，調赴亞力山大利亞應急的一艘航空母艦，所載的飛機，其無線電具數目已不足用，且不合用；若干飛機爲臨時供給的，甚至於沒有承裝炸彈的框或投彈設備，極普通的機件亦不可得；有一新式飛機隊的全隊飛機不堪應用，迫得留在岸上，而代以舊式飛機，這舊式飛機亦只能覓得半隊。」尚有衆所週知的一個故事，說是有大隊意大利摩托魚雷艇，以四十海里以上的速度，在英艦船頭遊弋。據本人得自可靠方面消息，這事乃是事實。在他方面，有若干海軍軍官似亦曾警告意方勿爲已甚。當意國潛水艇在馬爾太海外作挑釁的演習時，英國小艦隊駛出炸擊，使意潛水艇搖擺不支——這是上院聽到的故事。

最後，英政府已知太露鋒芒了。因為法國堅決反對對意採嚴厲的行動，所以國聯未能有所動作。英國不能獨斷獨行，因為英海軍已不能亦不願冒險對意作戰。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霍爾爵士和賴伐爾妥協而訂立有名的和案，使意國作戰的目的幾全如願以償，這是悲慘的退却。英國國內立時議論鼎沸，非難國聯，全世人民已經曉得了有正義對錯誤的鬪爭，却不了解有這欺人的妥協，人類陷於這種幻滅的情形，為一代以來所未見。自是以後，除了對於殘破的國聯為彌補的工作外，已別無所事了。

此外，尚有一種錯誤的估計：英政府軍事顧問所抱意見，認為意軍在阿比西尼亞能於一季內有所分曉，——歐洲各國軍事專家幾全抱這意見，連意大利參謀本部亦不在外。如果這種意見是正確的話，就令半軟半硬的經濟制裁亦可收效，給養缺乏，國內不安，軍心渙散之際，意國可迫而對國聯就範。

這些結果並未實現，因為戰爭在六個月內已告結束。意大利得到德奧匈意外的大量接濟，雖則意國存金漸竭，但已渡過戰爭了。因為幾乎全世一致反對意國，所以意國人民同仇敵愾，而使墨

索利尼較前更得民心。在阿比西尼亞陣亡將士紀念碑上刻着：「衆多的敵人鉅大的榮譽。」這句話很可表示制裁實施後的意國情感。最後，除了一部份來自亞爾卑的部隊外，其他意軍驅使土人軍隊作苦戰，因此軍心沒有渙散，無何而戰事已了。

一戰而勝的原因，在巴多里亞元帥 (Badoglio) 計劃的收效，和阿比西尼亞軍隊的意外的軟弱。意大利年來宣傳和收買的準備週密，爲世人所沒有深悉。阿皇軍隊雖然勇於作尖兵戰，但沒有受過遊擊戰的訓練，而遊擊戰却爲成功的唯一希望；阿軍領導無方，戰略上和軍需上的微枝末節，萬幾決於阿皇一人；在阿比西尼亞人中，能認識阿國民力和歐洲近代軍隊的鴻溝者亦只阿皇一人；且阿軍將領之中，缺乏合作，其害更甚於飛機炸擊和毒氣。如果阿軍能支持到雨季，則國聯的支持容可發生效力。當意軍長驅而入亞特西亞巴巴 (Adis Ababa) 阿皇率他的幕僚出走時，意大利不僅戰敗了阿比西尼亞，而且戰敗了英國和國聯。

意大利的目的

在意國每間學校中，掛有一張地圖，表示羅馬帝國極盛時代的廣闊領土，以與意大利現有領土相比較。墨索利尼一向勉勵人民繼承羅馬帝國，使地中海重為意大利的領屬；生殖繁多的意大利民衆可以向外移殖，闢沙漠為稻田。阿比西尼亞——雖則這古老的帝國並未被羅馬征服——被認為是建立新羅馬帝國的第一步。墨氏固為善用外交之流，在戰勝了阿比西尼亞之後，他聲明意大利不再領土企圖，但他的門徒們却說，亞特斯的陷落是英帝國的喪鐘，英帝國的豐富的贓物將歸屬於意大利。事實究怎樣呢？意大利的目標又何在呢？

在勝利聲中，墨索利尼高唱移意國農民五百萬於阿比西尼亞各河流域。這種預測或者超越實際的可能性，並且任何計劃均需要多年的時間和大量的財力。

突然取得的威譽一朝有化為烏有之虞，強大的海陸空軍渴望着再現身，一個獨裁者一度藉轉移民衆目光於對外而得自保，如果他不曾再來一次，那他是個超人。意大利仍然是有爆發性的。

且不談法西斯黨不負責份子的胡思亂想，但意大利首先欲控制東地中海和到阿比西尼亞

的航路，則是明白的事。如果英方放棄了馬爾太，則意大利可以封鎖西西里和北非間距離一百英里的海峽，由此而截斷地中海第二段，最近意國海軍演習已表示正在試驗這個計劃。在東境，意大利須應付南斯拉夫，希臘，土耳其，亞拉伯各國和埃及；如果不是有英海軍在，則意大利應付或者容易。意國在希臘羣島有一重要的根據地位，於安那多里亞（Anatolia）對面，和韃靼（Dardanelles）之旁；羅德斯（Rhodes）和萊洛斯（Leros）島均設有海空軍根據地，而所有各島聞已設防。意國即可利用這個跳板而進攻小亞細亞，土耳其已深感到這種威脅了。再往東而有英屬西布拉斯島（Cyprus）亦為意國所覬覦；再則有亞拉伯海岸，這海岸是米索波達米亞（Mesopotamia）油源的屏障；如果猶太人可以移居於巴勒斯坦，意大利人何以不能移居於敘利亞？我們再看東地中海的樞紐——蘇彝士。

意大利已突然在紅海取得一大殖民地，在將來，它必然努力於維持和開發所征服的國家。她的主要的通商路線現為蘇彝士運河和紅海，而門戶却在英國控制中。進迫英國根據地的途徑有二：一由埃及，其一由紅海東邊的亞拉伯人民着手。意大利當然將試驗這兩辦法。如果它新興的勇

氣能不因忍耐而消失，如果它的國力足以支持長久的鬭爭，則意英的衝突終不可避免。如果意大利利用孤立無助的西班牙以在巴里亞力（Balearcic）羣島或在西班牙屬摩洛哥取得根據地的話，則英意衝突發生將更早。在這場合，不僅英國利益受大影響，而法國亦然，因為巴里亞力控制着法方到摩洛哥的路線，法國在摩洛哥有大批土人兵常時準備着調援於歐洲。

在國聯與意大利爭執中，法國舉足輕重。意大利能否再有動作，實繫於法國——現政府屬於左派——是否願容許意國進行新的侵略，以為意國助法對德的交換條件呢？至少，現在尙說不定。意國出乎意外的勝利已危及法國在紅海的利益，該地芝埔堤（Djibuti）港為到法屬越南的主要煤站；法方深恐意國將在阿比西尼亞編練大批黑人軍，因為法方是知道土人軍隊的作用的；此外，意國如侵害南斯拉夫，希臘或土耳其，將直接影響法國及其同盟俄國。在意德對奧已經妥協之後，意國願否依約助法而對德，亦為法國所疑的事；而且意國未來的動作勢將引起英國的積極抵抗，在意英之間，法國當毫不躊躇而從英國的，法國雖然未能取得英國助法對德的確言，但始終希望，於必要時，英國可再助法，無論是有約在先與否。

在將來，意大利須應付在它北境的侵略為懷的強德，德國為策略計，或將展緩它控制奧國和捷回南提洛（South Tyrol）的野心，但德國已抱有團結日耳曼民族之念，當不長久置卜侖那山以南的日耳曼人民於不顧的。所可想見的辦法是，德意成立諒解，將德國的活動暫時偏向歐洲東北，或者移至經羅馬尼亞而到黑海的一條線上。這種諒解可予墨索利尼以在東地中海施展計劃的時機，但這將使意與法更形疏遠，鑒於墨氏和希特勒個人關係之惡，這種諒解不過為不可靠的休戰罷了。

因為法德的態度，雖然發生種種困難，但意大利或可再設法使法德之中和化，有如它在一九三五年行而成功者然。這時有一個問題，即是意國經濟力量是否足於施行野心的發展計劃呢？

意大利帝國的財政

因為戰爭加之制裁的負累，意大利財政已告竭蹶。為確保勝利計，意國應撥鉅款以供綏定阿比西尼亞開發它的富源和殖民之用；為維持新近取得的大國的威譽計，它必須維持強大的陸軍，

並繼續擴展海空軍。它果能支持嗎？

獨裁統治對於若干已成的經濟法則可以棄而不顧，有如德國經驗之所示。通貨是虛構的，即有國王頭顱的紙片或賬簿上的數目字便是通貨，——它的價值繫於人們的信心，一個獨裁者可以使人民相信一切通貨和它的代替品（即信用）可以無限制的膨脹，在理論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關於金融和信用的實況，外國固不致受騙；但在實際上，可以限制對外貿易，統制一切對外收支，無論他國對你的通貨的觀念怎樣，幾不發生影響，唯一的條件是，所輸入的原料不要多過出口貨值。這個問題使中央銀行總裁們焦心，但獨裁者可以限制每個人所需的入口貨量，以為應付。如果生活標準已充分的降低，政府力能取締民衆的抗議時，則內政政費可以大量支撥而無損害。在過去十年間，意大利一方增加國內生產，同時抑低國民生活標準，由此而減低外貨的入口額。為供在阿比西尼亞作戰之用，意國會輸入油煤鐵，其他金屬化學品，毛織品和各種半製成的產品，為量異常之多。爲了這些入口貨，它陸續支出現金，如果戰爭繼續下去的話，則它的漸減的存金到一九三七年有枯竭之虞。自和平恢復以後，凡需現金償付的入口貨又可以再加限制了。在經濟制裁

施行時，意大利迫而發展以前所忽視的工業，一九三五年的穀產得於自給自足，這是歷史上的初見。一九三六年收成不佳，意國乃再輸麥入口，但不能由此便說，意大利因財政困難而不能維持或擴充現有的地位。

意大利前途的鎖鑰握於英國的掌中。

不列顛的大道

大不列顛在地中海的力量，再不能只以戰艦一類來估計。由於飛機的使用，土耳其帝國的瓦解，北非高度的殖民化，俄國放棄對外發展政策，通亞拉伯海岸油管的建築，中東亞拉伯民族主義的興起，最重要的，還是由於意國成爲一等強國；地中海的軍事形勢爲之一變。這些因素對於英國立場，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至於最後則決於英意鬭爭結果怎樣而定。

直布羅陀是堅不可攻的，多人說過，雲集於港中的艦隊有被敵方炸擊飛機圍炸的可能。但進攻武器之發明，倘未至使敵方缺乏適當的立即出而反攻的軍備，因之攻守雙方誰得勝利，要視自

然情勢而定，直布羅陀的地勢實最易於抵禦空襲的。在現階段的軍用品之下，英國當然能封鎖地中海的西方孔道。

馬爾太較不安全，在意大利炸擊飛機大舉來攻時，拉威里達（La Valletta）海軍港能否防守？各方對此意見不一。在一九三五年危機中，英當局認為以只留若干小艦於馬爾太而撤退其餘各艦為得策；自後英方雖正式聲明，英海軍不願放棄該島，但在英意戰爭時，英方是否堅守該島，則未定。意方炸擊馬爾太，英方當然可於同時反攻意大利南部的任何海軍港，但拉威里達已容易受襲擊，則在該港的要艦有被殲滅的危險。在他方面言，如馬爾太被放棄時，則意方可以封鎖西西里海峽，將英海軍裁為兩段。意方作戰地點可以接近它的根據地，而英方最近的根據地則在數百英里之外。

在東邊的英國根據地是亞力山大利亞。該港形勢奇偉，面積廣大，可容英國全部艦隊。英海軍以該港為根據地，當可保護埃及，蘇彝士運河，巴勒斯坦和通往海化（Haifa）的油管，自該油管建築後，在煤站上言，東地中海的英海軍已較以前為獨立了。固然英國之掌握亞力山大利亞，有賴於

繼續控制着埃及；但除非意大利或德國能戰勝英國，否則埃及實力不足以驅逐英海軍出亞力山大利亞，而埃及人是否願意出此，更爲可疑。任何民族都不喜歡受外人統治，但埃及人當不願以賞罰暴橫而大刀闊斧的意大利人，以易粗魯而善意的英國人，無論如何埃及在一九三五年已經安渡過一種震動，而英國在該處的地位已更強化了。

由上言之，英國於願意時固能封鎖地中海的兩端這似乎是驚人之論，而實則否。意大利不甚仰給於地中海外各國的供給，封鎖後唯一重大的結果，乃在使意大利和它新的東非帝國相隔絕。意國併吞阿比西尼亞以後，在地中海的東端確已產生了新的情勢和利害，意國有一部份軍隊駐在阿比西尼亞，它想移殖大批人民，並將不惜犧牲而投下鉅資，這種進程愈大，意大利更渴望於解除英國斷頭機在蘇彝士的威脅。解除的辦法或訴之戰爭，或由於友誼。

英國在地中海的主要利益，在維持與印度和遠東的交通自由。英國出入口貨的重要部份，均經過這條航路；雖然大部份貨物可以改道經過好望角海洋航線，有如歐戰時的情形，但英國當不願放棄環地中海航路——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亞拉伯半島和英屬索馬里蘭(Somaliland)的

重大利益。在對意作戰時，英方須不求助於本國艦隊而逕自防衛這些帝國利益。待英海軍封鎖地中海孔道時，意國即將封鎖西西里海峽，換言之，英國的根據地將不能防守這條航線，而只能作為反攻意大利海岸及其屬地的大本營，並藉此威脅意國謀和罷了。

可以用為在地中海作戰根據地的其他英屬地，只有西布拉斯。該地位於地中海的東北角於一八七八年由土耳其手取得，於一九一四年正式併入英國。現時該地沒有設防，但其地位——離小亞細亞四十英里，離敘利亞六十英里，離蘇彝士運河二百四十英里——可成為理想的空軍根據地，和有用的小海軍港。該島的中心為平原，有一天然港口，可為巡海艦和小艦安全的屏蔽。在西布拉斯建築海空軍港，需費估計三百五十萬鎊。一待意國征服阿比西尼亞後的軍事新形勢明瞭以後，英方當即撥用此款，固無可疑。實則海空軍的測量已經在進行中。

英國的目標在產生強大的地中海艦隊，使力足以應付意大利，而無需求助於本國艦隊。英國所以亟欲維持對德友交，這亦是原因之一。英德海約匆匆訂立，而其條件對德之利實出乎意外，蓋因當時英本國艦隊突有事於地中海之故。英國如已領受教訓，當不再蹈這個覆轍。德國正加緊造

艦至條約所許的等於英國總噸數約百分之三十五的限度，這點英國應該認識。英國的地中海艦隊除了能得東方海軍的調援外，應能獨力對意。

以政策輔助戰艦

德國擴充海軍的結果削弱英國在地中海的立場，此後將再不能將本國艦隊的大部份調往別處了。即在一九三五年本國艦隊他調時，英國會請法國、南斯拉夫、希臘和土耳其其於意方進攻英海軍時起而助英。英方根據地已少，且相距太遠，在大戰時，英海軍需用法國和巴爾幹各國的港口和煤站。至於在將來，這些港口可否供英國之用，乃為政策上而非戰略上的問題。在一九三五年前，英國政策大致係贊同法國意見，即買好意大利以博它合作維持和平，而對抗德國的企圖。當意大利拆夥時，英國政策突然轉向而贊成與德諒解，以便自由對意了。這兩種趨向均為暫時的打算，德國對英國安全的威脅，和意國對英帝國交通的威脅，均將繼續有加無減。

英國預防的手段之一，是和法國發展更密切的關係；另一手段是和南斯拉夫、希臘及土耳其

謀進一步的諒解。這些國家都不歡迎意國在東地中海的霸權，但欲避免意方的攻擊，則有賴於英國勢力的繼續。南斯拉夫已不能有何所作爲，它被困於亞德里亞海，它的海岸在意國控制之下；南斯拉夫的政策在同時忠於小協約和巴爾幹同盟，並與德國謀友好合作，這點前已言之。待至意國已堅固它在阿比西尼亞的侵略而另有所圖時，則南斯拉夫的第三種傾向——與英國合作——將可更加顯著。

希臘是傳統的親英國家。在英意作戰時，希臘海港和海島將予英國以最有力的幫助。國王喬治二世被逐後，留居英國有十四年，而他的復辟大半係受英國友人的勸告，所以他的復辟使兩國友誼的聯繫益爲強化。希臘有如南斯拉夫均是深懼意國的，南斯拉夫要求希臘於意國來攻時加以援助，希臘雖然加以婉拒，但若英國求助時，希臘固願挺身擔任。意屬愛琴海各島的希臘民衆正在呻吟於征服者鐵蹄之下，希臘絕沒有放棄收復此各島之念；並且希臘知道，如果意大利控制着東地中海，則一九二一年意方對哥夫的手段將變本加厲而重演，唯一有力的保障便是英海軍了。此外，尚有困難的韃靼問題。若干世紀以來，韃靼即在土耳其手中。但在土耳其之後，有俄國垂

涎着。百餘年來，英國力阻俄國攫取這個由黑海入地中海出口的海峽，如果俄羅斯帝國據有這海峽，則俄國將可危及英國經地中海的航路，俄羅斯由向外發展的帝國變為自足的蘇維埃國家後，韃靼問題的這一方面已經完全改觀了。

根據一九二三年洛桑條約 (Treaty of Lausanne)，韃靼海峽不設防，並永遠保障航行的自由，因此對於英國的威脅實際已經消滅。自後土耳其與蘇聯外交甚好，但是俄國雖曾幫助土耳其，由大戰浩劫而復興，為着恢復地中海權力之故，又使兩國疏遠了。在一九三六年，土耳其要求在海峽設防，並無留難即獲准許，討論土耳其要求的芒特洛 (Montreux) 會議微露着昔日英俄競爭的故態，蘇俄政府要求，如果在波羅的海或遠東的法國或俄國戰艦需要援助時，應許在黑海的俄國艦隊自由經過。目前俄國在黑海只有小艦隊，但擬加以擴充，同時蘇維埃政府希望限制各國海軍開入黑海之權。經過幾許舌辯之後，英政府卒告退讓，而博得蘇俄和土耳其的好感。

就實際上言，海峽恢復設防以後，可以強化土耳其對意大利將來進攻的抵抗，除此之外，固不致牽動地中海的均勢。

新土耳其

上述的場合常懸於土耳其人的腦際，墨索利尼常說，意大利有管理和殖民於安那多里亞的「權利」，該地現在爲土耳其版圖的一大部份。意方由羅德斯和萊洛斯發出的砲火，可及於安那多里亞海岸的一部份，且土耳其若干工業中心極有受空襲的危險。土耳其無海軍可言，它的空軍亦非意國之敵。它和蘇聯訂立防守同盟，固可得到相當的保護，但除了爲防衛蘇維埃領土之目的外，紅軍是否可以出動？凡是俄國的同盟國對此不能無疑。因此，土耳其樂於乘機改進對英關係，現在土耳其已成爲英國對意的可靠的援手了。

茲且略述土耳其國力復興的經過。自它倣效蘇俄，訂定兩個工業「五年計劃」後，土耳其已大半可不依外國資源的供給。戰後土耳其的國父和獨裁者凱末爾(Kamal Atatürk)曾經一貫的進行社會的和經濟的安定政策，鼓勵巴爾幹土耳其人和其他回教徒移居國內，撲滅疾病和提高衛生標準，據一九三五年的口統計，土耳其人口爲一千六百萬，在八年之際，計增加二百五

十萬，據料在將來每年將增加二十萬人以上。

兩千年來，土耳其成爲轉變西方地圖的招兵買馬之場。因世界大戰和土希戰爭的結果，它的現在領土迅即變爲地曠人稀，但是這種趨向現在已經反過來了。土耳其以農業國而兼有所需的工業，正在向安內之途邁進中。因爲是介於俄國和地中海各國之間，且位於中歐與印度洋的直通航線上，所以土耳其在國際事件中所處的地位，迥非依它的版圖和實力所可想見的。

土耳其與蘇聯已相安，在西邊得有巴爾幹公約的保護，該公約使土耳其和希臘有良好的諒解，並和保加利亞成立友善的邦交，所以它可注全力於應付意大利的威脅。它已編練強大的陸軍和相當規模的空軍；已建築或正建築許多新鐵道，使地中海和黑海及俄國邊界相聯絡，以便迅速運軍；土耳其所有外人經營的鐵道幾皆由政府收回，到一九四〇年，國內鐵道的哩數預計較一九二三年可增一倍；重要的工業均設在遠離安那多里亞海岸的地點。對於地中海問題，土耳其是站在和平方面的，——如果和平不保，則它將站在對意的方面。

在鐵砧上的西班牙

在討論中東時局之前，且稍述及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命運，將深切的影響地中海的均勢。有人說，西班牙沒有外交政策，它在前次大戰時的中立，雖已證實此說，但有三點須得說明：第一，對於地中海西部握有海軍優勢的國家，西班牙迫而和它維持友誼；第二，西班牙必須掃除對於它和西班牙在北菲屬地交通的威脅，因為在那裏不僅有大量的富源，且西班牙陸軍的精銳亦集於此；第三，西班牙繼續關心着前屬於它的拉丁美洲。

較之西班牙政策更重要的，是各國在西班牙的利益。百餘年來，西班牙的內亂不斷的促成歐洲各國間的險狀，甚至戰爭，因為西班牙的軟弱，才引起企圖控制地中海的國家的覬覦。

近年西班牙內政的歷史異常紊亂。經里維拉將軍(Primo de Rivera)八年獨裁之後，西班牙又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反宗教的和共和的色彩。在一九三一年，國王亞爾封朔(Alfonso)第十三世被逐出國，緩進的自由主義共和黨亞柴那(Azana)秉政兩年，他已不偏於極左，亦不偏於極

右，這種試驗照例歸於失敗的。亞柴那未能滿足社會黨，反驅使他們益走極端政策，此外又沒有肅清軍政方面的敵對份子，結果亞柴那政府爲左右兩方所棄，而於一九三三年下臺，旋即入於反動時期。三年之間，右派各黨肆行暴動，以示報復，一九三四年亞斯杜里亞（Asturias）工業區起而叛亂，卒被摩洛哥軍和飛機蕩平。

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間，西班牙平均工資降低百分之五十以上。

一九三六年二月，左派各黨團結競選，獲得大勝。亞柴那復任內閣總理，這是緩進派的內閣，在它執行改革案之際，可以得到社會黨、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黨之助。政府首先開始分配前屬教會的財產，清除反動的公職人員，逐漸提高工資和薪俸，令各學校脫離教會關係，但其進展，左方認爲太緩，而右方則認爲過急。亞柴那後來轉任共和國總統，便是有用意的罷工，地方叛變，焚燬教堂和殺教害士的事日有所聞，西班牙左傾之速顯已出人意料。軍官們，帝制派，法西斯派，教士和保守的西班牙人均懼托洛斯基（Trotsky）預言——「歐洲的兩端均將赤化」——將成爲事實。一九三六年七月，有大批軍隊謀叛，西班牙又陷入於內戰中。

西班牙正在白熱的砧上！大衆的覺醒——尤其是大衆的武裝化——已經過度，非任何緩進的政府所能控制。內亂的鐵鏈的使用，也不是最後一次，任何政府當不能長此佔有以前教會和貴族的土地和資產，而且西班牙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以為法西斯政府的基礎。無論中間過程怎樣，西班牙似必向左走，同時欲成立俄國式的共產蘇維埃國家亦絕對不可能，因為西班牙人是個人主義者，大部份工人均加入無政府黨或工團主義派工會，這些工會主張分權，並懼怕共產黨所主張的中央集權國家，莫斯科第三國際雖然拚命努力，但是共產主義並沒有在西班牙立下強厚的基礎。

當本文執筆時，最近內亂的下場如何尙不可知，據大勢觀察，似將再來幾次革命，而使西班牙成爲四分五裂。

西班牙的內政當必影響到其他歐洲各國的關係，有如百餘年來的情形。左傾的西班牙將與蘇俄和法國接近，並且將讓英國完全控制直布羅陀和海峽。

在他方面言，如果是由教會和貴族所支持的軍人獨裁政體，則將更與意德接近，兩國均曾援

助反抗共和政府的軍事叛亂，以削弱英法在西地中海的力量。十年前墨索利尼與當時西班牙獨裁者里維拉將軍訂立友好條約，法國爲之大震，但英國不爲所動。現在倫敦之重視這種威脅，將一如巴黎。由巴里亞力羣島和西班牙屬摩洛哥，意大利可以威脅直布羅陀和通往北非的法國航線。無論意大利能在這些地方插足與否，而它在西班牙外交勢力的增加，即將使東地中海現有風雲波及於西地中海。

拉丁美洲諸國在語言文化和歷史上，和西班牙相聯繫，但它們所愛的是教會和貴族統治的舊西班牙；如果西班牙左傾的話，則拉丁美洲或將減少它對於美國的反抗，從而逐漸組成汎亞美利加集團。

但是我們看得過遠了，在西班牙安定秩序確立之前，尙需經過長久的時間。

(註)載於路易喬治 (Lloyd George) 大戰回憶錄

第八章 蘇彝士運河的四週

意大利的挑戰

英國在地中海東端的軍事地位，寄托於三個地方，即蘇彝士運河，米索布達米亞的油井和紅海。

英國因支配着埃及和巴勒斯坦而可掩護蘇彝士運河；因控制着伊拉克而使石油供給可以安全，而巴勒斯坦則可保護通往地中海的油管；英國能控制着紅海，則以在亞丁設有海軍根據地，和與亞拉伯梭第三王國（Saudi）友好合作之故。

英國在中東權力的三個焦點，在軍略上成爲不可分的，如果有一處軟弱，則全部結構均將感到危險。

意大利的征服阿比西尼亞，是英國自大戰以來在該地所遭遇的最嚴重的挑戰。意大利現爲

海軍強國，取得了紅海印度洋邊的大殖民地。它正在紅海海岸的馬沙哇港（Massawa）構築防務，在將來，或將再建造其他根據地；阿比西尼亞的交通和富源逐漸開發以後，意大利將有大批土人軍隊可資調動；待母國和殖民地商務趨於發展，和意大利移民，投資和其他利益增加之後，意大利當必以在紅海的陸海軍力，以保護阿比西尼亞及其通商航線的。因此在英國通往印度，遠東，澳洲和紐西蘭的大道上，意大利的利益將日益增加，而足以影響這條大道的安全。換言之，意大利不免對埃及，巴勒斯坦，亞拉伯各王國，蘇彝士運河和紅海發動支配慾，在埃及和巴勒斯坦，意大利已經忙於宣傳了。

意大利在亞拉伯的侵略比較的是失敗，這是意國地位的弱點。在亞拉伯舞臺上，意大利是個後進，它的估計完全錯誤。英國支持國王蘇德（Ibn Saud），他在過去十載中，擴張勢力及於亞拉伯半島的大部份；它方面，意大利則為葉門（Yemen）國王的後盾，他對亞拉伯事力量甚小，最近且喪失一部份領土與蘇德王。但據可靠報告，意國在葉門的勢力仍強，將予意國在阿比西尼亞對面的紅海海濱以立足地，所以意國實橫跨着英國到東方的航線。

再進一步言，紅海邊的伊里特里亞 (Eritrea) 與印度洋邊的意屬索馬里 聯繫後——建築聯絡兩海岸的鐵道，爲意方計劃的第一端。——則新意大利帝國可由間道而迫近亞丁，和予意大利以通印度洋的獨立孔道。在大戰以前，德國謀建柏林——巴格達鐵道，以便不經蘇彝士和亞丁而逕達印度洋。意大利的地位亦多相似之處，德國這種計劃是大戰以前英德磨擦的主因之一，這是衆所公認的。

意國的侵略亦危及英帝國的另一路線，開羅——開浦 (Cairo-Cape) 航空線的安全，是不必贅言的。最後，英屬東非和南非聯邦的安全，亦與此有關，這點容待後章述之。現在應先討論，對於英帝國在中東的東西航線所受的挑釁，英國究竟怎樣準備應付它？

在埃及的堅決立場

跨越意大利交通線的中東各回教國對於英國發生新的重要性，埃及成爲英國重要根據地之一，比較從前益爲明顯。

奧斯汀張伯倫爵士 (Sir Austen Chamberlain) 曾於一九二八年向沙哇拍奢 (Sarwat Pasha) 表示：(註一)「我尚記得在一八八〇年代我們干涉埃及的情形。先父當時爲一大臣，其時各大臣會聲明，說我們的佔領只是暫時的，並將儘早撤兵，這種宣言是誠意的。但是環境太不由我們自主了。撤兵機會未嘗屆臨，四五十年以來的事件已明示，我們兩方均不能逃避上帝所賜與的地位，……上帝命定我們兩民族的姻緣，我們間的聯鎖已難解難分了。」

一九二二年，英政府放棄以埃及爲保護國，宣告埃及獨立，但提出四種保留條件，剝奪它真正的獨立。這四個保留條件經過十四年的長期爭辯才告解決，這些條件綜括着英國在埃及的重要利益：

一、帝國交通的安全：這即是說英國有權採取一切必要的方法，以防衛蘇彝士運河，尤其是英國陸空軍得駐於運河區和英艦得駐於埃及海上；

二、防衛埃及：英國堅持有權防衛埃及領土抵抗外方干涉，並且防止埃及的內亂。實際上的問題是，大批英海陸空軍留駐於埃及和埃及自行練兵的問題。埃及方面一向抗議英軍駐於埃

及各大城市，並要求對於英方之操縱埃及防務，定一時限。關於這點，雙方意見不一，因此解決埃及問題的友誼談判迭次阻攔，直至一九三六年，這個困難問題才得解決；

三、外人利益和少數民族的保護：這種保留條件，係指在埃及的若干外僑以前所行使的領事裁判權而言，結果，顧全埃及主權和外僑利益的一種妥協案，未經重大困難即已達到；

四、蘇丹的地位：在理論上言，英埃蘇丹係由英埃共同管理，但實際上，自一九二四年蘇丹總督李斯達克爵士（Sir Lee Stack）遇刺後，蘇丹軍政即完全在英國掌握中。關於這問題，亦卒於一九三六年獲得妥協。

英國在蘇丹的主要利益，為關於管理尼羅河水流和棉花的種植，植棉有賴於適當的灌溉。英國資本投於蘇丹者為數甚鉅，埃及棉花成為蘭開夏（Lancashire）的主要原料。此外，為保衛非洲其他英屬地計，蘇丹亦為必需：開浦航空線由北經蘇丹而南；在東非的英殖民地與蘇丹接壤，而意屬里比亞和阿比西尼亞則為蘇丹所隔斷。

四項保留條件的權利，是「不列顛帝國生存所必需，將來英國任何政府必如過去的政府一

樣，堅持不渝的。」這是張伯倫在上述備忘錄中所說的話。

英國的政策向不企圖使埃及殖民地化，無何英國即放棄上述四條件以外的權利。自一九一二年以來，英埃開會不知幾次，它的目的即在和埃及以主權國的地位簽訂友誼同盟條約，以期保持埃及獨立，而同時保留英國的利益。因為有意大利侵略的威脅，才使埃及民族主義的志趣和英國軍事的需要的鴻溝趨於接近，這是前所未有的。

一九三五年，意大利集重兵於埃及西境；一九三六年，阿比西尼亞滅亡後，意軍又進至埃及東境。因為意國在蘇彝士運河，紅海以及在東地中海的利益日深，埃及民族主義派才恍然於埃及的獨立有賴於英國的保護。談判於一九三六年夏開始，至八月二十六日在倫敦簽訂「永久同盟」。英政府允許撤退駐開羅的英軍，並於八年內撤去駐亞力山大利亞的英軍，但聲明在埃及其他各地所駐英軍須較前更多；並將建築軍路，以期軍隊經過尼羅河三角洲而迅速運至里比亞邊界；英國駐軍的期限未有說明，但規定埃及得在英國指導之下，編練強大的土軍，以便一朝起而防衛國家。

亞力山大利亞港由埃及政府出租，英國將在該地建築大海軍港，這個軍港將為東地中海的英海軍的軸心，足與印度洋東端的新加坡相媲美。

埃及在國民黨佔第一位的國民政府統治之下，顯然已經決定，寧願英國繼續控制，而不願受治於意大利，如果英國退出時，意大利是必起而代之的。如果時局應付得宜，埃及在將來若干年間，將為英國有力的支持者。但不應忽視的是，埃及的支持英國係以認英國擁有較強大的軍力之故，如果英國國力受內外事變的攻擊，或則意大利能在東地中海佔着優勢的話，則埃及將再作打算的。

許給兩主的地方

為保護蘇彝士運河和到印度的航空路線計，英國必須握有巴勒斯坦；而且由伊拉克出發的油管，經過沙漠而達巴勒斯坦境內的海化大港，東地中海的英海軍所需的油即仰給於此。

在大戰以前，巴勒斯坦為敘利亞——兩地均為亞拉伯的一部份——的一區，受土耳其的統

治亞命貝爵士得亞拉伯軍之助，乃驅逐土耳其軍出亞拉伯。爲求亞拉伯民衆襄助抗土起見，英方各代表各向亞拉伯領袖發表互不相容的諾言，就麥馬漢爵士（Sir Henry McMahon）於一九一五年以代表英政府的名義，向麥加（Mecca）大吏允諾承認亞拉伯獨立。這種諾言被認爲可代表英國真正的政策，該麥加大吏當時係亞拉伯人公認的領袖，其後卽位爲漢志國王虎新（King Hussein of Hejaz）。但虎新一派所企求的大亞拉伯國家沒有實現，而他的兩子則已登亞拉伯的王座——一個是伊拉克國王費沙爾（Faisal），一個是外約坦（Transjordan）君長亞都拉（Emir Abdulla）。至虎新本人則被蘇德逐出國外，蘇德征服了半島的大部份，他的勢力及於紅海海岸和伊拉克及外約坦的邊界。

法國力求在亞拉伯獲得一立足地，卒取得敘利亞爲委任統治地。在著名的一九一七年巴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中，英政府允許猶太民族運動代表，讓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五年之後，麥馬漢爵士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聲明，在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致虎新一函中，他立意不將巴勒斯坦併入擬議中的亞拉伯獨立國內；至一九二二年六月，當時

任殖民部大臣的邱吉爾亦接受這種意見，當日的白皮書便是以後英國政策的基礎。

但是在大戰時所發的諾言已多，且含義不清，亞拉伯人極力辯論，說是當時允許將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均歸屬他們。在亞拉伯人看來，敘利亞的移屬法國，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乃為侵犯他們的已得權利。關於這些要求和反要求的爭辯文件至多，這種歷史的問題終未得到解決。關於巴勒斯坦，有一個簡單的事實，即是亞拉伯人和猶太人各認為是應得之地。一九一七年的巴爾福宣言已承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殖居之權，一九二三年，國聯以巴勒斯坦委任英國統治時，該宣言曾列入國聯條件之內，——但附有一種諒解，「即不得有妨害巴勒斯坦現有非猶太民族的民事上和宗教上權利的行動。」

猶太人乘機遣大批苦痛的同族移居於有希望而安全的地方，因得英美等國猶太人捐金之助和受狂熱的驅使，猶太移民在極短期間內將荒僻之地變為繁榮。事實上猶太人已將巴勒斯坦由聖地化為近代的國家，在中東已可佔一重要地位了。在過去十五年中，巴勒斯坦猶太人由六萬增至近四十萬，亞拉伯人由五十五萬增至九十萬，沙漠成為良田，近代城市出現，公路交通頻繁，和

許多外國市場已有通商。

巴勒斯坦的亞拉伯人見猶太人殖民的鞏固而益驚心。在戰後初年，猶太人移入的，每年不過數百人，亞拉伯人對之尚不重視；其後涓滴蔚成江河，他們才怕巴勒斯坦終將成為猶太國家，而亞拉伯人將成為少數派。如果猶太移民最近仍然絡繹不已，則猶太民族運動或將使巴勒斯坦成為猶太國家，惟應表明者，即移入的猶太人尚能自制，且已使該地達於空前的繁榮了。

亞拉伯人對於猶太民族之家的建立不斷的反抗，其原因便在這裏。亞拉伯人所提出的種種不平，雖然各有多少理由，但總不外說，猶太人的大量移入實危害巴勒斯坦的亞拉伯色彩。皇家委員會曾迭次調查亞拉伯人的不平，並且承認其一部份。亞拉伯人的主要要求是停止猶太人的移入，但除非放棄巴爾福宣言和國聯委任統治的政策，否則不能接受這個要求。關於猶太人的購地，亞拉伯人的參政，或給以財政上經濟上的利益等等，雖予亞拉伯人以退讓，而他們終不認為是適當的代價。

這裏便發生一個問題，即巴勒斯坦亞拉伯人能否得到亞拉伯民族的多數和一般回教徒的

支持呢？他們極力使猶太人移居問題成爲汎亞拉伯人或汎回教徒的問題，他們的代表在外約坦、葉門、伊拉克、梭第王國和埃及極其活動，他們並謀鼓動印度回教徒的同情。（在一九三二年耶路撒冷汎回教徒大會中，印度回教領袖 Maulana Shaukat Ali力陳保留巴勒斯坦爲亞拉伯國家是回教的共同問題，他的兄弟 Mohamed Ali 在倫敦逝世後，移葬耶路撒冷，曾有一番盛況。）梭第亞拉伯王國、伊拉克和外約坦的當局雖會調解於巴勒斯坦、亞拉伯人和英政府之間，但擴大事件的企圖未有顯著的成功。

惟是巴勒斯坦的糾紛或有引起中東全境反英運動之虞。鑒於意國在這些地方力圖威脅英方，則亞拉伯各國的同情和合作，較前尤爲需要，英政府將審慎地應付巴勒斯坦的亞拉伯人。就令不得其教友之助，而他們亦可予英國以大患，由最近亂事中伊拉克——海化油管被割被焚等事可以見到。

在他方面言，猶太人的支持於英國亦極重要，猶太民族主義者已使巴勒斯坦成爲重要的可愛的殖民地，它的前途繫於他們的努力，尙有更重要的一點，如果英國違反對猶太人的諾言，則將

失去美國等地有力的財界的同情，在大戰中，這般財界已證明握有大力量。如果亞拉伯民族主義將轉而反英時，則巴勒斯坦猶太人亦可爲有力的抗衡。

不久將有微妙的決策。當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尙佔少數時，英當局在猶太人和亞拉伯人利益之間，尙可作公平的解決；現在猶太人移入者已衆，英國的工作將不止於爲警察而已。一向沒有一個建議的政策，以使兩民族同爲社會的和經濟的進步而致力，但是欲避免英國在中東受到嚴重的挫折，又只有這一個途徑可走。

亞拉伯

回教在政治運動上已成弩末。土耳其帝國解體後，回教徒已失了台柱。自大戰以來，土耳其一再打破可蘭經的聖諭，使虔敬的回教徒吃驚，近代的土耳其已不能列入汎回教國和回教教主的門徒了。在埃及和亞拉伯，民族主義已代替了宗教上的俗慮。在梭第亞拉伯王國的清淨派回教徒和其他各國，尤其是波斯，阿富汗和北印度的類似運動中，確乎還保持着舊的精神，印度回教徒且

久已夢想各國回教徒的一致結合，但他們的幻想已失去熱焰，而只爲企圖增加回教徒在印度政治上勢力的策略罷了。印度自治運動強大之後，印度七千萬回教徒對印度以外回教徒的關切必更減少，簡言之，回教徒已失去以前團結力的大部份了。

這種發展使英國在中東的工作稍爲簡單，擾亂由摩洛哥到喀什米（Kashmir）的回教徒的妄舉已不虞實現，新的動力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較之熱狂的宗教是較易於駕馭的。蘇德王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五年征略的結果，使半島的大部份受治於開明的英君之下，自一九一七年來，蘇德王即接受英政府的補助；六年之後，英國提出「外交大計須受英政府指導」的要求，以爲繼續補助的條件，國王亦忠於履行諾言。

國王虎新被蘇德逐走，但自大戰後，他的兩子登亞拉伯兩國的王座，費沙爾爲伊拉克王，亞都拉則被任爲外約坦的君長（Emir）。外約坦是國聯委託英國統治之地，和巴勒斯坦、敘利亞、伊拉克和梭第亞拉伯爲鄰。外約坦雖如巴勒斯坦同受英國統治，但沒有亞拉伯和猶太人的爭執。如果猶太人能在巴勒斯坦奠定它的地位，則他們或將及時要求移居於外約坦的權利，外約坦的君長

對此並不反對，現在該地已成爲梭第亞拉伯和地中海的緩衝國，這就是它的重要性。

伊拉克最初亦係國聯委託英國統治之地，但以後變爲獨立國。費沙爾王爲亞拉伯領袖之一，當歐戰時，英方對他亦嘗有種種諾言。有一時期，他原將駐於打馬斯加斯（Damascus）以統治疆域擴大後的敘利亞的，但因法國要求敘利亞，費沙爾乃取得巴格達的王位以爲報償。

伊拉克的關鍵在石油。在洛桑會議中，曾有焦急的新聞記者詢問張伯倫、毛蘇爾（Mosul）油場問題究竟怎樣解決？「油」他答：「我並不知道在毛蘇爾有油。」（這位張伯倫曾向埃及及首相說過，英方須留在埃及，因爲上帝要他們這樣做。）今日已可不必諱言石油了。一九二三年洛桑會議結果，毛蘇爾大油場併入伊拉克，自後且大舉開發，通往地中海的油管於一九三四年完成，該油管有出口兩處，一在巴勒斯坦的海化，一在敘利亞的突里波里（Tripoli）。無論在經濟上和在軍事上言，伊拉克的石油於英國大有價值，東地中海英海軍所需的油即賴通海化的油管爲供給。同時爲保護英國在波斯的石油利益計，伊拉克又爲便利的根據地，且爲英國——印度航空線的要站。這些便是英國駐許多空軍於伊拉克的主要理由，雖則這些空軍於抵抗游牧民族侵擾伊拉克，

亦極收效。

一九三〇年，英國放棄統治責任，承認伊拉克王國的獨立，並和費沙爾王簽訂友好同盟條約。除了關於維持英軍及英顧問的保留條件外，獨立後的伊拉克受英國的操縱，較前更不可免。事實上，除了信賴英國之外，伊拉克別無他道可走。一個未開發的小國當然無力以守護這大油源，倘非世人分明知道，他國干涉伊拉克時，英國將視同對於本身的直接攻擊，則伊拉克是不能長久獨立的。英國的統治雖然使受治的民族含怒，但所用的方法又使他們不願捨此而就彼。

法國堅要統治敘利亞，管理亞拉伯半島，民性爆烈的一部。它的事業尙沒有顯著的成功，敘利亞和里巴濃 (Lebanon) 共和國接壤，居民複雜，有耶教徒，猶太人，特路斯教徒 (Druses) 和亞拉伯人。他們彼此之間以及和統治國均時生衝突，自法國人來主該地後，杯葛暴動和革命有如家常便飯，力事鎮壓之後，才得維持治安。在鎮壓時，打馬斯加斯古城亦曾被炸毀。近年來，自治團體逐漸出現，法國屢次想放棄統治，改訂同盟條約，有如英國和伊拉克然。一九三三年，打馬斯加斯議會拒絕法國第一次提議，但到了一九三六年九月，以英伊條約為榜樣的同盟條約，卒在巴黎簽字了。法國

所最關心的，是由伊拉克出發的油管，該油管的第二終點在突里波里，自該管建造後，法國才不仰給荷蘭、英國和俄國的油。

敘利亞分爲五邦，每邦有它的憲法和旗幟，政界雖然正討論組織敘利亞聯邦，但五邦的人口和問題極爲歧異，有難於戡破的困難。法國現已允許以三年爲過渡期間而允許敘利亞完全獨立，彼時委任統治即將取消，敘利亞將加入國聯；但法軍仍然留在敘利亞，一部份爲保護油管，一部份爲保護種族上和宗教上的少數派。

年來有改敘利亞爲王國的提議，但成功的希望甚小。埃及前任督撫 (Khetive) Prince Abbas Hilmi 爲中東英明而富有的一人，他想登打馬斯加斯王座，但無論尋求怎樣的解決，敘利亞在消滅內亂而插足於亞拉伯事務之前，須經過長久的時間。

意阿戰爭對於中東各國有顯著的影響，在戰爭爆發後的數月內，蘇德王和虎新兩子的舊恨已消，梭第王國和伊拉克於一九三六年四月締結同盟條約；梭第和外約坦邦交本因邊界爭執而不安，至此亦轉爲友善；梭第亞拉伯和葉門兩國雖然於不久前交戰，但至今亦成立諒解，葉門的態

度頗受意大利的影響。

最重要的動作還是梭第亞拉伯和埃及的訂約，兩國於一九二六年斷絕邦交，關於宗教和財政問題不斷發生磨擦，一九三六年五月訂立的條約，規定兩國恢復正常邦交，對於赴麥加和墨丁那（Medina）進香的埃及香客，予以最惠國的待遇，埃及則恢復繳納聖城補助金。

在意大利威脅之下，在中東的亞拉伯方言國乃起而共同防衛，甚至受意大利操縱的葉門國亦不能自外。他們的多年紛爭卒已泯滅，這大半係由於伊梭王有聰明的政治家風度，他已顯示能出而擔當危局。亞拉伯各國的新團結即為英國實力的增進，在某種限度內，可以補償英國因意國侵阿而喪失的力量。

退出地中海

空軍發展的結果，地中海已變為海峽了。七十年來，地中海被認為英帝國的孔道，現在意國以侵略的姿態出現，它至少要在東地中海取得優勢，因此危及英國的地位。如果意大利的抬頭仍然

不加以阻遏，無論親意的法西斯蒂化的西班牙和德國有無進入東地中海而引起進一步的糾紛——則英國終有一日或作戰或退卻的。

換言之，如果在將來任何危機中，地中海的航路彼封鎖時，英國須決定或以武力奪回控制權；或退出地中海，不再利用蘇彝士運河，而集中防力於蘇彝士開關前的環好望角的帝國航線。因直布羅陀和亞丁穩在英國手裏，地中海和紅海在兩端可以全被封鎖，故海軍由地中海內部而進攻這航路，乃爲不可能的事。至於好望角航線，沿非洲的兩邊海岸港口和煤站甚多，英海軍退出地中海後，可以厚力保護航運，而且由地中海調出的海軍尙可補充在北海和遠東防務的不足。

地中海航路久已被認爲英帝國的動脈，能維持與否爲它的生死問題，實則英國之需要地中海航路，沒有表面所觀之甚。(註二)英國所需的食物及原料，平常經過地中海的只佔它的入口的五分之一，——由地中海內各國來的佔百分之十一點四，由蘇彝士以東各國來的佔百分之八點七。由印度出口的貨物繞道好望角時較之取道蘇彝士的距離幾達二倍，由中國出口的達三分之一，由澳洲出口的達十分之一，雖然時間延阻，但東方貨運不致長此停頓。往來於東方航線的船隻

雖然增加，燃料成本較昂，惟可省下蘇彝士運河過境稅。至於由地中海各國輸往英國的貨物，大部份是埃及的棉花和西班牙及摩洛哥的鐵屬及化學品，後者或可由直布羅陀海軍押運，因意大利似不致以武力侵及西地中海，就令這些供給完全停止，而英國工業亦不致大受妨害。

由是言之，則英國在戰時固可以退出地中海而不致有饑困之虞；但它將坐視馬爾太、埃及、巴勒斯坦和西布拉斯陷於敵手，至於米索波達米亞的油井，陸空軍和波斯灣的海軍當可堅守，而通往地中海的油管則將割斷，免為敵方利用。

英方退出地中海後，亦須放棄埃及，這裏便充分顯示英帝國在非洲所受的大損失。如果英海軍退出地中海，則意方可以由海上，由里比亞和由阿比西尼亞同時進取埃及。果爾，則英屬東非將怎樣呢？現在該地已感受到由阿比西尼亞來攻之虞，在由突里波里以至印度洋的意方勢力圍之下，英屬東非可以支持嗎？東非陷入敵國之手，又是否不予世界最大寶庫的南非以致命的威脅？

英國固可放棄地中海而無立即崩破之虞，但必危害它在非洲的地位，而這地位對於英國的重要，亦如在美洲和亞洲者同。所以，英國唯有繼續防衛在地中海的地位，同時確保好望角航線的重要。

安全，以資應急。現在所致力者亦是這樣。馬爾太防務行將增厚，西布拉斯勢必成爲海空軍根據地，亞力山大利亞將新闢海軍根據地，海化將成爲海軍港口。就令馬爾太不能守，和意大利可以在西里海岬截斷通商航路，而在可以預料的情勢之下，至少英方是可以堅守東地中海的。

(註一) 白皮書Cmd., 3050.

(註二) 以下數字係引一九三六年六月八日「每日電報」Hector Bywater一文。

第九章 印度和它的鄰邦

自治和國防

印度加入國際舞台，乃由於它的地理情勢使然，而非由於它有任何積極政策。印度如三角形，一邊和中東爲鄰，他一邊和俄國爲鄰，又經西藏及中國而通遠東。印度海岸線綿延，故紅海、波斯灣和新加坡海峽均是印度防務的要區。印度又爲英帝國的台柱，它的安全繫於英帝國的實力，同時英帝國的實力又繫於印度的安全。因爲這種理由，印度的防務成爲對亞洲的國際政策樞紐之一。

在歷史上言，這種情勢已爲人所認識。六十年前，英國即有人言，俄國一到奧克薩斯（Oxids）即如到了恆河（Ganges）。俄國向帕米爾（Pamirs）推進，會引起英國的敵視，在五十餘年之間，削弱波斯舊帝國和使阿富汗與外界斷絕的歪曲外交，其動機亦在於此。因爲英人懷疑俄國在西藏

有何勢力，所以才有到拉薩去的「榮赫鵬 (Younghusband) 考察團」揭開了最後一個神祕王國之幕。因為受英軍和英國外交的保護，由辛特 (Sind) 海岸以至緬甸邊界的印度山脈得告安全；又因為英海軍由亞丁到新加坡佔有優勢，印度的海上門戶亦得着保護。

英國在亞洲的力量，由中東而至遠東，以至於澳洲，和它在印度的地位共存亡。印度新憲法取得了大量的自治權，英國今日當前的問題是，這新憲法將削弱整個英帝國和陷英帝國東部於危機到怎樣的程度對於這問題的答覆，也就是解決中東問題的鎖鑰，待下述之。

印度新憲法不致即刻影響到英國的軍力。一九三五年印度政府法案實際包括兩部份，一為關於省的，一為關於中央政府的。在各省將設立對議會完全負責的政府，至一九三七年，統治各省的內閣須對普選產生的議會負責。這次法案以一九一九年芒台期——柴爾斯福 (Montague-Chelmsford) 改革案為基礎，依該改革案，省政府分為兩部，一部對選舉的議會負責，又一部則為文官。這種兩頭政治現已代以完全的自治，所剩的唯一的限制是總督保有特權，以保護少數民族的利益，並確保對英國商務沒有歧視的立法。

在中央政府方面，變動尤甚。各省和半獨立的主權邦將合組爲聯邦，使全印度統一於一個政治單位，這是歷史上破天荒的事。印度現在分爲兩部：一部份區域在英國主權之下，由英王代表直接統治；另一部在印度統治階級統治之下，英王根據條約和協定在政治上可以支配他們。較大的印度各邦如海德拉巴 (Hyderabad)，喀什味 (Kashmir)，賈梭爾 (Mysore)，巴羅打 (Baroda) 和特拉文哥爾 (Travancore) 在實際上均爲王國，它們的行政幾不受在印度的英政府的干涉。

英國統治了百餘年的結果，雖已完成印度經濟的和財政的統一，因郵政電報和鐵路統一之故，各邦和英國統治下的印度雖有日益密切的聯繫，但在政治上，它們仍然獨立，印度政府對它們不能行使立法、司法的和行政的權力。在新憲法之下，這種情勢將有變遷。在中央，將設立統一的聯邦政府，英印和印度各邦均行加入。聯邦政府的職權規定分明，主權邦加入聯邦須放棄一部份的主權。這種複雜的談判尙未告結束，但所有大困難現已打破，依各種情勢，印度新聯邦政府可於一九三八年成立了。

到那個時候，除了外交和國防外，中央政府須對印度兩院議會負責，外交和國防兩項暫時仍

由英王代表直接措置。除了這種重要的保留之外，總督對於聯邦的信用和財政政策尚有監督權，他尚負有特別的責任，使各邦，各少數民族和英國商務的利益不致受害。

由上可知，關於省政的全部和聯邦的大部份，新憲法將移交印度人完全自治；即在國防和外交，聯邦內閣的意見亦必有大力量，特別是因國防和戰爭不僅靠軍隊，亦靠有舉國的領導。關於國防和帝國政策之權雖尚握於英人手中，但待新聯邦政府成立後，印度對這兩事的態度亦極關重要的。有數方面深恐，在倔強的民族主義派操縱下的印度內閣和議會，或將利用新憲法中的機構，以削弱英國的權力；如果印度對英持敵視態度，則英國在亞洲的力量當受打擊，是則在中亞政治的和軍事的均勢上，將失去安定的因素，該地國際情勢或將陷於紊亂中。

新民族主義

但是鑒於印度的政治趨勢，這種惶恐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呢？我們知道了施行新憲法的政黨和政團後才能答覆這個問題。在印度，最有力量和最具有組織的政黨當然是國民大會派（National

(Congress) 在多數省份的議會和內閣中佔優勢的當爲該黨。國民大會是什麼呢？這可說是印度所有民族主義份子的聯合，他們均努力於印度的政治獨立。國民大會非普通所稱的政黨——即是說非有詳細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政綱的組織。國民大會是各黨的聯合，分子複雜，由尼赫魯 (Pundit Jawahar Lal Nehru) 所領導的社會主義者，以至印度商會代表均在其內，該商會代表的政治目的乃在以印度資本主義代替英人資本主義；國民大會復包羅極端正統教派的代表和最急進的改革家，前者認所有社會改革卽爲攻擊宗教，如潘特馬拉維亞 (Pandit Malaviya) 是，後者則認印度所有社會和宗教制度均爲進步的阻力。質言之，國民大會是法國人所謂「民族聯合」(Bloc national)。

國民大會中的多數意見雖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但是並不走極端，這由本屆主席尼赫魯力勸大會杯葛選舉的事，可以見之。各省黨團幾一致主張應接受和施行新憲法，尼氏和他所領導的社會黨雖然力阻大會勿有最後的決議，但大會卒以大多數決議，設立議會委員會，該委員會現正忙於競爭省選舉。在事實上，國民大會已告破裂：社會黨和其他抱有急進的社會計劃者已告

孤立；整個黨都正致力於議會工作。清除了革命份子後的國民大會，在新憲法之下，將成爲急於利用改革案，以完成民族政綱的民族主義政黨。

在中央政府方面，印度政府法案多少已決定了政黨的分化：聯邦議會議員的三分之一和上議院的十分之四，均分配於印度統治者的代表；歐人商界，印度實業界，商界和少數民族派又佔了三分之一；故民族主義派只能爲少數黨。對於一切帝國事項，各邦和歐人及印人商界的代表以特殊利益關係，當必爲英國勢力的後盾；民族主義者除了少數革命集團之外，在原則上亦不致反對英國在亞洲實力的維持。所以，疑慮印度新憲法將削弱英國在東方的地位者，實全無理由。

而且，印度人已得參預印度的較高政策，必由此更認識由於印度地位所引起的國際問題。在過去數年之內，印度的陸海防頓形重要，英日海軍談判破裂以後，使印度人知道新加坡軍港的切要。意大利在非洲樹立了強大的帝國，它的海軍達到了亞拉伯海，使英國的湖變爲國際鬭爭的場所。西印度的海防不能再靠小艦隊或遙遠如新加坡的海軍。蘇俄操縱新疆和日本在亞洲內地的進出，又使陸上邊防成爲當前的問題。這些並不只是英國政策問題，亦是印度安全問題，關於這個

重要問題，印度各黨，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亦在內，已表示深切的關注了。

印度的海軍

在紅海海濱和亞拉伯海的非洲沿岸的最近發展，使印度的海軍防務更加重要。經過紅海的英國海軍航路，早被認為對印度防務最關重要，但現在這航路顯然已不能認為安全了。意方在馬沙哇的設防和東地中海的海軍危局，使該航路不僅是不安全，而且在戰時簡直無用了。意大利現在亞拉伯海有一海口，在戰時可以成爲潛水艇作戰的根據地，而可威脅印度對英國的通商和交通。

由這種變動引起兩種結果：第一，印度海軍防務應加強化，儘可能而求自力自衛；第二，近代戰爭決於實業狀況，英國實迫而鼓勵印度重要實業的發展，雖或有影響本國實業之虞，亦所不計。關於第一點，可注意者，皇家印度海軍已經編成，當可迅速發展。前任印度總司令柴特烏德 (Sir Philip Chetwode) 最近曾說：「印度海防日見重要，現時除非英海軍能助印度，否則印度的兵站，海

口和商務多少將受侵犯者和敷設水雷的潛水艇的蹂躪。」應注意的地方不僅印度海岸，他又說：「尚有亞丁的防務，亞丁是印度和西方交通的孔道；更有波斯灣油場的防務，印度所需的油大半仰給於此；此外我們須籌謀緬甸和新加坡的防務，印度所需的油和其他貨物均經過該地；新加坡則已成爲帝國，尤其爲印度，安全所關的要地了。」

民族主義在本質上是好戰的，印度的民族主義亦不是例外。在近年，民族主義政策的最顯著的一端，爲要求印度陸軍的印度化。早至特拉克氏 (Tilak) 時候，即聲言管理國防爲自治政府所必需，民族主義各黨在中央立法議會的主要政綱之一，即爲印度應自己統帶充分的兵力，以防衛海岸和陸境。所以我們可料，在自治的初年，印度海軍將逐漸擴充，這個海軍由印度政府管轄，並漸用印度人充海員。政府已設有訓練機關，可見印度可於相當時期產生海軍將佐。

從帝國政策上言，亦需要印度對於它的防務負更大的責任。英海軍的總噸數仍受國際協定的限制，即令這些協定期滿，英國相對的海軍力量和歐洲其他各國相較，縱有增加，亦不迅速。由英國大艦隊 (Grand Fleet) 以防衛帝國遙遠區域的時期，早已過去了；因此，帝國各構成份子應大

大的分擔海軍防務，而且印度佔有特殊的地位，印度陸軍的產生原爲分擔帝國防務過去亦曾服役於亞洲各地非洲，爲使該軍在將來能以調動計，帝國應確保印度的海岸和交通應該時時安全。

關於第二個問題——發展印度的重要實業——大戰的經驗已告訴英國和印度當局，如果在印度沒有充分的工業力量，則在東方不能進行近代的戰爭。米索波達米亞之役已確示這種事實：在那危急時候，英陸軍不能不向在渣穴坡（Jamshedpur）的達達斯（Tatas）印度鋼鐵廠仰給交通工具和機件。二十年來，戰爭的機械化太有進步，如果英帝國一旦捲入東方戰事的漩渦，印度實業力量的強弱將爲決定的因素。在印度，現已有鋼鐵實業，如得到關稅或津貼之助，則工程和其他製造實業亦可發展，就令其結果對於英國和印度商務有所不利，但亦不能不爲。

中亞的變動

影響於印度陸上邊防的因素，亦已有大變動。印度陸軍仍然善攻善守，有如五十餘年來的情

形；大戰後的改組和增添空軍武器的結果，陸軍尤為強化。一般人疑慮印度新議會將採自殺政策，縮減軍隊或削弱士氣，這個疑慮實全無理由。往時曾有人批評，說印度中央稅收用於軍費者過多，現在已聽不到這種批評了。鑒於印度邊境的最近發展，這種論調已失其前時的力量。現在的要求是，把高級軍官印度化，而不是裁減實力或軍備；在相當限度內，印度政府已接受印度化的原則，設立印度軍事學校以訓練軍官社會上亦致力於造成印度軍官階級。在本那（Pona）的西哇伊（Sivayi）軍事學校得馬拉沙（Maratha）王公的贊助，在那坡（Nagpur）的朋西亞（Bonsia）學校係由門芝（Moonje）博士所創辦，凡此足示印度民族主義並非——除了甘地——傾向於和平主義的。政府指定八個單位為印度化的軍隊的計劃，已告成功；將來的印度政府當必促進這個計劃，並且擴充根據芒台期——柴爾斯福改革案所編成的地方軍。

印度有識之士對於國防問題的觀察，為什麼改變呢？簡言之，印度邊境週遭的政治情勢近年已大更動，英國歷來的政策是在印度週圍維持緩衝的環籬：阿富汗，新疆，西藏和尼泊爾。英國的政策雖不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然亦不願歐洲其他國家插足於此，但自大戰以來的各種事件已削

弱了這種地位。

在國王亞曼努拉 (Amanullah) 統治下的阿富汗擺脫了英國的保護，謀採取獨立的外交政策，亞曼努拉時而向莫斯科，時而向德里 (Delhi) 表示好感，英國初尙隱忍，後來看見阿富汗的政策對於印度防務將有嚴重的影響，以是雄心勃勃的國王才知道在加布爾 (Kabul) 不能安於其位了。納特爾汗 (Nadir Khan) 乘內戰的機會，起而領導並即王位，爲納特爾沙一世 (Nadir Shah)。他採取較緩和的政策，雖如此，但阿富汗的獨立已不是幻夢了。納特爾沙得他的多才而有經驗的兄弟海沁汗 (Hashim Khan) 和沙哇里汗 (Shah Wali Khan) 的輔佐，進而整理國事。後來納特爾死於仇家之手，但他的年輕的兒子沙希爾 (Zahir) 卒得和平地繼承王位，——由這件事，足證阿富汗情勢已有大變動了，在以前，繼承王位未發生爭執的只有一次：即當大亞都拉孟 (Abdur Rahman) 逝世後，立哈比布拉 (Habibullah) 爲王的一次。

當沙希爾安然即位之際，內戰的季節尙未過去，新王則尙未成年，此點尤可注意，這種成功應歸功故王的兄弟海沁汗。他知道，若因繼承而發生戰爭將使他的改革大計付諸東流，在過去數年

內，他致力於使阿富汗爲近代的國家，陸軍已經改編，工業化的計劃已經着手，商業加以調整，新的城市發達起來，國民教育計劃亦已樹立；尤可稱者，爲這位代任攝政的海心汗使阿富汗避免親俄或親英之讖。在事實上，阿富汗已逐漸成爲近代國家，假與五年的和平進展，則前時被認爲緩衝國的阿富汗將成爲中亞政治上重要的獨立因素了。

阿富汗的逐漸興起，予印度參謀本部以新的問題。舊的道路，遊擊隊，前哨，和其他邊境戰事的行頭現均得改用完全近代化的戰備。印度和阿富汗的關係極佳，未來亦必如此，但在印度邊境有一個方興的軍事國家，已足使印度重新考慮它的防務問題了。

俄國的國境達於帕米爾的吉爾吉特 (Gilgit)，又引起另一嚴重的問題。在帝俄治下，帕米爾駐軍甚少，所以該地的印度邊防尚沒有嚴重的威脅；但現在土耳其斯坦，博哈拉 (Bokhara) 和鄰近各地的蘇維埃組織已經強化；吉爾吉特成爲一個重要的軍事中心，車站迫近帕米爾，帕米爾山徑從前只有緩步的駱駝隊可以通行，現在已有汽車道路，電力廠採鑛業和化學工業已經成立，航空活動頻忙，蘇俄商務代表已深入印度的邊境。在去年以前，吉爾吉特駐軍爲喀什米王公部隊，各

會長在喀什米爾王主權之下，惟會長之間的政治關係則由印度政府管理；到了去年，情勢全變，印度政府認為該地邊防駐軍和防務不能再交托於喀什米爾局部，與喀什米爾政府一再談判的結果，吉爾吉特卒由印度政府接管，王公只保留對該地的法律主權，印度政府由此置吉爾吉特於統一的邊防計劃之下，該地的軍事組織現已安全無虞了。

新疆或稱中國土耳其斯坦為印度鄰境中引人憂慮的第二個地方。在過去五年中，新疆政治情勢已有劇變：該地一向被認為中國的一部分，在民國以前，由北京委派大員直接治理；一九一一年革命後，中國中央政府瓦解，波及邊省，中國官吏因不得中央當局的支持，且與北京和後來之南京完全不通消息，只得於艱難情勢下撐持。新疆民衆的大部份是回教徒，不歡迎中國人的統治；中國官吏為數甚少，他們的軍力亦極薄弱；外國不斷的勾煽以奪政治勢力；雖則有這種種阻難，但中國官吏仍守着帝國的傳統而維繫着這邊遠之地。

五年以前，回教兩大族的突厥人和齊智人（Khingiz），及由中國西北來的勇敢好鬪的東干人（Tungans）聯合反抗新疆省政府。一部份解體後的省政府似曾求助於莫斯科，無論如何，蘇俄

軍隊會開入新疆平亂。突厥人和齊智人卒被壓服，省政府在盛世才將軍指揮之下，在省會烏魯木齊和新疆第二大城喀什葛圖謀善後。東干軍約三萬人退至印度和西藏邊境的和闐一帶，仍不服從省政府。他們的領袖馬仲英會赴莫斯科，但他的異母兄弟馬鶴山仍然反對蘇俄，且曾派代表向南京中央政府疏解，盛傳東干軍已和新疆省政府妥協，但這種報告已一再證明不確。

俄方幫助新疆省政府收復該省大部份地方以後，即行撤軍，但留下有俄「顧問。」自後一般印象，均認蘇俄勢力已確立於新疆，且有傳新疆和蘇聯已訂同盟條約者，實際狀況有如一謎。弗蘭明(Peter Fleming)於一九三五年曾遊新疆的一部份，據他的報告說：「該省在事實上受莫斯科的指使，政府各機關和軍中各團部均有俄顧問，他們的親信佔據着各要職，並有和蘇俄政治偵探相似的暗探隊多人。」因直接由新疆發出的消息很少，故未能證實弗蘭明的話。

無論程度上怎樣，但蘇俄在新疆擁有勢力，是無可疑的。新疆已經不是中國的邊省，而乃是蘇俄可能的或實際的前哨。英國至少從一八七六年來在該地的強厚的政治勢力已經削減或掃除，保護印度的另一環籬又斷了！

俄國在新疆的勢力，對於印度政策的反應如何，殊難推測。新疆對於印度的防務不致有何種危險，因為兩地之間有大山相隔；但新疆為通西藏的門戶，而神祕的西藏的政治情勢，在後數年之內，也許有急劇的轉變。

喇嘛之國

西藏面積九倍於英格蘭，居民有三百萬，外則受印度和中國的包圍，境內則多山，故或為世界上最閉塞的地方。統治者為佛教僧侶，在政教兩方面，以達賴喇嘛為最高，班禪喇嘛次之。

在一九一二年清帝國瓦解之前，西藏承認中國的宗主權；當革命的消息傳出後，中國官吏即被驅逐，此後西藏實等獨立。一九二五年，班禪和達賴失和，班禪避居中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達賴逝世，自後西藏即失其傳統上的兩位領袖，而由攝政會執政。達賴逝世後一年，即依習俗開始找尋轉世的達賴，最近攝政和班禪各尋獲一小孩，或即為西藏將來的統治者，但在這時政治情勢仍不安定。

兩年之間，班禪——他是第二位轉世的釋迦，對於選擇神童，有最後之權。——迭次動程回藏，一九三六年六月，他已行抵西藏東北邊，護送者有中國兵三百人——一說三千人——和中國官員等，趙守鈺氏被派爲專員，隨班禪返拉薩。攝政會因恐華方圖謀恢復以前的宗主權，故拒絕班禪的隨從入境，而班禪又拒絕留隨從在後。西藏人渴望班禪回藏，因爲他們認他的回藏在宗教上極爲重要，此外他的一派在西藏爲數亦衆，但他要依自己的條件而返藏，據推測這些條件係爲推翻達賴排斥華人在西藏勢力的政策。談判正在進行中，但在執筆時尚未曾成立協定。

自達賴逝世後，華方在藏勢力無疑的已有增加；班禪回藏不能無期遷延，待他回後將益增強這種傾向。英政府在什麼程度內可容許中國恢復在藏主權，不能確切預言。我們且不作任何結論，只知北印度英官吏一人近曾應西藏政府之請而訪問拉薩。如果日本或俄國有侵入的可能性時，則爲印度利益計，寧可增強華方在藏的勢力，而不許俄日添一爭鬪之場。

蘇維埃當局到現在尙不過問西藏；但因它在新疆已有權力——有一個條件即是敵對的東安軍仍據有新疆和西藏中間的區域——和日本對內蒙的勢力，蘇俄的政策不久或將變更。蒙古

和西藏在宗教上有密切的關係，兩地的僧侶組織有密切的聯絡，而因政教不分的緣故，今日的宗教的聯繫或成爲明日的政治勢力。可注意的是，日本對於佛學亦已開始感到興趣，在一九三五年，內蒙佛教僧侶一行應邀訪問東京，自後東京設有佛教學校。如果這種政策行而成功，則西藏將不能久安於日本陰謀圈之外。印度和蘇俄均不能漠視日方在該地的進出，如果現時情勢繼續下去，則西藏於後數年中，在國際事情上，將佔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舉足輕重的尼泊爾

上述的發展將使另一閉塞國家尼泊爾捲入國際舞台。由印度看來，如果內亞洲（Inner Asia）發生戰事時，尼泊爾實佔主要的地位。其他更有實力的印度王邦均已不見於地圖上，而這個印度教的獨立王國仍能維持它的國際地位，實由於已故的桑特拉·香沙·容格（Chandra Shamsheer Jung）王公的遠見政策。尼泊爾政府形式堪和日本的幕府相比，自從容格·巴哈都（Jung Bahadur）於一八四〇年左右以首相名義握政以來，尼泊爾國王，有如幕府下的天皇，退居宮中，只

受人民崇拜，視爲神聖罷了，一切政權均由世襲的首相行使。首相爵號爲王公，首相一職的繼承嚴依繼承名單，首相的家屬依年齒而列名於單上，一切軍政要職均歸首相家屬，年長者爲首相，次者爲總司令。

容格巴哈都樹立了這個軍事獨裁制度，並且決定了尼泊爾將來政策的要綱。他預見到尼泊爾的獨立決於三個因素：（一）和英帝國親善；（二）排除外國在西藏的勢力，使西藏在軍事上成爲弱國；和（三）保持尼泊爾的軍事性質。他的繼位人絕未離棄這種政策的三大綱領，但其充分發展則在桑特拉·香沙時代，他領導着這個希馬拉耶王國歷二十五年之久，爲亞洲近代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他在數方面好像凱末爾或拉柴沙（Raza Shah），但他的權力比這些獨裁者更大。關於英政策，據他自己在一次著名演詞中宣稱：「尼泊爾沒有政策，只有親善。」在他當政的時候，只有一次危機，那是冠遜爵士（Lord Curzon）不遵帝國政府的勸告，決定派西藏考察團，由榮赫鵬率領英印軍隊進入神祕的拉薩城。英國以西藏爲保護邦後，勢將包圍着尼泊爾，而且將使該王國淪於印度一邦的地位。桑特拉·香沙自然盡力反對這個政策。當摩萊爵士（Lord Morley）下令英

軍退出西藏時，他才吐一口氣。在世界大戰時，尼泊爾堅決助英，它的士兵——一向佔印度陸軍的重要部份——加入作戰者甚衆。桑特拉的兄弟和他的繼位人賓·香沙（Bhim Shansher）亦爲有才幹的統治者。現任首相朱打·香沙（Jodha Shansher）——不平凡的兄弟三人中的最後一個——肅清反動份子，亦能執行尼泊爾的政策而告成功。

這個非常的軍人寡頭政治已轉而注意於內亞洲了。就對英帝國而論，尼泊爾只有親善。尼泊爾統治者深切地研究英屬印度歷史之後，已知道他們的前途，至少在若干年內，不限於印度斯坦肥沃的平原，所以尼泊爾政策的影響所及於西藏的較之及於德里和倫敦的爲強。如果拉薩情勢轉變，使尼泊爾認爲危害他們的利益時，則尼泊爾軍人的英勇又將發揮，而拉那（Rana）一家政治的先見又將證驗了。

印度往何處去

根據印度內外情勢的簡單敘述，可表現兩種事實：第一，印度內政外交正在劇烈的變動中，今

日的和平空氣或是數年後高度爆發性的原料，百餘年來，英國的政策在維持着包圍印度的環籬，但無論在海岸或在邊境，這個環籬已經不可靠了，各海陸軍大國已計劃配佈軍事於印度的商務和防務中心的近處；第二，印度內政的變動不致削弱它的軍力，且或在各方面強化之。各國鑒於新改革案而預期英國在印度統治的崩潰和印度防力的轉弱，這種估量實爲大錯。除了外交和國防不受印度人民的支配外，尚有常爲人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即印度人民的侵略性的民族主義將要求在亞洲佔一地位，因此將盡力維持軍力和印度帝國現在所有的政治勢力。在民族的掙扎中，革命傾向或佔過度的重要性，但當取得政權而執政後，革命傾向將可納入常軌。在新政府下的印度，當可爲中亞和內亞的和平工具。

第十章 勃興中的日本

機器人的反噬

八十年前，白利提督（Commodore Perry）所統率的美海軍的「黑船」強迫日本開放了門戶。

這個小島國在孤立中過活者已兩百餘年。在德川幕府——近代獨裁制的前驅——之下，日本臣民不得出國或與外人通商，違者處死刑；除了小漁船外，造船也是犯罪行為，在久根的海軍專門學校陳列一個木製的「潛水艇」，係在一百六十年前建造為潛赴國外之用的。這個小船有兩層的底，在開孔處備有漿四對，船前船尾均備有舵，以便下水和浮起，由此可證日本在和西方接觸前的閉塞情形。

日本人一經和西方觀念接觸，即勤於學習。在兩代之內，他們已建造了強大的海陸軍，而且開

始向外發展了這時西方各國在中國已樹下勢力，它們鑒於俄羅斯帝國對華北頻加壓迫，不勝惶恐，因此歡迎日本的興起，以便抗俄。俄國宿敵的英國首先起而助日，一九〇二年英日條約成立，不久擴大而為軍事同盟，兩年之後即有日俄之戰，日本得西方各國之助，戰勝了強大的沙皇帝國。

這時候，日本帝國正向發展之途邁進：在一八七〇年代，它已併吞了若干島；一八九五年佔領中國海外的台灣；一九〇五年向俄國租得庫頁島的南半部，並在滿洲獲得重要的權益；五年之後，割取和滿洲接壤的朝鮮半島。日本本部的人口由一七二一年第一次人口調查後至一八四〇年，大約為二千六百萬，沒有變動；到了這時，則有迅速的增加，在一八七二年為三千三百萬，一八八九年為四千萬，一九〇九年為五千萬。

在日本被迫而與西方通商之前，它是一個孤立國家，農工業極度簡單，雖有若干工業，毋寧謂為手工藝，在品質上標準頗高。——在三百年前，葡萄牙人向日本購買槍劍，鐵釘，瓷器和漆。——但產品行銷常極狹小；自幕府崩潰和明治皇帝於一八六八年恢復大權後，人民經濟活動才得自由，到了本世紀初年，日本正向工業化之途邁進。

世界大戰予日本工商業以夢想不到的機會，西方各國需要日本所有的產品，此外讓日本出口貨獨佔中國市場。工業中心地的興起有如雨後春筍，數百萬佃農移入城市，工業亦侵入到鄉間，道路建築了，小村落有電力設備了，家庭工業更普遍了。在一極短的時間內，日本成爲工業國，依賴對外貿易以給養迅速增加的人口。

世界大戰除了對於日本工業化的影響外，又給日本以兩項重要的利益：第一，它得國聯的委任而統治南太平洋前德屬各島，該島可以封鎖美國到菲列濱和中國的航線，且爲在南太平洋進出的立足地；第二，滿洲在實際上成爲日本的經濟保護國。

在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中，日本第一次要求海軍大國的地位，後訂定英美日五——五——一三的「海軍比率」，日本的地位已獲得承認了。這種比率實予日本以實際的優勢，可以超越各國在西太平洋的兵力；至於遠東現時領土狀況，則由九國公約予以保障，但該條約的效力亦不比大戰以後其他各條約爲長久。

在華盛頓會議後的十年間，日本對外關係愈益不安。它企圖支配中國，中國無窮內戰所引起

的紊亂狀況，予日本以干涉的機會。因爲有垂手而得的希望，和內政問題的壓力之日增，日本人越容易爲帝國主義的野心所轉移。在荒木將軍領導的極端國家主義派操縱下的陸軍逐漸支配着國策，憲政在日本根蒂尙淺，未能對抗軍人陸軍的極端派，乃一再對華作侵略的冒險，以束縛政府。

在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會議中，日本要求建造海軍等於英美七成的權利。幾經困難，它的代表被勸服而再接受五——五——三的華盛頓比率，但這種屈服引起日本的公憤，其結果濱口和犬養兩位首相接連被青年「愛國者」所刺。這種暗殺案是議會主義的末運，和陸軍的躍進的表徵。

在一九三一年，西方各國抱有厚望而製造出的怪人（Frankenstein monster）開始反噬了。

日本的計劃

一九三一年「瀋陽事件」改變了世界的歷史，這是日本對華進取的信號。由於瀋陽事件所引起滿洲的侵服，是日本征服中國和驅逐歐西各國出太平洋的大規模計劃的第一步。在其後五

年中，日本陸軍拉着不高興的本國政府，造成傀儡「滿洲國」，侵佔熱河省和內蒙的幾部份，且威迫華北一大部份區域接受日本的操縱；除採直接行動之外，同時加強大的壓力於南京中央政府，南京政府因國聯掉頭不顧，只得以外交手段緩和日本進取的壓力。

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發表一篇宣言，該宣言成爲日本的門羅主義。其中日本自認爲負有東亞「維持和平」的責任，不容他國干涉中國事務。同時，日本開始要求與英美海軍均等，日本卒因此而退出一九三六年的倫敦海軍會議。退會之後，日本認爲可以自由建造自己所需的大海軍了。

在侵略滿洲後的試驗期間，似乎日本的進一步企圖係以向西北爲主——換言之，則爲對蘇聯。日本的侵略滿洲雖使俄國失去了一個寶貴的通海道路，和陷濱海省於當前的危機中，但俄國則柔然屈服。相信——當然是確的——日本因爲得來容易，很想再來一次，但當日本已強化它到俄境爲止的防地時，在遠東的俄軍亦已大有增加，日本如果再進，必將引起大戰。這種情勢一經明白，日本即轉而向南，它現在正致力於向多方面發展，其結果，或則引起與太平洋其他各國的衝突，或則爲日本自取滅亡。

日本的國家主義派作家大言不慚，無殊於希特勒的我的奮闘中之所言，他們癡想着在日本領導之下「解放」全亞洲以至全世界；除了這些咄咄迫人的說法之外，日本帝國所夢想的大略，可以由負責的宣言和已有的行動而推知。大要言之，有四種不同的途徑，分頭進行而殊途同歸。

經由蒙古

一、陸軍計劃擴展日本的勢力，由滿洲經蒙古至新疆乃至西藏，以封鎖中國內地通中亞的門戶，使中國和蘇聯相隔。日本軍略家相信，一俟中國被包圍後，則中國全部將入日本的掌握。

無論怎樣，日軍對華北的控制繫於握住蒙古。有名的田中奏章說：「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日本當局雖說這奏章是假造的，但荒木將軍在他的維新時代中的日本問題一書內明白說，日本在滿蒙的權力之確立，乃為貫徹日本企圖的必要條件。他預言向蒙古進取或較向滿洲為難，但謂「帝國意志的進展，無論有何阻力，當必掃蕩之。」（註）蘇俄雖逐漸的控制着外蒙，但日方預期可以屈服於日本壓力之下，有如在滿洲然；但事實上，蘇俄並沒有屈服，日本迫而取較可靠的經

過內蒙的路線。內蒙於華北在軍事上只是薄弱的屏障。

日俄在蒙古的競爭自本世紀開始以來，即已存在。俄方先抵達該地，他們的對華通商路徑即經過蒙古領土。在那時一如現在，蒙古在理論上是中國的一部，雖則蒙古王公並未完全承認中國的主權。一八八一年中俄條約已確認俄國在蒙古的利益，三十年後，俄國和外蒙另訂條約，外蒙對華已日益獨立，而內蒙則進一步直屬於中國政府。

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過後，日本開始聲明它在內蒙的利益。依一九一〇年條約，日本和俄國聲明互相尊重在「蒙古領土」的特殊利益；該條約上所指的領土故意不予確定，因為在滿洲和內蒙外蒙均有蒙古人；一九一二年曾進行確定所指的領土，但沒有認真做去。

一九一七年，日本又恢復進取全蒙古的計劃，在向中國提出的著名的二十一條件曾提及這事。以後日本為達其目的，乃鼓動內蒙王公組織全蒙古自治運動；但在外蒙，日本的計劃阻於蘇俄。蘇俄實行干涉，撲滅了白俄安根——斯丹巴格男爵（Baron Ungern-Sternberg）的恐怖之治。經過各地幾次變亂後，外蒙卒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蘇聯逐漸完全的控制着這新國，但它的

控制並非不速而至的。

現在法律上的情勢，是俄政府承認中國對外蒙的主權，而外蒙政府則不承認。據日本駐莫斯科大使於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得俄官方報告，自一九二一年來，蘇聯和外蒙實際上已有軍事同盟。十五年來，這個協定未曾筆之於書面；其後日方迭次有意侵犯邊境，明示它積極的向外蒙進迫。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俄蒙乃在烏蘭巴達（外蒙首府）簽訂議定書，確立同盟。在同年三月一日，史達林（Stalin）曾公開宣言說：「如日本冒險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並侵犯其獨立時，我們將助該共和國，一如在一九二一年之所為。」根據這個聲明和以後的議定書，可知如果日本進攻外蒙，蘇聯準備作戰。

蘇俄採取這種態度的主要理由，係以在日俄戰爭時，日軍可由外蒙而側擊紅軍，同時並可進迫環貝加爾湖（Lake Baikal）的工業中心和糧食庫。沿俄滿邊境的俄方防務已認為幾不能犯，一待戰事發生，在那方面或將僵持不下；在這場合，外蒙似予日本以決戰的機會，如果日本在和平時期已經控制着這「下次大戰的比利時」，則日本的期望將更佳了。

但莫斯科一經聲明抵抗之意，日方即停止對外蒙的壓力，一九三五年所發生的小攻擊，實際只係意在試探俄方忍耐的限度。史達林宣言發表後，日軍即行撤退，可表示日本至少已展緩了日俄衝突，而在數年前這種衝突似已迫近的。

因此，由陸上以包圍中國必須經過內蒙了。內蒙的數部份——熱河，和察哈爾綏遠的一部份——已經在日方支配之下，熱河被佔而併入「滿洲國」，在其他各省，日本的進取一部份以陸軍爲前哨，一部份驅使內蒙獨立運動領袖德王。有一個時期，日本曾有團結蒙古人民的計劃，蒙古人中有二百萬居於「滿洲國」，有一百二十五萬在內蒙，就令外蒙不加入，這個運動已有利於日方；但因爲蒙古人爲游牧之民，不習而且不適於民族的團結，若干王公雖已接受日方的「勸告」，但大衆則有疑慮和阻撓，進展極緩且常有挫折；然而日方則自信，不久可以平服全部內蒙，如果他們決定訴諸武力的話，固莫能加以阻止的。

在新疆，日方早謀插足，但被俄國扼住。多年來，新疆省政府和蘇聯有密切的接觸，蘇聯在新疆省商務和政策上取得重要的地位，新疆雖名爲在南京政府統治下的中國一省，而實際則爲獨立

的。在一九三六年春，新疆和蘇聯似曾簽訂同盟條約，如果報上所載關於該協定的消息爲確，則協定中規定，排除一切「外人勢力」，並在外國進攻新疆時，蘇俄予以軍事援助。

所以，日本陸軍理論家的計劃，由「滿洲國」向南發展時，必遭遇更大的困難。但我們應知，這個計劃存在已有三十餘年，中間常有修訂，日方善於等候機會，他們相信時機終有一日來臨，當各國分心於戰事或內政時，日本常常乘機獲得最大的成功。

在各種可能性之中，日方預期到歐洲發生戰事時，蘇聯將迫而作戰以抵禦德國的進攻。盛傳日德會商討共同行動計劃，無論是否事實，——作者相信，除了非正式的談話外，尙未有何行動。——但兩國的利害共通是明顯的；同時日本的南進則在情勢許可之下儘速進行。

貫徹「帝國意志」而不致觸犯俄國，這種機會極多。日本已奠定了在「滿洲國」的地位，和在內蒙取得一部份的控制權，現在可以鎮靜地獲得軍事行動的收穫了。華北門戶洞開，無論日方出於侵略行動或間接控制，固莫能阻止他們在遼闊的華北各省樹植勢力。華北各省和已被佔取的領土，乃爲日本所缺乏的原料的豐富的來源，並爲日本工業產品的偉大市場。

南太平洋

二、海軍計劃發展日本在南太平洋的地位，這個計劃和由海上包圍中國的計劃相合流，這計劃的前半段，可引日本海軍會計長官民本（一九三五年十月東洋經濟）以明之，他說：「凡謂日本的富源缺乏者，皆爲認識不足，他們應知道，在東亞和南海有大量的富源，均在日本經濟範圍以內。由此觀察，日本的富源較英或美尤爲豐富，但爲使可能的富源變爲實際的，則我們應有能控制海上的強大海軍。」

同時商工大臣町田在報上發表一文說：「與滿洲國和中國樹立經濟合作之後，可供給日本以工業所需的原料，但除此之外，我們須向南太平洋進取。由經濟上和軍事上觀察，太平洋各島對日本極端重要，待至經濟合作伸展到太平洋各島後，日本的工業才可不必由西方輸入原料而尙能發展。」町田是民政黨的領袖，該黨被一般認爲是自由性質的

聯合艦隊司令高橋海軍中將在大阪演講說：「日本對外的經濟進取，過去只集中於『滿洲

國，』這種進取現在應該停頓，轉而向南發展，而以台灣或委任統治的南海各島為根據地。在這場合，日本海軍的巡邏半徑應迅速擴大而及於新幾內亞（New Guinea）、婆羅洲（Borneo）和西里伯斯（Celebes）。我們的海軍成立的目的只為國防，而美國海軍則為保護和擴展美國的商務。倫敦海軍會議破裂後，日本海軍應有必要的準備，以保護日本將來的商業發展。」

海軍人員被任為台灣總督和開發台灣及南太平洋委任統治各島的大計劃，是「南進」的先聲。日人將大舉移殖於該各島，海港道路和地方工業均將開發，通日本的無線電和航空交通將謀改進。同時，在過去一二年間，日方在菲列濱、暹羅和荷印活動甚多，私人商界和官方和半官方聯合，在這些地方極力經營。一如前例，僑民和政治的壓力跟着商務而來。

日本國內正在積極宣傳，目的在博得民衆對日本在南太平洋的使命的援助。日暹協會主席矢田說：「世界大勢不斷的轉變，荷蘭能多久支持它在東印度的殖民地，極為可疑，該殖民地較之本國面積大六十倍，荷蘭繼續在榨取中；印度能多久留為英國屬地，亦未能斷。我們一考慮到這些情形，即深信日本應該南進，時機不可再失。在我們南進的發展中，我們遇着暹羅，它的面積等於德

法的總和，能產生大量的原料，而且對日友善。」這些咄咄迫人的話，在現在是常有的事。

暹羅自一九三二年革命以後，聽信日本的勸告和仰給日本的商品，較前更甚。在過去兩年間，雙方交換學生、教授、海軍練習生和各種專家，極爲繁忙。暹羅軍官以前派到德國受特殊的訓練，現在則派往日本，暹羅並向日本訂購大批鐵路材料戰艦等等。因爲暹羅將成爲東方航空路線的重要交點，日本的控制暹羅可以縮短到新加坡的距離，正如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後之縮短到亞丁的距離然。所以，日本的侵入暹羅，被興奮地注視着，以往的實際成就尙小，在暹羅的日僑不到三百人，而華僑則有二百五十萬。盛傳馬來半島的克拉（Kra）土腰（在新加坡以上七百英里）將開鑿運河，但這事尙未越過一般的討論階段，在英國握有新加坡之際，這運河或不致開鑿的。雖則如此，然日方確正逐漸在暹羅取得立足地，至少已增加它在南太平洋的利益，除了在英荷各島的收穫以外，尙有遙遠的澳洲和紐西蘭。

「南進」的第二目的，即從海上包圍中國。很久以來，日本的政策在西南各省廣西、廣東和福建特別活躍，這各省歷次反抗南京中央政府，無疑的係得日本的援助，就令只係以軍火供給叛方。

日本會努力於推廣商務，移殖台灣人於各省，並謀獲取政治勢力；但在這些地方進展亦緩，福建的叛變被南京軍隊削平，一九三六年夏西南各省反抗南京當局之舉，亦未發一彈而失敗，最近的西南之變其原因毋寧說為財政的而非政治的，結果從前由半獨立的廣州政府所統治的各省，卒歸屬於中央政府權力之下。但是日本是習於挫折的，它知道怎樣用迂迴曲折的方法以達到目的。

日本海軍已經控制着中國沿海，如果它繼續強化其對上海和南方各條約口岸的控制，則海軍戰略家可以預料，日本有一天可封鎖中國沿海門戶，日海軍由海口可以深入到中國商業中心的內河各口。

南進運動使日本和英美的已成利益直接衝突。在數年前，英日之間似有瓜分中國的默示諒解，北方屬日本勢力範圍，南方屬英國勢力範圍。一般認為，如果日本同時進攻蘇俄、美國和英國的利益，它勢必冒外交孤立的危險，這或非日本所願為。但是這些預言已證明錯了，一部份因為俄國軍力的猛進，使日本不敢再向西伯利亞和外蒙進取；一部份因為滿洲在軍事上雖屬重要，但在經濟方面給日方以失望；侵略滿洲後，未能減除人口過剩的壓力，和應付日本工業的需要，日本尚需

尋求新的出路。

英政府總經濟顧問李茲羅斯 (Sir Frederick Leith Ross) 於一九三五年訪問東京，提出英日合作之議，經日政府斷然拒絕，由此一般所抱暗中瓜分中國爲英日勢力範圍的觀念，已經最後消滅了。

至於美國，它在東亞的利益不僅由於對華通商更直接的由於它領有菲列濱羣島。美國的插足亞洲是最近的事，在一八九八年，它才兼併夏威夷羣島，而成爲它在太平洋的第一個前哨；菲列濱羣島則於一八九九年由西班牙割讓與美。美國最初認爲，佔有菲列濱乃爲進一步擴充勢力的初步，但不久才認識到，美國要擴充領土以至中國海，將要經過大犧牲。大戰結果，日本取得太平洋前德屬馬里安那 (Mariana)、加羅林 (Caroline) 和馬些爾 (Marshall) 各島，展開地圖一看，這各島正位於美國和菲列濱羣島之間的直線上。最近日本有開發各島富源，和在南太平洋進出的傾向，實助長舊日的美日競爭，如果美國不惜以任何代價堅守菲列濱的話，則美日之戰勢不可避免的。

但依各種情形看來，美國行將退出亞洲，在將來，它將集中致力於本國海防，現在美國本國防務已經堅不可動了。故就對美而論，日本在南太平洋將可以自由行動。

南進計劃最近高唱一時的另一較小動機，爲陸海軍間的爭功。自一九三一年侵略滿洲後，陸軍在內政上佔重要的地位，五年以來，雖有兩個退伍的海軍大將，齋藤和岡田，出而組閣，但海軍對國策的樹立較少預聞，向大陸發展需要強大的陸軍，而非海軍。但是由一九三五年起，陸軍的聲威開始墮落了。陸軍領袖的大陸政策使日本支出浩大，但並無獲得相等的經濟利益的希望，對於「滿洲國」的失望，引起一般人對整個陸軍政策的懷疑；而且這種政策使日俄戰爭的危機愈近；最後，多年來陸軍將領間的意見有形成叛變的形勢，軍紀已經動搖，各地陸軍司令時有擅斷行動，文人政府雖然奉命唯謹，但終使人發生對於國策已無有力統制的印象。陸軍領袖憑華北各省獨立的企圖失敗後，陸軍的民望愈減，一九三六年二月東京的兵變，終於使陸軍的威望動搖了。

海軍已不能共享陸軍的光榮，但也不分其咎。一九三五年，倫敦海軍會議正在進行召集時，日本要求和英美海軍均等。這個要求成爲日本國威的新焦點，民衆的注意由陸軍在大陸稽延的工

作，轉移到海軍的榮耀。日本宣佈取消華盛頓條約，乃是向「敵對」的世界的挑釁，然而卒未發生意外結果，日人由此認爲已得勝利，這個勝利是屬於海軍的。接着是日本退出倫敦會議，並發誇大的宣言，說日本將建造自認爲所需的強大海軍。海軍當局乘機要求增加軍費，以向外開發廣大領土的計劃博取民衆的心理，如果日本的前途係在南方的話，則必然係在海上。

對於現在陸海軍各別計劃的競爭，亦不必過於重視。雙方皆抱有同樣的決心，惟在最近的將來，在大陸的進展或較在海外的爲少。日本有如德國，對於將來抱有雄圖，伺機而謀在各地地方活動。

和平的佈置勢力

三、日本向外發展的第三個方法是外交。一般人早已認爲，日本有兩種聲調：文治政府誠心採取緩進政策，而陸軍的極端派則自行其侵略政策。無疑的，兩者有衝突存在；無疑的，職業外交家和文人政客對於陸軍活動派的冒險表示駭異；無疑的，如果軍事當局能受文治政府完全支配，則日本陸軍不致入侵滿洲、內蒙和華北各地。但在他方面言，我們不應忘記，在日本實際上有兩個政府：

內閣的一部份至少說是對國會負責，他的一部份——包括海陸軍大臣和即將任派的航空大臣——則直接對日皇負責。文治大臣，連首相在內，常受陸海大臣的支配，而自大戰以來，則未嘗有首相支配陸海大臣的事。日本政策所以有兩面的表現，其一種解釋即因政出兩頭，雖然這不是唯一的解釋。可以說，日本的左手常常不知道右手進行中的工作，外交家的計劃常被軍人行動所動搖。

但是對於日本外交政策的二元主義，尙有一種更有意義的看法，侵略與和平的外交均爲日本發展所必要的。在國際關係中，制勝對方的方法，或用武力，或博得其同情。日本有如德國，對於將來發揚光大國家的途徑，抱有飄渺而幾於神祕的觀念，至於在任何一時期怎樣向這途徑邁進，則決於本能和機會。緩進的日本有如和平的德國，僅代表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殊階段，「帝國意志」不願放棄，亦不能放棄，否則舉國意志的力量會有崩潰之虞。

日本政府不時謀使對華關係復立於和平而平常的基礎上，這使我們發生上段所述的印象。前任首相和現任外相廣田屢屢想得華方的衷心贊助，他呼籲中日合作，雖然雜有優越感的觀念而非平輩間的友誼，但他的呼籲已非完全無功。陸軍雖再侵犯華北領土，但廣田已使華方減少對

日貨的杯葛。日方在友誼和威嚇之下，力促中國政府展緩和變更關稅案，以便利於日本；承認若干可疑的日本對華舊債；和在各方面與日本合作。日本沒有表明它將不以武力威脅而取得這些利益，但僅僅使用武力需費未免過鉅。日本侵華已到一個階段，倘再侵佔土地，將要付更大的代價了。日本的控制華北或將來任何地方，或將取間接支配的形式，而非直接的佔領。如果日本欲以少數散駐的軍隊控制這各省，則它至少須取得一部份華人的合作，換言之，外交手段將益見重要了。

四、日本進取的方法中，比較不會驚人的是經濟的侵入。在日本佔領滿洲之前，曾經有二十五年的辛勤工作，如建築鐵道公路和港口，建立各地工業，和攫取商務上及財政上的神經中樞等。日本在華北，或如日本預言家的樂觀預言，在全中國，尙待進行更大規模的相類工作。一般認為，日本正在計劃使中國成爲大量原料的產地，和日本製造品的獨佔市場。中國的逐漸工業化，孫中山認爲係中國人民現代化的先決條件，但日本對之則極力反對。在最近的將來，日方主要目的在發展農業和牧畜業，植棉和開鑛，爲此須在全境建築公路鐵路，研究機關和試驗場。許多日本專家會經遊歷華北，以便起草詳細的方案。各種開發的計劃將由南滿鐵路公司負責調整，該公司對於這

種工作，已在滿洲獲有獨特的經驗，它是日本進取滿洲的前驅，現在它的主要職務已由軍政當局代管，它的精力和財力可以移用於華北了。在經濟方面言，侵略滿洲比較的是失敗，因此日本認為必須加上華北而後大陸的小帝國才能獲得充分的價值；但這非必是滿洲帝國和接壤各省之間的政治聯合，雖則這種計劃常常提起；所需要的是在成立由西伯利亞邊界而至黃河乃至長江的單一經濟單位。在察哈爾，有東方最重要的鐵藏，可產第一等鐵礦；在山西有煤礦；在陝西有油井；河北、山東、河南和山西宜於植棉。日本將注意到這些工作，在若干年間，日本將投資於此。

日本在南太平洋各地的商業活動，雖比較的不足驚人，但不能說不重要。在農產物價格不景氣中，東方各地土人的貧困，予日本以推銷廉價出口貨的意外機會。現在日本已經站住這個階段，正準備推銷較昂貴的貨物，有的甚至為日本在數年前所沒有製造的。日本的重工業在擴充軍備的刺激之下，而迅速地發展，現在已可和其他舊工業國競爭東方市場，復因各種工業經營者多，日本生產家之間亦有猛烈的競爭，所以出口業氣象益旺。

最後結果，這些商業活動出於相同的動機，並有相同的作用，均是帝國主義的政治計劃。商業

固時常站在國旗的前頭。

(註)一九三六年三月太平洋事情(Pacific Affairs)。

第十一章 在遠東的敵對政策

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舉行後的數年中，在中國有重要利益的四國間，有着一種各懷戒心的休戰。到了一九二六年，蘇聯採取了攻勢。中國民族運動得到俄國的積極援助，國民革命軍由南方出發大舉進攻華北的軍閥，平服了中國的大部份，西方各國商業利益所在的各省亦在其內。俄國的干預乃予英美日以共同的威脅，使三國結成短期的共同陣線。

一九二七年，中俄同盟破裂，蔣介石將軍開府南京，驅逐布爾希維克顧問、教官和宣傳家，並向各國聲明合作。此後俄國的勢力僅囿於中國共產黨設立政府以抗南京的地方，共產軍逐漸被逐出於外商所在的中心地帶，亦禍稍減，以是英日美的舊怨又復活了。

經過四年不安定的期間，有時發生威脅事件，到了一九三一年末，日本侵略滿洲，緊張空氣才到頂點。由那個時候起，日本的逐步進迫成爲國際間鈞心鬩角的焦點。在日本進取的初期，美國忙於提出抗議和威嚇，而英國則袖手旁觀；直至一九三三年止，日本乘英美意見不同而取利，到了這

一年，若干巧合的事件才使英國改變態度，就中主要的一件事，是因美國鑒於英國對日容忍而致自己孤立，乃突然表示消極，以迫英國。適在這時，日本已轉而開始南進，英俄關係亦已轉佳；中國共產軍則已最後被逐出於中部各省。

至一九三五年，英國政府卒不能不注意到日本對於英國在華利益的威脅了。自後英美在華即有合作的嘗試，惟是兩國對俄日競爭的態度相差甚遠，終難採一個共同行動。

不列顛的政策

英國在遠東政策的基礎，可以幾句話說明：英國資本投於中國的約有二萬萬鎊，雖在目前不景氣中，而英國貨物輸往中國的每年約有八百萬鎊，英國不能喪失已投下的資本，和本國工業人口一大部份生存所繫的市場；英國亦不放棄在中國的一千家英商和香港港口及殖民地；此外，英國在華尚有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重要利益，它在亞洲的大國威望實繫於它在遠東的地位，倘它在遠東對另一大國退讓，勢將危及澳洲和紐西蘭、婆羅洲、新幾內亞、馬來亞以至印度本身的安全——

且不說大半依英國保護的荷屬東印度；再則，英國在遠東的地位與歐洲和地中海問題有密切的關聯，如果英國迫而集中一大部份海軍於遠東，則它有削弱對德對意力量的危險。如果日本和蘇聯發生戰爭，則勢將促成德俄的危機，從而引起歐戰，這是英國政策的指導原則所力求避免的。英日締結同盟凡二十年，它們的共同利益厥在抑制俄國。當時日本的發展，受犧牲的爲俄美而非英國的利益。英日同盟到華盛頓會議而停止，但悠久的英日友誼尚保留了十餘年。在一九二六——二七年的中國革命中，俄國的威脅突然復來，英美兩國視日本如同在中國的憲警，均感念它的功勞。一九二七年後，它們猶懼俄國利用共產宣傳，以奪取或至少分解整個中國。英國最易爲俄國企圖所乘，所以它所受的震動，自然大過於美國。一九三一年，日本開始侵華，美國政府已由俄國的震動復甦過來，轉而注意到日本的新威脅；但在他方面，英國對於日本侵略則採寬容的態度，一部份原因在英國不相信日本會嚴重的侵害英國利益，另一部份原因則因蘇維埃的勢力在中國尚維持着。

中俄同盟於一九二七年破裂，在其後五年中中國紅軍仍盤據華南華中，英國在該地的利益

至爲鉅大。一九三二年，李頓調查委員會 (Lyttton Commission) 說，中國共產運動是「國民政府的實際敵人」，當時估計，共軍佔地有三十三萬英方里，或對於中國本部的六分之一；而其人口則有九千萬衆。共產運動於一九三三年達最高潮，次年南京政府撲滅了閩變，決然剿共，共黨區域乃移向中國西北——已離開英國範圍了。

約略在這時候，德國恢復軍備使歐洲發生新局：蘇聯加入國聯，而英俄關係迅速轉佳；日本對外貿易的驚人的躍進，——鑒於世界總貿易額的收縮，日本的貿易增加實爲一時的突進——使英國感到驚慌；再則日本的領土發展，因爲蘇俄突然增兵而停止之後，乃轉而南進，並開始深入英國的利益範圍，第一個徵象便是，日本在南太平洋的企圖的表露。日本在建立帝國之際，不惜犧牲任何人，這點已不能懷疑了。

到了一九三三年，美國改變政策，才最後的擠迫英國。美國鑒於英國的寬容，使美國抑制日本的努力歸於無功，認爲他們的政策只使日美關係緊張，而不發生具體的結果，因此羅斯福總統決定敘述，讓英國去擔當這個艱鉅。

一九三三年——日本適於是年退出國聯——是英國對遠東政策的轉變樞紐。

英國在遠東的新政策，有兩面的性質：一方面設法加強和保護英國在華地位，以對抗日本發展的威脅；同時謀與日本妥協而求一圓滿協定。關於這個政策的第一部份，英國現已深悉，日本企圖獨佔的控制全華，日方的一再進襲上海，在中國西南的政治陰謀，在華北的逐漸擴充勢力，一、二、三、四、五年的公開宣言獨霸東亞，和日本海陸空軍的急速增加，凡此種種使人認為角力或終不可避免的。有人希望日本的發展或將限於華北，這種希望已證明為謬誤，正如說日本財政和經濟力量不能支持大規模的海外殖民事業的假定然。

英國雖已深切認識到，如果要維持它在遠東的權力，——附隨着的是它在世界的權力——終須站在對日的方面，但亦有盡量展緩公開衝突的理由：其中之一是，由於大戰後英國海軍的減削，德國的增加海軍和意大利在地中海和紅海力量的勃興，現時英國的力量已經軟弱。在意阿戰事中，這些因素已顯示其互相錯綜的關係，英國不得已而對德作大讓步，以便自由應付可能的地中海衝突；同時英國在遠東的海軍調到紅海，因而實力減弱。英國現在的增軍，雖不能變更這根本

的難局，但在相當限度內要可強化它在遠東的軍事地位。

英國有一個聰明的傳統，即非至用盡方法解決爭端之後絕不挑釁。在一九三四年，英國力謀恢復對日友好關係，其最著者，為英國實業同盟得政府的好意而派遣經濟考察團到日本和「滿洲國」。該考察團在日本受熱烈的歡迎，當時充滿相互表示永結友誼的空氣，但旋發見日本固不願放棄它的海外計劃的任何一項，以易英國的友誼。

因此，英國的第二步行動，對日比較不利了。它提議由英日美共同參加國際對華貸款，這提案於一九三五年初提出草案，美國方面表示歡迎，認為係羅斯福總統新政策的一種成功（據紐約時報所載），這種新政策強迫着英國自行防衛自己的利益，而非讓美國當抗日之衝；但是日本則反對這種提議，日本報界聲言，這種借款只能幫助南京政府抗日，並加強國際對華的共管，因此實妨礙日本「恢復和平」的努力云云。——換言之，即確立日本對華的控制。借款案的結果，是促成倫敦和華盛頓間的稍稍接近，雖則後者對於英國的提議仍極懷疑而未加入。英日的衝突發生了深切的快感。

英國再後一步的行動更具體了，一九三五年秋，英政府派經濟總顧問李滋羅斯爵士到遠東，以研究中國經濟狀況和建議改進方法。這時，日本羣情憤激，爲免觸犯日方感情計，李滋羅斯攜帶英日在華合作的提案而赴東京，但他的建議爲日方所固拒。他得了一種印象，即日本要求承認它在中國的優勢，而只容許英國在華分沾一小部份，以爲英帝國各地對日給予商務上重大利益的代價。

李滋羅斯離東京而回中國，以研究捨日本的合作而能爲之事。他研究的結果，便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京政府公佈的中國幣制改革案。中國放棄銀本位，改行「管理的」紙幣通貨，全國所有白銀均由政府接收，換以鈔票，中國通貨的匯率已大減低，並在事實上（縱令不在形式上）與英鎊聯繫。改革案有出人意外的成功，因爲美國購銀政策使中國白銀準備外流，以致物價貶低和商務停滯，自改革案施行後，白銀外流停止了。由於改革案的成功，中國當局便認爲除屈服於日本壓力之外，尚其他的辦法，英國勢力和日本相較因之增加。

英國站在這有利的立場，再度提議國際借款，並請日本參加，東京的回答較之一年前更爲僵

強。日本深疑英國使它與在華中華南的財政上已得利益發生關係，從而阻撓它的發展，國際對華共管一經恢復，則日本欲獨霸中國愈爲困難。

日本起而予英國以打擊了。它利用分隔華北和「滿洲國」的不駐兵區，大舉運私貨至中國，他們解除中國海關巡兵的武裝，大批私貨源源由北方湧入。在一九三六年春，中國政府因華北走私而損失的正常稅收，估計不下三分之一。英國屢次抗議，但日方則委婉表示說，日本政府並不知道這事，惟願研究應付方法，而結果却是日本駐華北軍隊增加了三倍。

現時英日情勢可以綜述如下：因爲日本的控制向南伸展而達於英國已成利益的範圍，英國將迫而漸漸積極反日，日本侵略華北事件的本身不致迫英國出而抵抗，但英國認日本將以華北爲根據地，而伸展日本的控制以達長江流域和華南；且日本在北方的成功，加重了對南京政府的壓力並妨礙財政的改革，該改革案的目的之一，是在穩定英國在華的財政和商業地位。同時，英國仍將在長久的將來，繼續謀與日本獲一圓滿的妥協。

欲阻遏日本威壓東亞的企圖，只有各國的大聯合，才能收效，這是無可疑的事。西方各國和蘇

俄在華的合作是無根據的論調，其理由在下述之：爲防衛西方在遠東的利益計，所能期待的只是英美的共同陣線。現在且看美國政策是否有和英國政策相聯絡的表徵。

美國在亞洲

在正在開展着的遠東掙扎中，美國有三重利益。（一）美國在華有投資和市場投下的資本約有四千萬鎊；每年貿易值二千七百萬鎊；在華的美商有五百家；大批美輪之航行中國。（二）菲列濱和中美航線的安全。（三）保護美洲禦日侵略。

直至一九二一年英日同盟終止時爲止，美國政策基於一個假定，即認爲英國就令不是贊助日本攻擊美國的利益，至少是容許它那樣做。英國不合作以抵抗日本的侵略，使華盛頓方面頗爲憤慨。美國海空軍力的激增，至少在理論上言，已剝奪英國在海上的霸主地位，而主要原因則爲對日的恐懼。

在戰後的十年中，有兩種傾向爭持着控制美國的政策：一爲戰前的發展商務的傾向，這個傾

向是美國在債務國時代的遺物；一爲孤立主義的新傾向。羅斯福總統執政後，孤立派勝利，雖則在數年之間舊政策的動力仍然顯明。孤立政策的第一個結果，是允許菲列濱實際的獨立；第二是放棄在華的積極抗日政策；第三是遠東海面的美海軍撤退至防衛美海軍的適宜地點，而其最西的防哨則在夏威夷。

美國海軍界的意見，早已認爲防守菲列濱實陷美國以不可能的危機，菲島離美洲大陸七千英里，離最近的美國海軍根據地夏威夷五千英里，但却迫近日本。在菲列濱的兩處美國艦隊根據地，加威特（Cavite）和阿侖加坡（Olongapo），實際沒有設防；至於附近的關島（Guam）雖可作爲菲列濱防務的強固根據地，但亦沒有適當的設備。在菲列濱的美國駐亞洲艦隊完全不足以抵抗日本，實則美國人稱之爲「自殺艦隊。」

一九三五年，美國准許菲列濱完全自主，惟美國的控制尙將繼續十年。不久，美國在遠東的主力艦隊均已撤退，僅留一小部份以應就地警衛的目的；撤退的手續雖尙未畢，但可說美國已最後決定放棄菲列濱，而讓西太平洋由日本海軍控制。

美國縮短前線後，增強了它防衛美海岸的力量。在美海軍留駐在菲列濱之際，時常有一種危險，即是在對日作戰時，美海軍不可避免的失敗，將構成一種道德的挫折，而損害美國的威望和作戰的力量；除了這種心理的因素外，美國集中防務於大陸，可以使它的大陸防務強化和簡單化。一九三五年的海軍演習，第一次將大西洋艦隊併入太平洋，先後在兩海演習，已表示出美國防務堅不可破了。就令假定日本愚蠢到會派遣海軍到無可守之望的遙遠地方，然而由亞拉斯加以至巴那馬運河，美國海岸已可以從容防衛了。

待美海軍完全撤出遠東後，一片汪洋的大海，可以分隔美日的海軍了。這當然可以除去美日戰爭的主因，但亦將使英國站在前線，以防衛它在遠東的地位了。失去了美海軍的保護，菲列濱將予日本以誘惑，而英國則不能讓菲島屈服於日本控制之下。在最近太平洋協會會議中，日代表的非官方提議引起重大的注意，這個提議主張日英美應訂立一條約，以永久保障菲列濱的獨立和中立；至於日本政府，連軍人在內，是否贊成這提案，尙未可知；而倫敦和華盛頓則當然歡迎這提案，良以這是緩和太平洋危局的一個方法。

此外，美國在遠東市場上亦有利益，就令美方拒絕以貨易貨的貿易，而致美國出口減低，但是美國的投資和商業終不能輕易放棄的。美國雖或不回復一九三三年以前所採的堅決抗日政策，但對日本逐漸封鎖中國國際貿易的「開放門戶」亦不能全然熟視無睹的。故就狹義上說，英美在華合作仍是有可能性，如果美國真正認為英國確欲不惜任何代價而抗日，則合作將無困難。但事實上並非這樣，美國深知英國政策在謀與日本妥協合作，而同時準備於妥協失敗時起而防衛英國的重要利益。英國主動的財政改革案雖然意在對日，而美國亦不覺得高興，中國依於英國勸告而採的穩定通貨辦法，使美國在財政上大受損失，並妨害它的白銀政策，所以英美立場仍不確定，亦不相容。

數年前，一般相信美國對英失望之餘，或將和蘇聯攜手；美國的承認蘇俄政府或產生更密切的諒解；日方至少相信，在日俄戰爭的場合，美國是將接濟蘇聯的。鑒於俄方在太平洋極北的積極活動，則上述的推測容為或有的事。一九三四年，俄國專家第一次測繪西伯利亞和亞拉斯加之間的伯令海（Bering Sea）沿西伯利亞岸的港口海防和交通均亟行發展，有人說，美國的接濟可以

運到亞拉斯加港口，在夏間則由俄潛水艇護送而過伯令海，在冬間則備有滑雪器的飛機可以輸送重要的物品。這個計劃就令已得華盛頓方面的重視，但已不旋踵而銷聲匿迹，美俄關係除恢復邦交外，沒有其他的發展，兩國的諒解的可能性尙極渺茫。

第十二章 中國的情勢

全國趨於統一

中國經過了二十五年的革命內戰及分裂之後，現時已漸漸有某種軌道可循了。

這個國家的覺悟是一種備嘗憂患的結果。屬於最富庶省份的東北四省已喪於日本。還有兩個深入萬里長城的省份實際上也被分離了。黃河以北大部份國土之必落日人掌握，似乎只是一個時間上的問題。至於外蒙古及新疆則已爲蘇俄所控制。然而，在餘下的其他區域之內，和平及秩序的樹立，卻有相當的成就。中國正在模糊地追懷着它以往是一個完整的民族。

南京的國民政府經過許多次的內戰已逐漸在中國的中部擴張了它的統治範圍。在三年以前盤據過中部一塊廣大的區域的共產黨的軍隊，有由西向東蔓延的趨勢，後來他們是被趕往極西及西北方面去了。廣州前此有一個號令粵、桂、滇、黔四省的半獨立政府，現時亦已就範。如果有人

說，南京政府對於未受日本支配的全國各地已能行使有效的強大權力，這種說法固然是極大的誇張，可是大家至少可以相信目下已無內戰，南京、廣州以及共產黨三個『政府』間的公開鬭爭業經消除。

紅軍

中國的共產黨運動早即成爲該國國際關係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一九三一年，蘇維埃區域據說占中國本部領土的六分之一。當時他們給予南京政府的壓迫是非常之大，以致政府方面不得不將所有可供應用的軍隊全數調去應付他們。這也便是當時對於華北的日本侵略缺乏抵抗的主要原因。一九三三年底可以說是共產黨勢力發展的最高峯。紅軍利用江西的主要根據地對於政府軍之連續攻擊皆能作有效的抵抗。以廣州爲中心的南方諸省甚至與共產黨人訂有暫時的諒解。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福建發生叛亂這個濱海的省份因爲接近台灣的原故日本人在此早有

相當勢力。南京政府經各國供給軍火金錢及貢獻意見，順利地弭平了這次的叛亂；而紅軍亦從此一蹶不能復振。後來南方諸省也棄絕他們，於是南京方面的軍隊，經一九三四年全年許多次的圍攻，就將他們從中心根據地驅逐出來了。

紅軍繼即放棄福建及江西而安然退入西部各省，又在該處樹立了勢力。零星的共產黨勢力仍舊存在於長江上游各地，直至今日尙時爲中央政府的禍根；不過他們的力量也不足以釀成大事，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政府在收復的共產區域內施行了種種經濟及政治的政策。南京政府的領袖蔣介石將軍，曾謂他現時之反共方略係包含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經濟社會方面有許多改革以求除去共產黨運動發生的主因；政治教育正在把政府的力量直接灌輸給一般民衆，新公路更使軍隊能迅速調動。南京政府便利用這種種方式在紅軍已被清除的各省鞏固着它的地位。

同時，共產黨的主力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即開始向北作長途跋涉。他們一方面繼續盤據着四川西部，另一方面從該處派遣主要部隊進入陝西北部，甘肅，及綏遠南部。現時日本武力正由『滿洲國』方面威脅住華北，而共產軍就屹然立於日本軍隊的左翼。

南京政府明知共產軍佔着軍事上很重要的一個地位。政府軍與共產軍除小接觸而外，大規模的戰爭已在一九三五年的年底便中止了。從此以後雙方時有妥協之說；由於一九三六年五月間所發生的一件巧事更增加了一點可能性。

據字林西報所載，當時有數千共產軍從陝西渡過黃河侵入了山西省的一部份地方，在那裏從人民身上榨取了大衆的款項，由軍隊手中奪得了許多武器。南京政府對於這一部份武器不齊全人數大約不滿一師的共產黨，居然派了十二師軍隊到山西去打他們。可是這些鉅量的軍隊並不會攻擊共產黨，他們讓共產黨帶着掠奪品渡過黃河。這一次離奇的攻剿只造成了一個永久的結局，那便是說有一部份精銳的南京部隊從此便在山西駐下了。

共產黨會迭次提出加入中央政府對日作戰的要求；雖說這些前奏曲現時尚無回響，然而事實上政府軍與紅軍目前正分立於日本侵略者的兩側，這件事是有許多可能性的。

我們由中國共產黨的新地位也大可以透視國際情勢的演變。大部份紅軍所佔據的區域現時實際上已經和蘇俄所控制的地方相溝通了；中國再度聯俄抗日的可能性亦因南京政府停止

反共活動而愈見增加。一九二七年中國被迫放棄聯俄時的情勢今日已不復存在；中央政府在主要各省已樹起堅強的勢力，似乎對俄妥協後決不足以引起中國的赤化。

這種演變對於日本的危險是很明顯的。雖說日人自信可以壓倒中國任何軍事抵抗的企圖，縱令俄國供給軍火金錢亦不在意，然而一旦中國的抗日高潮勃起，勢必影響到日本控制下的各省民衆，甚至「滿洲國」恐亦在所不免。這些地方的人民現時也許還歡迎日本所建立的新秩序，但是日人一直有一個可怕的失敗，那就是他們不會獲得大衆的擁護。壓迫者的鐵蹄是沈重而殘暴地踏在被征服者的身上。如果一旦中國決定開戰，在滿洲或華北的人沒有不對其本國表同情。這種趨向對於日本已經就是一個病魔。中俄妥協的趨向尤其更加可怕，因爲日蘇如有戰事，也許足以危及日本軍隊的給養，甚至也許會分散他們抵禦中國軍隊的一大部份力量。

西方列強對於中俄接近所抱的態度，可以說一方面是猜疑，一方面又是容忍。任何足以加強中國抗日力量的舉動當然是受歡迎的。但是中國如果受着旁人的鼓舞而對日宣戰，也許會很快地受到制命的打擊，結果將使日本的支配力較前此更強些。假定在某種奇蹟下中國竟勝利了，那

末蘇俄勢力的增強又會使得西方列強的經濟利益再度隨中國內部局勢之推移而感到威脅。日本每每指斥西方列強積極鼓勵中國與蘇俄携手，這種說法簡直是無的放矢。

西南

現在讓我們再看看南方的情形吧。自從一九二九年國民黨發生分裂時起，直到前此不久，南方有四省是受着一個半獨立政府的統治。廣州是這個政府的所在地，這地方在中國歷來所發生的大事上曾經占着重要的位置。革命以前那兒簡直好像是第二首都。孫中山在廣州發起革命運動，推翻帝制，改換了中國的面目。國民黨的軍隊也是從廣州與師北伐，結果取得勝利而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的政權。

後來廣東廣西兩省完全受着廣州『西南政務委員會』的統轄，雲南貴州也受着相當的支配。這個地方是國民黨裏面另一派人的中心，他們雖說承認中國的統一，但是對於蔣介石將軍在南京所採的辦法，卻持異議。廣東廣西都建立有大量的精銳軍隊，且有充實的空軍作輔助南方最

出色的人物便是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

在一九三六年春天以前，南京與廣州之間雖說不無齟齬，但彼此的關係總算還過得去。胡漢民逝世後本有改進雙方關係的機會，因為這位國民黨的元老在日是反對南京擴張勢力最為激烈的。

然而，由於財政上的問題竟使局面弄複雜了。南京政府所施行的幣制改革，規定白銀國有，並將鈔票發行權集中於中央銀行，當時就要求西南政務委員會交出其收集之白銀，數目約為一萬萬華元。廣州方面實際上也並未拒絕交出，但是事後卻發現西南政府所發行的紙幣遠超過了法定的限度。最初的談判是想設法解決新舊紙幣的掉換問題。迭次的討論對於南方都是不利的，到了六月廣州忽然宣佈動員，要北上抗日。

當此財政糾紛尚未解決時，忽有一種行動發生：即廣州要求南京「對日宣戰」，他們表示在全國動員的時候聽受指揮。同時南方的統帥們就緩緩地將軍隊向北調動。

當大衆發覺了廣州這種舉動難免引起內爭以後，情形便急轉直下了。南方全部的空軍投效中央方面，軍隊也沒有什麼前進，於是廣州就和南京開始言和。

這一次的紛擾除開打了一陣筆墨官司而外，並無其他動作。蔣介石將軍在南京組織了一個國防會議，委派南方三巨頭爲會員，他本人在南方起事的一個月之內竟親蒞廣州。他解散了西南政務委員會並將反對南京政府的文武官員免職，或改任別的新職務。

雖說在著者執筆時，廣西仍然反對中央政府的「綏靖」辦法，可是，中央政府領導下的中國統一運動已有長足的進展，這卻是很明顯的。誠然，進步是很遲緩，並且如果日本繼續在南方爲政府製造糾紛的話，挫折都是難免的。不過，統一工作無論怎樣遲緩，現時好像總是可能的了。

華北

華北問題是南京政府一個更大的難關。山東、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這五個北方主要的省份，在日本企圖將其併入「滿洲國」之際，中央方面並未能施行絕對的統治權。日本軍部中「擴張」

派的主要人物土肥原少將於一九三五年夏季曾週遊華北各地，其後大吹大擂地宣告華北五省業已表示脫離中央，並經成立自治政府。日本人在當地釀出許多亂子，於是方面和軟地要求政府軍隊退出華北，同時準備以武力達到目的。

然而這次的計劃竟沒有成功。中國人第一次表示出他們已經從經驗中學得了一點東西。第一個所謂「自治」組織找不着一個負責的中國人出來做首領。第二，南京政府立刻應允日本的各項要求。甚至連日本預備用以建立北方新政府的北平政務委員會也被解散了。於是日本遂不得不放棄那班在掌握中的地方領袖，而直接與南京談判。一個很大的計劃結果只得出了一部份不圓滿的結果。準備包括中國最富五省的「第二滿洲國」並未成立，只是冀東的一角及察哈爾的一部份「宣佈獨立」了。冀東自治委員會中有一部份日本政府所委派的顧問，這也只是一個形式上的政府，其政令僅能行之於日本軍事勢力所及的地方。這塊區域之所重要者是由於兩種原因：第一，冀東有與「滿洲國」毗連的海岸，可以利用日本的控制力私運大量違禁物品進中國。其次，察哈爾鐵礦之富為全國冠，該地距北平及海口均極近。

雖說日本在華北所直接控制的只有兩個很小而很重要的地帶，但是日本駐屯軍的增加，亦使北方其餘諸省感受較大的威脅。在南京和北方的人都知道，一種最小的刺激即足以引起日人進一步的侵略。因此，南京政府一方面對於未受日本控制的北方諸省漸漸不受阻撓地從事鞏固力量，在另一方面卻用着靈巧的外交應付日本，避免公開的對抗，在可能範圍內力求保全實力而作形式上的屈服。不過，這種巧妙的外交策略究竟能夠將日本人薄弱的忍耐力維持多久，卻是可懷疑的。而且，是否蔣介石將軍能夠永遠向日本低頭而不損及他在中國人民中的威望，這也是同樣成問題的。武力抵抗固然也許無效，可是忍耐終於是有限度的。

太平洋的全景

遠東目前的形勢概括起來說是這樣：日本正從好幾方面壓迫着中國屈服；就軍事包圍而論，陸地上是對準着內蒙古，海面上是對準着上海、廣州，以及其他沿江的商埠；此外並設法擴張在華北的間接控制權，且擬在華南施行同樣的企圖。日本與蘇聯間的衝突已成僵局；日本很小心地怕

惹起戰爭；至於蘇聯，如果本國領土或外蒙新疆等準附庸國不受攻擊，也決不願啓釁。中國是正在統一的途徑上，雖說進展很慢，卻是有希望的，在這個過程中，南京和前此半獨立的廣州政府以及中國共產軍業經媾和。共產軍現時大部份集中於西北方面，日本如果南進便要受到他們在側面的威脅。中俄關係已經友好，隨時都可發展為密切的諒解以共同抗日。

英國已利用經濟及政治的方略，以鞏固其在華中華南的地位。在目前，英日妥協的希望業已消失了。英國的政策在求與美國相諒解，同時這兩個國家對於中俄接近一事似乎都抱着謹慎的贊同態度。不過，英國並未認為現時對日隔絕是個長久的局面。由於德意野心的威脅，它的大部份海軍都停泊在歐洲方面，因此決不願冒險與日直接作戰。拉攏日本的工作勢必將要復活的。

就是爲了這個原故，美英之對華合作是不十分密切的。華盛頓一向本是反對日本膨脹的主要人物，現在卻將發動的責任向倫敦推諉。同時，美國准許菲列濱獨立並撤退海軍主力到東太平洋，這不啻是放棄了它在遠東的領土及海軍根據地。

在目前遠東外交的複雜情勢中，最後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日本的開始向南太平洋發展。日

人利用台灣及太平洋委任統治諸島爲根據地，正企圖侵入荷屬東印度，法屬安南，以及暹羅馬來等地。關於這種活動的趨向，旁的不說，終於是朝着澳洲和印度。

日本是前途的關鍵。如果日本內部的動力繼續得勢並且各種資源能應付其擴張的需要，那末，列強的任何舉動皆不足以制止日本的前進。要明瞭上述兩種條件能實現到什麼程度也許我們得檢討一下日本的情形。

第十三章 日本之透視

殖種動力

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論調，據說，意大利、德意志、日本，這三個不滿現狀者施行對外發展政策的，主因，是由於人口過剩。有一種相反的論調差不多也同樣流行，那就是說，在這三國之外，有些旁的國家——尤其是中國與印度——也正在受着人口過剩的痛苦，但並沒有想向外膨脹。

事實是這樣的人口繁殖業已超過了目前國內資源的負擔能力，大家對於這個問題便有各種的解決辦法。第一便是提高消費大眾的購買力，並且雇用他們為國內市場製造貨物。第二是發展廣被的對外貿易，以工業品的出口抵償食料原料的進口。第三個辦法實在只是將第二個辦法加以擴充。因為擴張對外貿易要受國際競爭的限制，於是大家就覺得，如果能將出口貨的市場和原料的來源作長期的控制，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建立「帝國」的思想便由是而生。國民的情緒

亦因此而高漲。可是，建立帝國所費的代價也許遠較大於未來的經濟收穫；並且，在領土擴張的過程中得罪別的國家，因而會失去一部份商務上的聯絡，這種損失也使新得來的市場及原料來源爲之抵銷，可是拿這種種理由去對人解說，是無效的。

這就是日本現時已經達到的一個階段。日本國內資源無疑地已感受人口過剩的壓迫，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如果有人以爲用經濟調整的辦法比較用侵佔土地的辦法要有希望些，那末這個想念已經不合時宜了。日本是不能向後退的。其國內財產，原來也許可以作爲開發內部資源之用，現時則一部份用於一種仰賴外國供給原料及市場的鉅大工業，又有一部份用於龐大的軍事機構以保護此種仰賴的關係。海外領土的侵佔業經開始了。此後解決人口過剩問題將以領土的擴張爲主要辦法了。

本問題的嚴重性也是不可否認的。（註一）我們曾經提到，日本的人口在八十年以前的兩個多世紀中幾乎毫無變動，近八十年來則在急劇的增加中。在最初五十年人口增加了一倍，後來三十年又增加了一倍。一九三五年的人口清查指示出來，在日本本部、台灣、朝鮮、庫頁島、澎湖羣島、合

計二十六萬方英里的地面上，共有近一萬萬的人口。百分之七十是住在日本本部，這兒只有一小部份（百分之十六）土地適宜於耕種。就可耕地面積而論，日本人口的密度是大於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

在全部人口中，從事農業的還不到一半。常常有人說，超過了這個數目便無法可以容納。現有的農莊無疑地已經擠到了無可容身地步。不過，據官方的報告，可耕地尚可增加五分之一，北方亦有發展的可能，這樣又可以容納好幾百萬人口。而且，假使利用新式的耕種方法，現時每年的收穫一次半也可以增加到收穫兩次。引用混合耕種的辦法尙能提高雇農的數量。然而這一切都是需要金錢的，照那樣辦勢必要課工業以重稅以及減削軍事用費。現時這兩方面都不曾打算爲改進農業而解囊，所以毫無成就。自一九二〇年以來，從事耕種的人並沒有增加。

人口的增加以城市中尤爲顯著（增加率爲百分之八十五），在一九二〇年時，日本全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十七住在城市裏。一九三〇年爲百分之二十四，一九三五年爲百分之三十三。換言之，三分之一的人口是住在城市裏，而農村人口之繼續向城市移徙至今還沒有減低的形勢。在同

時，工業的發展又不曾增加就業者的數量。由於各工廠的機械化以及勞動效率的提高，因之很少數的人便能得出很大的生產。現時工業方面實際就業者僅占五分之一的人口。

移殖一事，對於救濟日本的人口過剩從未占過重要的位置。一九三三年住在日本本部以外的人不及一百萬，其中包括住在各附屬地及外國的全部日人。從一九二六至一九三〇這五年間，日本人民移往外國的淨數不及二萬八千，可是人口增加的數目是四百七十萬。雖然日本的政客及作家們往往說，日本需要向亞洲大陸發展的主因是由於海外移民機會之斷絕，可是統計上的事實告訴我們，這種論調是完全無根據的。日本人早年便有移居朝鮮及滿洲的簡便機會，但實際上的人卻很少。勤儉如日本農民，其生活水準仍較高於中國或朝鮮的農民，而且他也不打算將水準降低。我們大可以說，縱令日本能將整個東亞置於政治控制之下，日本向外移民還是不會實際增多的。因此，今日的問題是怎樣為日本人在國內謀出路。

人口驟增自然會引起複雜而緊張的形勢。日本一直沒有工夫去思量如何適應新環境。近年來日本種種設施之所以露出忙亂現象者，也許大部份的原因是由於求救治的心過急，日人的蔑

視世界輿論侵略滿洲，剛剛是在對外貿易衰落及國內發生嚴重問題之後，這兩件事的聯續發生，並不只是一種偶合。在過去十年間，每年人口的增加額約為一百萬，這種增加率幾乎至少還要繼續維持十五年。這種趨勢當然足以擾亂任何民族的心理安寧。自從一九二〇年以來，每年有五十萬男女青年加入求職運動之中。就這種比率看，求職者之數量增加自然要較速於正常狀態下就業機會之增加。無怪乎日本是要採取拚命的辦法了。

在日本人口問題中，有一個常常被人忽視的奇怪現象，便是青年人的比例異常之高。這種現象結果生出兩個影響：一方面使得人口繼續着急劇增加；另一方面降低了整個勞動力的生產費用。日本工業方面工資水準的逐漸低落，對於增加出口貿易固然頗為有效，但這種現象的形成未始不是由於青年勞動者的意外增加所致。

日本早就把工業化當作了一條自然的途徑。在很久以前，工業生產即已集中於幾種主要的物品方面，尤其是紡織業。然而，近年來幾乎凡是工業成品日本都在製造着，從鉛筆到水渦輪，從棉紗到無線電傳真器械，可謂一應俱全。日本簡直可以絲毫不用舶來的機製品。甚至連半機製品的

製造也在增加之中。鋼鐵業的進展即爲明證。在一九二〇日本輸入生鐵三十九萬噸，鋼一百萬噸，國內所生產之生鐵爲五十二萬噸，鋼爲五十三萬噸。十四年以後，日本輸入生鐵四十萬噸（來自滿洲），鋼三十五萬噸，至於本國所生產之生鐵增至二百二十萬噸，鋼增至三百二十三萬噸。到了一九三五年，鋼的進口差不多沒有了，生鐵的進口數量極微。

不過，這種逐漸自足自給的現象是不完全的，因爲日本自己沒有多的鐵礦。滿洲出產鉅量的鐵砂，但質地不佳。日本鋼鐵工業所需要的大量鐵砂，必須仰賴中國中部及馬來方面之輸入，碎鐵是普通使用生鐵時的輔助物，這也是要靠國外運來。

日本工業上的問題可以拿鋼鐵業的情形作代表，那就是說日本完全依賴着本國政治控制力所不能達到的國家。無論就原料供給以及就出口市場說都是這樣。像日本這樣的國家，其大量增加的人口靠着工業活動之繼續擴張以維持生活，那末這個國家的統治者自然常常要打算如何用政治力量去控制原料及出口市場。

日本既經屈服於此種誘惑之下，於是必然地與其他列強對抗起來了，滿洲之侵略增加了對

俄作戰的危機，「南進」政策也許隨時足以引起西方列強的棒喝。如果日本不讓步，它們便會施以經濟封鎖。事實上日本已經釀成隨時皆須備戰的場合。原料及市場之依賴外人，在平時或者僅是一件麻煩的事，一旦遭遇戰事或封鎖，那末這就成爲制命的危險了。因此，日人遂力求將中國的原料及市場置於本國軍事及政治支配之下。

大和精神

如果說日本人生性好侵略，那誠然是錯誤了。一個通常的日本人假使聽到別人說他的國家要用武力霸佔東亞，他一定會大爲驚異。許多受過教育的日本人（其中包括最有聲望的政治家、實業家、金融家及智識份子）都不贊成該國軍人在滿洲及華北的種種行動。甚至軍部的領袖們都不同情那班極端國家主義派的軍官所採的暴亂政策，這批軍官原是侵佔滿洲以及其後幾次進兵的主動者。

可是，日本人和平的氣質正適宜於擁護向外發展政策。有人對他們說，中國是由於不斷的紛

亂而弄成四分五裂，日本僅僅是要爲中國樹立和平與秩序，大體上他們對於此項說法深信不疑。根據固有的信念及傳統思想，日本人總是以爲他們賦有一種超軼於其他民族之上的使命。在日本孩童中所常談到的一個故事也許可以證明此點。據說當上帝創造第一個人的時候，他將泥土放在竈中時間過得太久，那個人燒黑了，得出一個黑人，上帝不滿意，便再度去創造。這一次烘的時間又嫌不足，於是人變成了白色。上帝又不高興，並作第三次的嘗試，最後是成功了。烘的時間既不短又不長，造成了一個美麗的黃褐色的人。因此黃種人是上帝派來統治地球的。

日本的全部政治思想都帶有傳教的精神。尊奉天皇，認他爲太陽神的直系後裔，這種觀念與崇拜國家的觀念合成一種對於日本國運的牢不可拔的信仰。神道教是一種公認的官教，以敬拜國家敬拜天皇爲內容；最近據內務省的解釋，信仰這種宗教乃是一種「超乎宗教以上的國家事件」。在神道教廣泛的掩蔽之下，各種傳教式的國家主義運動便產生出來了。近來有兩種彼此相關聯的運動更取得顯著的地位。其一爲黑龍會，大家都認爲這個祕密團體有好幾百萬信徒散佈在各層階級之中。每逢日本政客被所謂「愛國」青年暗殺的時候，黑龍會常爲人所提及；雖說該

會至今猶未揭示其目標爲何可是就那班倡導大陸侵略政策的武人「積極份子」而言，似乎這也是推動力之一。

對於此種運動中的第二派，我們所知道的具體事實更多，這就是流行於少壯軍官中的「昭和維新運動」。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刺殺永田少將於陸軍省的相澤中佐當受軍法審判時，供認係昭和思想的激動。他說：「上帝統治宇宙，天皇便是他的化身。由於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無神論的影響，世界被弄成了僵局。日本標榜着天皇個人統治主義，必須繼續予以遵奉。民主主義是完全錯誤的。昭和維新是要將政治經濟的權力還與天皇。」（註二）

天皇本早經公認爲奉天承運的專制者；不過人們覺得他是神聖異常，世俗間的事不應當由他管理，只須委之於幾個僕人。所謂「維新」只是以一批僕人代替另一批，事實上也正是這樣。軍部應當代表天皇保有絕對的權力，那些和「資本家」沆瀣一氣並信賴外交的政客們應當加以排除。（民主主義是完全錯誤的。）

這種運動的主要人物是「滿洲事件」發生時任陸相的荒木，及一九二五年起任教育總監

至一九三五年猝被免職的眞崎。在一九二六年，他們的理論是一種神祕的帝國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混合物，這種理論深深地支配着一些少壯的軍官們。據泰晤士報（The Times）的東京訪員說，眞崎「以日本民族的偉大性來訓誨衆人，認日本人民爲神的後裔，自從有天地的時代起萬世一系，此後並且永遠會是這樣。他對人教導說，日本賦有散佈和平及文明的神聖使命，尤其是鄭重說明日本立國的要素是有一個神所傳下來的天皇直接統治人民。這種種信條見之於日本憲法中與夫建立近代日本的元勳的言論中。但是那班政治家是現實主義者，他們解釋種種傳統慣例的時候態度雖說虔誠，然而不是遷就事實的。直崎及其同志荒木則爲主張正名的人。」（註三）

以正名論主張教導軍隊中的官佐，一定會引起他們從事實行的危險。一九三六年二月的東京兵變就是警告着日本民族：革命已在目前了。由於此次流血事件的結果，眞崎派中之極端份子大受挫折，天皇本人也放棄其神聖的局外地位而表示不滿。相澤中佐的審判本來很吃力地拖延了幾個月，東京叛亂之後，竟迅速地判處死刑而予以執行了。與此次叛亂直接有關的十七個軍官也遭受着同樣的命運。前此對於那班暗殺閣員的所謂「愛國犯」總是從輕發落，只判兩三年的

苦役，這次的處置，和以往比起來真是一種驚人的對照。

不過，那種根本的趨向還是存在着。不僅軍部支配國策的力量更見強大，而且，其宗教精神亦深入大部份人口之中，尤以農民爲甚。政黨政治是走着否運，民主主義正在崩潰之中，某種形式的國家社會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日本深深覺悟到自己的命運關頭已在目前了。

日本趕得上麼

日本的軍事領袖在一九三一年發動了大陸發展政策，因爲他們事前知道不會遭遇反抗的。中國是被內戰弄殘敗了。蘇俄正注全力於國內建設。英美方爲尖銳化的經濟恐慌所苦。國際聯盟則因歐洲各國的根本對敵而成爲無用之物。

今日的形勢已是完全不同了。中國正順利地踏上了全國統一的路。蘇俄已經有了驚人的軍事力量，不惜爲方寸之士而戰。英美因爲在華中及華南的利益受到明顯的威脅，亦完全爲之震動。這兩個國家都在急劇地增加海軍軍備。它們業已放棄舊日的齟齬，如果受到了進一步的激動，也

許還會聯合起來對付日本。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工作已經變得無窮困難了。

過去幾年間置之泰然的外交孤立，現時已覺得是個沉重的負擔。建立帝國的用費正極度地枯竭了日本的經濟來源。鑒於這種種變化，我們很可以問一下，是否日本還不肯暫緩前進。或者說，如果它不顧一切地走上去，將來不會發生阻越嗎？

無論怎樣，滿洲國與蘇聯接壤的地方已成爲日本的國防最前線。大量的蘇聯軍隊在這兒和日本軍隊對峙着，其數額竟與日本全部的常備軍相等。蘇聯的邊境上建築着好幾道堡壘，各部份都很堅固。遠東的紅軍已高度機械化，備有多量的坦克車及飛機。其原料食料的供給無需再從幾千哩以外的俄國西部運來。貝加爾區及西伯利亞東部一帶的富源皆已開發；大規模的新工業已經建立起來，農業亦在軍事管理之下有高度的發展。就正常情形說，遠東紅軍現時已成自足自給的單位；而且，由於西伯利亞鐵路築成雙軌，從俄國西部運輸援兵也大增便利。海參崴駐屯着一隊轟炸機，能夠在飛往東京後又飛回來。

在另一方面，滿洲國的日本軍隊則由各種不可避免的困難而減弱了能力。雖說朝着蘇聯

邊境的公路鐵路皆在高速率下完成了，可是要從日本運出補充軍隊及重要給養，仍舊是有困難。——因為在「滿洲國」對面的日本西海岸線上缺乏一個適當的港口，日本空軍去攻擊蘇聯工業中心遠較難於蘇聯空軍之襲擊日本。幾種主要的原料，諸如煤油、鐵砂、生棉花、無鐵金屬等等，日本都是依賴着中國以及其他國家。中國也許會乘日蘇戰爭的機會發起全國動員，這樣縱令不致于日本軍隊以嚴重的打擊，至少足以危及原料的供給，此種危機是很明顯的。同時在日本的背後又有西方列強施行經濟封鎖的危險。

日本人注意到自身的弱點，所以忍住不再激動蘇聯。我們也許可以預測，日本如果再要擴張土地，對象便不會是蘇俄。但是紅軍潛伏着的威脅依然是存在着，目前蘇聯的外交政策純粹是採守勢的。誰能料到十年以後的情形是怎樣呢？到那時蘇聯軍隊會更要強於日本軍隊，因為蘇俄的資源較之日本的資源簡直是大得無比了。企圖成立一種暫時妥協的各種努力皆全部宣告失敗。莫斯科曾提出互不侵犯協定問題，但東京方面堅持須在「滿洲國」國境的兩邊成立一個非武裝區。一旦這種區域得以成立，蘇聯方面便要犧牲許多近來所築的要塞，幾個大城，飛機場，兵工廠，

倉庫，以及主要的鐵道，至於日本方面則除開放棄一塊沒有防禦的荒土而外，別無損失可言；所以蘇聯對於這項提議從未加以重視。蘇聯的威脅現時雖說對日本尚無重大影響，將來恐日見爲大陸政策的牽掣。

關於依賴外國供給原料一層，日本近年來曾多方設法以減少危險。英美的煤油公司已被迫用自己的錢替日本存儲可供六個月用的煤油。現時以中國及馬來爲主要來源的鐵砂已在「滿洲國」及日軍支配下的察哈爾從事開發。至於許多別種物品，諸如鋁及各種化學品，與飛機引擎之類，日本早已自足自給。開發華北的計劃中包括大規模的植棉，現時在這一方面已有驚人的進展。不過，日本要想真正不靠外國供給原料，那還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仍然有兩種危險：第一是怕中國人在那些日本認作資源根據他的區域內起而反抗；第二是怕其他列強在屬地內排斥日貨進口。

終結講起來，日本大陸政策的成功，是要看它對於國內資源的貧困有無能力支持。阻礙日本建立帝國的弱點，可以由歷史上的比較予以證明。當英國向海外擴張的時候，曾不斷地在全球各

地作戰，其間與印度戰至百年之久。當時它所享有的種種好機會都是日本今日所缺乏的。第一，英國的事業散於各處，任何一地的失敗不致危及整個組織。第二，那時候別處工業未發展，它算是全世界的工廠，膨脹中的工業有無限制的市場。第三，那時候由於海洋的關係它的領土的確受到保護，不怕外來的攻擊。可是，在另一方面，日本係將其全部利益置於一處的。如果對華失敗，即告破產。其次，因為農業的長期衰落，國內市場減低了銷售力；工業由不穩固的國家信用勉強在支持着；出口貿易又遭列強劇烈的競爭。空軍力量之發展，又消滅了前此島國形勢所給予日本的安全。

甚至在這種帝國主義發展的初期，日本的重要資源已呈枯竭之象。除開被征服的地方以外，它不能從任何處獲得救濟。直到現在日本總還算是幸運的。然而這種幸運可以懸延嗎？

日本人民的窮苦，循環的災荒，城市鄉村充滿着掙扎着的人羣，這些事都是證明發展國內生產力所急需的資本，已經費於與建立帝國有關但是不能生產的事業。軍部業經耗去國家全部的通常稅收，而其要求尚在繼續提高之中。五年內國債已由四萬二千萬鎊增至六萬萬鎊。自一九三一年以來用之於「滿洲國」的軍事費及私人投資將近一萬萬鎊。國內的資本市場因此便受到

三種債主的包圍：一是政府，需要增發公債以彌補預算之不足；二是國內工業，因為軍火定單和出口貿易的增加而需款以求發展；三是「滿洲國」正在迅速進行軍事建設而需款應用。軍部既全盤控制着國策的決定，於是文職閣員只希望只祈求能無限制地募集國內公債，並且設法使資金利率降低。如果這件事辦不到，那末要想實現理想的環境，也許只有逐漸以國家力量去控制工業商業以及金融。縱令如此，資本市場吸收政府公債的能力還是會繼續衰疲的。

認清一個國家的弱點，並不足判斷這個國家的崩潰。許多經濟專家根據上述種種事實會預測德國將無款供給大規模的重整軍備，意大利亦將由於作戰費用浩繁而決不興戎。五年以前，事實上本已完全證明，日本如果把二分之一的稅收用之於軍備方面，以後將無法維持下去；然而它現時已使軍備費占去全部的稅收，且還在繼續強大之中。將來也許有必須採取通貨膨脹政策的一天；但是爲什麼還不採取呢？這種浪費是很浩大的，然而工業得以週轉，就業人得以增多。當然，這是拿「將來」作抵押品，可是，因爲沒有誰願意放棄取贖的權利，所以這種辦法似將循環下去。

不過，還是一種代價必須付出的。那些獨裁者和武人們固然能夠產生金錢，但却不能產生

真實的財富。假如國內一部份有用的財富費之於不生產的方面，國家會變得更窮。占人口半數的日本農民正在飢餓線上生存着。某幾種工業雖說還興盛，其餘的工業及農業則毫無生氣。日本官方所發表的工資水準已屬甚低，可是這還只代表着一部份的事實；在日本工業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小規模家庭企業和農民收入皆未在注意之列。最近陸軍大臣明白承認新近入伍的兵士在體格方面有退化的趨向，這件事表示出生活水準的降低已至相當限度，倘再超出此項限度，或將危及大眾的生命力。

以上都是從悲觀方面立論的。日本人正冒着崩潰的危險，這是明顯的事實。現時它所處的地位很易於受攻擊，它的資源很薄弱，社會經濟的組織亦因感受對外擴張的重負而在瓦解中。

但是在光明的方面也有很多可說的話。如果將日本力量估量得過高是一種錯誤，那末把它的堅固性估量得太低便是更大的錯誤。經過了十年的黨派鬭爭，使得國策爲之動搖，軍隊紀律爲之破壞，現時日本好像已踏上了團結的途徑。勝利的是軍隊，民主政治失敗了。目下已經有了一種舉國一致的形勢，這是黨派鬭爭未解決以前所沒有的現象。

在另一方面，軍部已清除了一班搗亂的高級將領，這批人曾驅使國家從事冒險工作並激起國內的不安。目前由那些了解現實的人們掌握着帝國主義的政策。從事於帝國事業的日本業經恢復平衡的狀態，雖說它不會放棄帝國主義政策，可是它也許要採擇比較不過急的方法。如果它的統治者知道如何從事期待，那末至少它避免危險的機會一定較優於繼續蠻幹。

日本的社會結構是一種中古式與現代式的混合物，具有非常的彈性。爲了同樣的目標，別的国家就要施行獨裁制度，法西斯主義，以及壓抑人民自由；而日本人則是天生的『法西斯主義者』。他們從來不知道或者不重視個人自由，人民應當犧牲一切以爲國家，這種思想和敬拜天皇是相聯的。民主主義及議會政治的外套在日本僅有三十年的歷史，這個外套脫下了，暴露出這個國家還是充滿着封建主義的遺風。日本庶民甘心爲祖國光榮而受苦的精神也許不是無窮盡的，但事實上幾乎就是這樣。

日本對外貿易正有顯著的轉變，這件事也是應當提及的。許多年來日本所輸出的只是一些立刻即須使用的貨物。銷售這種貨物既不足以穩定商業關係，又不足投出資本最近日本已經輸

出像機器一類的資本貨物了。只要這種貿易能夠發達，日本與國外的聯絡當然會變穩固些，而且尚有投資以爲補助。因此在海外各地市場便可取得已成的利益，在東亞未開發各國尤其如是。而且日本在這種過程中能夠取得另一種力量去擴張政治勢力。

不過，在一切機會之中，最大的機會還是列強之顯然不願作戰。日本之所以侵略滿洲而告成功者，主因係由於蘇俄之默許。假使它現時所玩的手段是高明的話，西方列強也許會被誘而讓步，至少在未來一個相當的時期內會如此。日本國內外的安全限度是很狹隘的，我們未可輕率地作任何推斷，而將這問題放在旁邊，而從大處觀察，則日本也有在東亞建立大帝國的和平的機會。

(註一)此處所用之人口數字，大部份係取自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出版之 *Far Eastern Survey*。

(註二) H. V. Redman: *Japan in Crisis*, 1935.

(註三)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泰晤士報。

第十四章 袖手旁觀之美國

與世隔絕

美國要退出「國外的禁園」而專事堅固其在美洲大陸的地位，此種趨勢乃最近國際關係諸主要變遷中的一個。此項新政策自大戰以來即逐漸得勢，影響及於各個角逐的中心點。

十九世紀各國爭取殖民地及次殖民地的時代，美國並未預聞。除開一八九八年因對西班牙作戰，割得太平洋上的菲律賓濱夏威夷，以及擴充了在中美洲的勢力而外，美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係採取分潤海外市場的方式，而未嘗以擴張領土爲後盾。

然而美國對於推廣國外貿易之熱心並不下於其他國家。自南北戰爭以後，美人即以全力開發美洲大陸上的富源，大規模的入口移民使入口爲之增加；至本世紀初葉，美國已經建立了大量生產的工業，靠出口市場造成繁榮。美國當時既無尋求殖民地的志趣，又無此種力量，所以，只要求

別的國家給以平等的貿易機會。這便是美國對於遠東市場堅持「門戶開放」原則的來源，具有同樣意義的「海上自由」原則亦係因此而來。討論國際關係的人很早就公認美國只在三種原因之下纔會作戰：第一，擊退進攻美洲大陸的敵人；第二，維持遠東的「門戶開放」原則；第三，保護本國對任何國家的貿易權（即令那個國家與其他國家作戰，也得如此）。當德國人忽視了第三項原則擊沈露西坦尼亞號（*Lusitania*）輪船時，美國便參加了大戰。

大戰以後美國的外交政策漸有改變。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中本要加重美國前此所負的責任：因為加入國聯便連帶地要準備參加制裁侵略國。假定美國照威爾遜的意志加入了國聯，它勢必要放棄海上自由的要求，勢必要答應不與交戰國通商，甚至於參加封鎖。實際上美國勢必有利利用該國人力物力維護整個世界各地和平的義務。後來不僅是這個提議被美國人民推翻了，並且對於戰前已存在的對外責任也開始求擺脫。

美國亦曾一度受舊政策的推動，準備繼續參加鞏固國際和平的工作。該國會多方設法解除德國賠款糾紛，在討論軍縮會議的席上，該國所派的觀察員曾占重要的位置。在華盛頓會議中，該

國首先倡導縮減海軍，簽訂了鞏固遠東現局的九國公約。在巴黎非戰公約（凱洛格公約）中，美國又是加強國際和平的創始者。依這個公約，簽字國雖然約定不以戰爭為實現國策的工具，然根本缺乏各國尤加實踐的任何許諾。

在後來一個階段中大家看到美國完全退出了國際的桎梏，這一個時期是以所謂史汀生主義為標幟。日本佔了滿洲以後，當時的國務卿便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宣佈這個原則，據說締約國「對於不是用和平辦法所取得的土地應不予承認，對於由武力造成的土地佔有亦如之。」這對於「門戶開放」以及「海上自由」兩個相關的原則算是另一重要的改變。雖說當史汀生發表這個可紀念的聲明時，已明知日本意在排斥其他國家在滿洲的貿易，但美國再不會想用武力防止此種閉關舉動，而僅以「不承認」為已足。依照戰前所抱的原則，它本應以種種供給援助中國，此時亦無從談及。

在經濟恐慌之中，孤立政策變得更為明顯。美國已經在歐洲損失了鉅量的投資，協約國已不履行償債，在物價暴跌的紛擾之後，國內經濟復興工作要消耗全部的精力。歐洲及遠東方面的形

勢日趨緊張，使美人更小心翼翼，以免捲入新的漩渦。意阿戰爭爆發後，外交上更有進一步的退卻。最初由於國聯的意外復甦，美國輿論大為感動，有一度好像美國也會與國聯合作制裁侵略者。事實上羅斯福總統本準備單獨與意大利斷絕商業以及其他方面的關係，而繼續與阿比西尼亞通商。但是國會妨礙了他的意向，決定對於交戰國雙方停止供給某種特定軍用品，並限制其他物品的輸出。政府對人民宣告：與交戰國通商的危險，由商人自負，政府不能予以保護。根據新的中立原則，美國對於任何交戰國家，無論其理由如何正當，無論其與美國的友誼如何密切，一律斷絕軍用品的供給。羅斯福總統說：『如果讓我們在利潤與和平之間二者擇一，我們要擇和平。』

實際上，這是完全推翻了舊日『海上自由』的原則。

國聯之未能以制裁力量制止阿比西尼亞戰爭，這更使美國增強其擺脫外交責任的意念。召回駐菲列濱的海軍正是在這時決定的。美國目前已經開始在走孤立的途徑，但同時也開闢了一些新的用武之地。

近年來美國特別注意對新大陸其他國家的關係，這種趨勢似乎很容易得勢。拉丁美洲諸共

和國雖說一向堅決反抗所謂『金元帝國主義』的侵入，可是這兒早就是美國商品及資本的市場。英國、德國、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在南美洲占有很強的位置，諸拉丁共和國慣於用這種關係來抵禦美國的蠶食。但同時，它們現在向華盛頓方面求政治合作的態度卻又較前積極。在將來，汎美同盟或者可以得着新生命。美洲各國現正設法調整全體美洲國家的關係，以防禦歐洲或亞洲國家的攻擊。關於組織汎美洲國際聯盟一事，雖說在多數有關國家之中不無這種趨向，但如認為已在進行中，則未免言之過早。日內瓦的失望使人心理上發生變遷，前此曾熱誠擁護國聯的拉丁美洲諸國，尤其如此。

加拿大和美國的關係雖說很密切，但因身為不列顛帝國中的一份子，所以未能加入汎美洲的聯合。不過羅斯福總統一九三六年之訪問奧太瓦（Ottawa）曾加強了雙方的聯絡，這也許很足以使加拿大對新集團運動表示合作。姑無論加拿大對不列顛關係是如何忠誠，但由於商業上的來往，思想上的共鳴，以及國防上的需要，它自然會傾向美國方面。加拿大這種騎牆的關係在目前還不至於引起衝突，它以局外人的地位對於汎美洲聯合運動表示關心，這樣也不一定會影響

它在不列顛帝國中的地位。

因為着重於各種形勢的轉變，所以上面的一部份描述僅得其粗淺的輪廓，但也實在過於簡單了。雖說孤立的傾向現時在美國國策中居主要地位，可是美國也不易於截斷其對外的關係。首先我們得看一下它的對外貿易。美國通常有百分之十的流動成品輸往外國。該國所生產的農業原料及工業原料超出了本國人口的消費量。當它要去冒險的時候，這十分之一的出品本來不值什麼；但是在全美國各邦之中有好幾種工業是以向國外銷售成品下其隆替的。最明顯的例證便是特克塞斯 (Texas) 及鄰近諸省的棉業，菲基尼亞 (Virginia) 省的烟業，沿太平洋諸省的麥業，以及煤油業。凡關這一類的事，美國在決定外交政策時皆須予以考慮。

例如，遠東方面的市場對於美國貨物之行銷，甚至在經濟恐慌之中亦呈增多之勢。這種貿易既有大多數美人賴以生活，華盛頓豈能忽於保護及促進嗎？

此外美國已有大量資本投於世界各地。貿易隨投資關係俱來，因此在各投資中心地點成立了許多美國的商業組合。難道能夠聽其自生自滅嗎？

美國工業欲得平穩經營，也有賴於國外供給某數種原料。其中最要者爲橡皮、錫、生絲、各種獸毛、獸皮、椰子油、織毯羊毛、茶葉、馬尼刺的麻及特種纖維。橡皮和錫大部份來自荷屬東印度及英屬馬來。生絲來自日本，馬尼刺的麻來自菲律賓。這些原料對於美國的重要性並不能以其每年進口的數量或價值來估計的，事實上其中多係美國工業上絕對的必需品。政府對於此類原料來源的安全能夠忽視嗎？

一個國家如果在國外各處放了許多債，它是無法避免種種責任的，美國便正是如此。假令政治的桎梏是可以擺脫的，但經濟上的互賴，除開採取蘇俄曾經走過的途徑以外，別無他法可以避免。美國的物價趨勢大大的影響到全球各地的經濟狀況。美國施行關稅政策，歐洲的黃金亦因此項政策而流入美國，這兩件事大大地阻滯了國際間的商業，並且使那些失去黃金的國家加緊其經濟恐慌，這種種演變都已經在美國經濟上發生了反應。

至於談到將來，很清楚的，美國如果能把堆積着的黃金用放債的方式借與別國使其再度流通，如此便能挽救世界的危難。假使它拒絕這樣辦，那末現時國際貿易方面所蔓延着的癡癱症，果

不會完全傳染給美國嗎？

因此，美國在國外實保有極端重要的利益，苟非經過一次鬭爭，決不至予以放棄。孤立的企圖雖在目前國策中占重要位置，事實上這只是國策的一面，它固然削減了大戰以前的外交關係，但今後的外交政策仍着重於如何在國際間促進美國利益。某幾種對外的利益時時皆能誘致美國恢復舊日的活動。美國的意見對於各國決定國策是很有影響的，我們決不能預料該國將永遠緘默下去。無論是在遠東對英合作，或者是參與歐洲國家改造和平機構的努力，或者是分任國際商業及金融建設的工作，總之美國必須出面。

整軍經武

美國海陸軍的數量也是該國國際地位中一個可注意的因素。它一方面拋開了種種外交上的義務，同時陸海空軍亦繼續在強大之中。這三種軍隊的數量及設備遠超出了美國本身國防上的需要，海軍方面尤其如是。此種軍備擴張且尙無停止的趨勢。

一九三五及一九三六年的海軍演習，規模之大爲前所未有。演習的意義是爲要試驗大西洋艦隊及太平洋艦隊在短期內聚集一處的能力。龐大的太平洋艦隊排定在三十六小時之內通過巴拿馬運河，與大西洋艦隊聯合作擴大的演習。其後兩個艦隊又經運河西行再在太平洋作種種演習。因爲美國不會在東西兩方面同時遭受攻擊，所以兩個艦隊可以很迅速地調到任何發生危險的地方。通過運河的設備還在改進之中，爲的要使任何一個艦隊能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完全通過。

同時，運河的安全亦經大加強化。因爲運河結構堅固非常，除施用大規模的爆炸外無法加以摧毀，所以現時無論從太平洋或大西洋皆不能對它進攻，專家們認爲任何有效的破壞都是辦不到的。至於太平洋上的前哨線，夏威夷實際上控制着整個美國的西部海岸，該地正在從事開發成爲一個不受攻擊的海軍根據地。在菲律賓的艦隊撤回以後，國防線縮短，太平洋上的防衛力亦爲之增強。

只有日本纔是美國真正的禍患。日美間從無特別友好的關係，有時甚至惡劣非常。這種對敵

固然有種種根由，我們可以歸納出兩個近因。第一是日本威脅美國在中國的商業及投資；其次是日本威脅美國對中國，對菲律賓，對荷屬東印度，以及對馬來的交通。這都是美國獲得重要原料的地方。前此曾有人論及第三種原因，據說日本尚有進攻美洲大陸的危險。在現時這種攻守武器的設備下，那一項原因或者可以完全不算在內。

在過去三年內，日美衝突的危機顯見減少。關係改善的原因是很容易分析的。（一）雖說對華的商業競爭似呈增加之勢，但美國已不再着重「門戶開放」的原則。（二）菲律賓艦隊撤回以後，兩國海軍之間成立了一塊很大的緩衝地帶。美國固可把關島造成一個強固的海軍根據地，以使巨大的艦隊安全停泊，藉此也許能保全該國對菲律賓的控制權以及海運的自由。但美國並未這樣做。目前美國在夏威夷以西已無其他壁壘。（三）美國對華貿易自二十世紀初以來進步頗少，對日貿易則增至一倍以上。在美國的全部遠東貿易之中，日本所銷之美國貨物以及運往美國之貨物皆在二分之一以上。中國比較起來，所容納的美國貨物僅占五分之一，所運往美國的貨物僅占八分之一。因此，如果美國要是爲了保障商業上的利益，對日維持和平自然遠較優於對日作戰。

至於說到保護遠東方面主要原料的來源，前面已經提過，這些原料大多來自南太平洋，而日本在那兒的威脅還很輕微。

基於上述各種理由，美國加入太平洋戰爭的可能性固然沒有消滅，但已大為減少了。

幾年以內，美國將成爲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國，並且將有驚人的陸軍及空軍作輔助，這是毫無疑義的。這樣強盛的武器其目的何在呢？僅僅爲了大陸上的防衛自然沒有此種需要。然而美國又不再承認有履行「海上自由」的義務。新中立法規定對一切交戰國皆斷絕商業關係；縱然說這個原則只代表着一種趨向而不是一種固定的原則，可是美國海軍此後對於蘇來於交戰國間的海運，將由此而減少其從事保護的可能性，這也是很明白的。那末又爲什麼要費全國的財富去建最大的海軍呢？

這個問題我們姑且不予答覆，理由很簡單，因爲連美國人本身也在尋求答案之中。不過，有一個觀察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出來。假如美國在未來任何時期內，爲了任何原因，決定一反其現時的孤立趨勢而再度積極從事改造世界的工作，那末它便能夠在短期內辦得到。

關於「猶豫不虞」的重要性，我們可以提及一件大家腦中印象猶新的事實來作明證。在一九三五年的時候，不列顛帝國從熟睡中覺悟過來，曾設法制止激怒帝國人民危害帝國利益的一件國際暴行，但是因為海軍力量不夠強大，它的言論就沒有受人重視。當時全帝國激昂的情緒幾乎足以推翻政府的國策，後來驟然發生了轉變。將來美國如果遭遇到任何這一類的事變，它便不會像不列顛帝國那樣因缺乏力量而使自己的意志不能實現。無論這種事實對將來的涵義是怎樣，總之對於國際形勢一定有深刻的影響。

國內的種種勢力

如果現時正在進行着的國內調整工作不能產生新的平衡局勢，那末美國很難找得出路。關於目下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鬭爭情形，不在本文討論之列。我們只能指出幾個需要解決的較大問題

經濟生活方面，由極端的個人主義轉為某種形式的國家干涉主義，這或者算是最重要的——

種變遷。雖說個人主義的勢力在竭力地抵抗着，但國家方面利用中央政府的機構在國民生活上顯已造出了較前此強大的力量。美國憲法的發展是不可抗地由極端的聯邦主義趨向於單一的民族國家，上述程序一經發動之後也一定會同樣暢行無阻。和這兩種進展同時產生的，還有一個需時較長的運動，那便是說，美國人民將由各種分歧的種族及階級鎔為一個和諧的集合體。歐洲大戰本已加緊了全國的團結，禁止移民以後更使此項趨勢為之增強。

「小人物」的事情最近纔由美政府予以關垂。農民債務的削減，政府對於工人收入的懸念，失業保險及老年保險的採用，凡此皆增加了民衆在國家建設中的地位。社會平衡的局面已在大规模轉變之中。

同時，工業與農業的平衡局勢也有轉變。自大戰開始以後，工業化方面有鉅大的進步使生產能力遠超出了本國市場的需要。在起初，那些繁榮膨脹的農民可以容納過剩的出品；可是後來農民們受衰落的影響而致窮困了。近年來美國中部產玉蜀黍的地帶有很多部份發生土壤腐蝕的現象而變為廢田，同時耕地面積因政府限制農業的計劃而見減少，於是工業生產力與農業購買

力間的矛盾更尖銳化了。照現時看起來，美國是不易於利用工業與農業之彼此補助而變成自給自足的國家。

固然農業的衰落或可減少美國出售農產物的需要，但過剩的工業生產力還是迫着它要向國外尋求新市場。因為，美國貨物現有的市場大多只能容納食料原料及半製造品，要想輸出大量的工業製造品，便必須開發新的銷路，如此又不免加緊對其他工業國的競爭。所以經濟的力，量也許大足以驅使美國再度加入國際的活動。

第十五章 赤色帝國

自強運動

蘇維埃聯邦橫綰着東方與西方，凡是當俄國力量不敵日本的時候，德國便會砰砰心動，想從西邊侵入。凡是德國現出特別強盛的時候，日本便會增加勇氣和希望。「和平不可分割」一語，是蘇聯的政治家製造出來的；就俄國而言，歐洲的和平與亞洲的和平誠然是不能分離的。

在討論歐洲及遠東的均勢時，我們已經注意蘇聯政策的某幾方面，尤其是影響日德行動的部份。從各種關係看，我們覺得和戰的關鍵係操之於蘇聯手中。該國的外交政策以及指導着外交政策的國內各種勢力已占極高的重要性。

今日的蘇聯政策是由三個主要階段演變而來的。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二年為第一個階段，此時期內的主要現象是外國的干涉，內部的戰爭，以及革命的狂熱。當時那班布爾希維克主義者

和各方面都在鬭爭着。他們爲了竭力把這個廣漠的國家施以有效的控制，所以，隨着時間和力量去修復戰後的荒涼。他們覺得共產主義單在俄國一處不會成功，非在其他國家成立同樣的制度加以扶助不可。因此便極力在國外煽動革命，在對波蘭作戰的時候，這種煽動工作即達於頂點。

從一九二三到一九三三這十年間算是第二個階段。在本階段的初期，蘇聯已經在全國樹立了不很穩定的和平。當它企圖向國外撒播共產主義的時候，結果使自己的手也大大地灼傷了。後來布爾希維克主義者對於世界革命的念頭雖尚未打消，但已決心先在俄國樹起攔壘，勢力而不期待外面的援助。五年間他們繼續不斷地努力建設國家，使蘇維埃的權力普及於波羅的海與太平洋之間以及北冰洋與印度邊境之間的領土上。

一九二八年發動了第一次的五年計劃。蘇聯的統治者認清要使俄國避免外面的干涉，唯一的辦法只有建立一個可供巨量人口需要的大工業。前此俄國一向是以農業爲主的國家，其工業必需品仰賴外國供給，而以農產物之輸出爲抵補。這時候俄國便要使農工二業得一平衡。第一次五年計劃係用以樹立工業的基礎。換言之，全部精力皆集中於製造生產工具。各種資源，諸如煤礦、

石油、鋼鐵之類，皆以最高之速度予以發展。電力迅即普及全國。機械工廠之勃興，宛如雨後春筍。

同時，農業亦被置於國家管理之下。一九二八年只有百分之三的自耕農，一九三二年則四分之三的農地皆在集團農莊管理之下。耕地面積增加，農事工作在高速度之下被機械化了，手術可謂成功，不過那班被施手術的人民却幾乎淪於死亡。五年計劃的目標是想以五年的時間完成其他國家需要一百年的工作，其所費的代價便是災荒窮困以及殘酷的壓迫。

在這個時期內，蘇俄已漸漸不被別的國家看作搗亂份子了。它和德國已成立了友好關係，對其他列強亦至少恢復了正常的外交往來。雖說許多國家因為畏懼共產主義的宣傳而不願和它過於接近，但俄國已成爲各國商品的市場，縱令是暫時的，然亦頗有價值，往日的緊張狀態現已不復存在。可是，此時蘇聯外交政策仍然並不活躍。其主要目的僅在促進對外貿易，因為這是執行五年計劃時的必需。在遠東方面，雖說日本佔滿洲以後，破壞了俄國一個重要的經濟防線，截斷了通海參崴的唯一鐵道，並威脅了整個俄國在遠東的地位，可是它對於日本的發展竟低首屈服下去。在這個階段的終期，它對於以前想推進世界革命的熱心也大爲喪失，作爲世界共產主義之神

髓的共產國際也衰弱了。

保守政策的形成大部份是由於史達林戰勝托洛斯基的結果，他們兩人在一九二四年列寧逝世後即開始鬭爭，直至一九二九年托洛斯基逃亡時爲止。托氏主張純粹的布爾希維克主義，他要共產主義不讓步，並深信世界革命的理論。在另一方面，史達林則將共產主義的信條用爲一種達到目標的工具，他是一個道地的俄式國家主義者具有堅強的現實意識以及能維持一二十年的忍耐力。他自從一九二九年得勝以後，即以激烈的鬭爭撲滅托洛斯基派繼起的敵人。一九三六年之審判齊諾維夫（Zinoviev）、加米尼夫（Kamenet）及其他十四位「老同志」便是最近的一次鬭爭，可是這件事還不能說是已達最後階段。在史達林鞏固其獨裁地位的時候，蘇聯的內政外交也愈趨於現實主義化了。

從一九三二年起，蘇聯政策又入於一個新的時期。俄國加入了國聯，並在行政院中取得常任理事席。它和所有西部的鄰國都締結了不侵犯條約，且與法國及捷克訂立互助公約。它的政府終於取得了美國的承認。它和英法一起積極地維護着歐洲的集體安全。外交孤立的時代是業經過

去了。世界革命的呼聲亦趨沈默。各處的共產黨都擁護着「小資產階級」的政府，並且促進軍備擴張。蘇聯正和主張和平的朋友們站在一條線上，對抗着實際上的或可能的侵略者。

這種驚人的轉變係由兩大原因而產生的：第一是德日對蘇聯領土的威脅；其次是國內因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成功而安定。我們更可以說，這兩大原因彼此間並不是無關係的。疆土上的威脅推動了國內的經濟及社會發展。

大約在一九三二年的時候，莫斯科方面對於德日政策的動向大為震驚，遂着手以全國力量作國防上的準備。紅軍漸見擴充，實際上已析為兩個單位分駐於西方及遠東。其後數年間，對於製造戰時用品及發展交通二事，不僅利用固有設備加速進行，並且特為成立了一些新的工業中心區。俄國在亞洲方面的領土便在這種過程中開始發展。自從一九〇五年帝俄時代的東向政策受阻於日本以後這些地方即遭漠視；今日則該處的富源已正在用高速率予以發展。在貝加爾區域內煤鐵富源附近已成立了各種重工業；庫頁島的石油運到西伯利亞來精煉。農業已臻現代化，各種工業滿佈於這廣大的區域以內。在數年間，因國防需要而發生的東部工業化運動已改變了俄

國的面目。廣義地說，工業是向南部及東部發展，農業的推進則施之於較北的部份，這樣可以使俄屬烏克蘭被攻擊時不致損及蘇聯的全體。現時該國在國內資源方面所取得的穩定性，不僅爲前所未有，且此項新事業的前途發展幾乎未可限量。

善果

一九三三年開始施行第二次五年計劃，將強化俄國國防及完成原定工業計劃二事併在一起。在第一次計劃之下，一切事物皆犧牲於建造工業基礎。第二次計劃則開始樹立輕工業，改進交通，多製造供大衆消費的食料及用品。分配制的商業漸漸減少限制。人民經過磨難以後，生活水準終見提高。迨一九三四年已有顯著的成功。此時已不必再壓抑人民的消費以建立新工業，使農業機械化，或供應紅軍了。蘇聯的工業已能以適宜的數量出產着煤、鐵、石油、棉花、機械、交通工具、引擎以及種種用具。對於大衆的個人福利亦能加以注意。

一九三三年底遠東各省免除穀稅，於是形勢又生轉變。此後不久全國皆免繳欠穀。一九三四

年採用了新的工資制度，放棄共產黨主張工資一律的政策，改爲依工作的性質及數量而計酬。個人可以多賺標準以上的工資，可以儲蓄，可以購置奢侈品。到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食料分配制的廢止更象徵着昇平時代的序幕，雖則在一般進展之中住宅問題稍見落後。一九三五年放寬了組織集團農莊的制度，於是農民得以再度保有房產及分配物，養三匹牛以及隨意所欲的家禽和豬。由於此項改革，農民遂停止其對政府的反抗。今日大多數的集體農莊已不由共產黨的委員管理，而由農民管理，農民可以說是爲自己而生活了。

一九三五年又頒佈了一批新法律，給各種人民以更大的自由。城鎮間的用品供給已不再限於絕對必需品。許多人所賺的錢可以遠超出其生活上的需要。到一九三六年，大家便可以看見笑面，而羣衆們簡直很快樂了。關於教育婚姻等方面，嚴格的共產原則已由人情取而代之。父母對於教育子女可以發表意見，離婚也變得較難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新憲法草案公佈之後，轉變的形勢更達於極點。簡單地說該憲法的目標意在使農人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權利，並且在繼續維持共產黨黨治的原則下，使全體人民享受

個人自由及民主政治。那些值得稱讚的憲法條文在實施後情形如何，自然尙須拭目以待。其他西方國家之施行民主政治往往代表着一種自由的政體，我們不能期望俄國這種民治的新裝便能實現那些國家的條件。一九三六年八月，有十六個蘇聯的舊領袖被指爲背叛政府而受審判，這件事就告訴我，史達林政權現在還是和以往一樣，決心鞏固其本身的地位。不過，這個新法律雖然在實際上喪失了條文上大半的精神，就俄國往日情形言之，仍然顯係一種可注意的進步。在這種種保留的原則下，新憲法的要點或可概述如下。

本來現行全蘇維埃大會在理論上是蘇聯的最高權力機關，實際上只每隔兩年開會一星期，對政府要人的演說鼓一下掌，在新憲法中這個機關已由「聯邦最高議會」取而代之。聯邦最高議會包括兩院：一院是由全蘇聯十八歲以上的男女以祕密的直接投票選舉而來；另一院名爲聯邦議院，代表着構成聯邦之各個蘇維埃共和國。大家應當注意，至少下議院是公開讓各派人民來競選的。除共產黨而外，合作社、工會、青年團體以及農會，皆可提出候選人。不過，組織新黨是不在許可之列；蘇維埃立國的基本原則亦不准有所討論。最高議會每年開會兩次，或聯合舉行，或分別舉行，

會期爲兩月；在休會期內選舉一主席團代爲行使職權。主管行政的官吏對最高議會負責，在兩院休會期內則對主席團負責。

個人置產權有明白的規定。賺來的收入可以視爲己有，可以儲蓄，也可以任意使用。集團農場
的農民得享有房屋及分配物的所有權，得自置若干牲畜及零星用具。集團農場所耕種的土地係
公共的財產，不得買賣，大的耕種機器及用具亦如之。末了，一切生產工具，除前述者而外，皆永遠屬
於國家。據史達林的表示，最後這種規定，是爲了防止現行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又蛻變爲假裝的
資本主義。

憲法也規定了個人的公民權，從這一部份我們便可以看出最明顯的轉變。公民有工作權，得
享受免費教育及免費醫藥，得享受工資照給的休假，以及現有的一切社會福利事業。任何公民皆
有求職的權利，不問其是否生於小資產階級家庭，不問其社會背景如何，或以前曾經參加何種政
治活動。言論集會自由及信仰出版自由皆受保障——這一點也許是理想與現實最易於發生矛
盾的地方。此外，一切逮捕行爲皆須根據法院的命令，這一條如果能夠實行，那末和前此的情形適

爲一有力的對照。姑無論新憲法將來實施時是如何不完善，可是他總是象徵着無產階級的獨裁制正在改變爲一種比較自由些的新政體。經濟上的成功造成內部的安定，使俄國在將近二十年來所感到的緊張與壓迫得以平息下來。這種轉變又將怎樣影響俄國的對外關係呢？

維護和平嗎

蘇聯因爲置身於兩大強國的侵略計劃之下，所以曾經建立了驚人的軍事力量。幾年以前，大家認爲日本蘇聯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近來蘇聯在強化遠東國防時縱然沒有設法避免這種戰爭，至少是已經設法予以延宕。日本也怕挑動這個龐然大國的鄰邦，於是轉而南向與英美樹敵。在歐洲方面，希特勒已不再表示俄國行將崩潰而期待條頓武士去整理。德國也和日本一樣，將選擇最弱的一點而先攻擊。因此蘇聯是否有力量足以使德國放棄其侵略蘇聯的企圖，這件事對於歐洲以及遠東的前途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它有這種力量，那末德國便要尋求其他發展的方向，或許也要和日本一樣以英國爲對象。但是紅軍真能嚇退兩個將來也許同時進攻的敵人嗎？

關於紅軍及空軍數字上所表現的力量，據杜嘉契夫斯基（Трухачевский）將軍一九三六年一月的聲明，常備軍爲一百三十萬人；據說一九三六年八月徵兵年齡之由二十一歲降爲十八歲並不足以增多某一時期內的人數。有訓練的後備軍，據發表者爲五百萬人。在蘇聯當局必須使外人覺得它不可侮的時候，他們所發表的數字也許令人懷疑。那些每年在莫斯科當着俄國及外國觀衆面前游行的優良部隊，也不足以代表紅軍一般的水準。但是根據外國專家現有的判斷，我們可以取得下列的印象。廣泛地說，現時共有三枝紅軍：東西各一枝；第三枝則在伏爾加流域及其他中部各地，可以依照環境需要調往東方或西方。大砲、坦克車及運輸等方面的機械設備，據說已達到歐洲最高的水準。外國專家對於軍隊的精神似乎印象尤深。受着良好給養，良好訓練及待遇的紅軍兵士表示出一種健全的效率。這是帝制時代兵士所從來沒有的品質。從各級幹部提升上來的軍官都工作得很圓滿。軍隊的統率者是勝任可靠。其他國家的軍隊統帥往往陷於過度自矜，這兒是沒有那種現象。談到空軍，其機械的質地不會亞於別國，大多係由俄國自製。長途運輸機及轟炸機係蘇聯所特別重視者，這些方面，更是無匹的。關於空軍人員是否具有其設備的同樣水準，

似乎有人加以懷疑，但亦言人人殊。

蘇聯在黑海、遠東及波羅的海一帶，雖說也有一些戰艦及潛水艇，但迄今尚無大量的海軍。是否政府將實行其建立三大雄厚艦隊的計劃，此事尙待觀察。就太平洋及波羅的海情形而言這種計劃的實現勢將使各國國力的對比生出主要的變遷，因為日德兩國都能利用強大的海軍以輔助陸空方面的攻擊。

關於給養問題，過去幾年的工作大足以減少長距離間運輸的需要。舊時農業區與工業區分離的現象已在消滅中；蘇聯每一主要地方皆在建立各種利用當地原料的工業，並由當地的農業予以扶助。此種程序在中央亞細亞及西伯利亞等處推行尤力，遠東的紅軍已經可以在很近的地方取得廣義的戰時用品。久被忽視的鐵道系統業經在蘇聯多數地域有充分的發展。聯貫東西的西伯利亞鐵路幾乎全部皆已設置雙軌，俾有利於增派援軍以及運輸各種當地不能充分供給的需用品。長距離的公路是交通計劃中第二個要解決的問題。用長途飛行機吊下去的「滑車」已在運輸制度上取得特有的位置，雖說它們的價值尙無明證。民用航空的里程並不下於號稱世界

第一的美國。

我們也許可以有把握地說，今日的蘇聯對於日本已經超出了對手的地位，其力量足以擊退德國的進攻。它能否繼續比德國強大，尚不一定。雖說它的空軍力量比德國多一倍，但據有些專家說，由於人事方面的差遜，仍可使德國於數年內佔優勢。自然這只是一種臆測。不過，蘇聯當局對於兩方同受攻擊的可能性，誠屬非常憂慮。現時對於此種危機的防備，已用最大的注意力及速率在進行着，但就一個根基未固的國家組織而言，這勢必是一種極端嚴重的試驗。

蘇維埃帝國主義

蘇聯軍事機構的建立不僅吸取了大量的資源，並且也吸取了全俄的注意力。人民因紅軍而生自豪；對於各種半軍事性質的活動皆有極大的熱心。蘇聯政府用盡最好乃至最壞的辦法養成大眾的「訓練熱」及「飛行熱」。無疑地，一旦蘇聯遭受攻擊，廣大的羣衆一定熱烈擁護政府。這種現象使得人們要問一下，是否蘇聯本身完全不會推行其向外發展的趨向。

這個地大物博的國家，正在迅速地發展成爲經濟力及軍事力最強的國家之一。直到現時爲止，它受侵略的形勢是非常明顯，以致其唯一關心者厥爲保衛自身。但是在蘇聯的地位中有幾種特徵與帝制時並無多大的歧異。在聯邦之內，有許多土地及種族完全不是原屬俄國而只是帝俄時所征服得來的。就這一點來說，至少蘇聯已承受了俄國帝國主義的遺產。一口國內形勢堅固以後，它們便難道不會恢復其先人的帝國主義野心嗎？

蘇聯在外蒙古及新疆成立事實上的統治權，許多人說這件事是以表示蘇維埃帝國主義與沙皇帝國主義並無懸殊之處。十年前共產黨的顧問及煽惑份子在中國的活動，也使人覺得蘇聯不會忘情於國外的機會。他們對於中國共產黨目前的活動正予以密切的注意。尤有進者，共產國際對於在其他國家推進共產主義一事，其興越雖不堅定，但時時都在流露着，各國常常覺得這是一種與軍事威脅具同樣侵略性的刺激，並表示不滿。

從另一方面看，在蘇聯的情勢中也有幾種重要的因素似乎使它不能早日恢復大規模的發展政策。蘇聯的人民雖說重視軍事上的威武，簡言之只是「戰爭熱」，這種現象對我們所發的問

題並無大的影響，因為大眾的情緒總是趨向於急劇的變遷。最值得注意的是俄國雖說喪失了許多的領土，（其中包括幾百英里的海岸線，貴重的農業工業及礦業區）然而它從不曾要求「平等」或將自身列為「無產」（Have-not）國家。自從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對波蘭曾作短時期的企圖而後，蘇聯從未對收復歐洲失地一事表示過一點動機。畢沙尼比亞事件便是一個證明。這個地方以前是俄國最富的農業省份之一，歐戰後為羅馬尼亞所奪，莫斯科一直有十四年不承認羅馬尼亞在該省的主權。但是在一八三三年，日德的威脅趨於明顯時，蘇聯竟迅即放棄其對畢沙尼比亞的要求，以清除兩國邊疆上的刺激。此後蘇聯在從事穩定國內經濟的時候，即假定該地的出產永遠不在計算之列，今日則甚至不願收復該地了。

事實上蘇聯的經濟構造大足以說明該國決不會具有膨脹的野心。過去十年間蘇聯資源的發展差不多使它可以不依賴國際貿易。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輸入了大量的工業原料及成品，而用其他原料之輸出來抵償。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輸入品漸見減少。目前進口品的數量尚不及最多時代的五分之一，出口貨也相對地降落了。一九三五年蘇聯仍須仰給外國的主要貨物為橡皮

羊毛、棉花、鋼鐵、及各種稀有金屬。除橡皮及錫、鎳、鉛、銅等項金屬外，蘇聯對於上述各種物品的生產已大量增加；在不久的將來也許可以不再輸入外貨。

國內生產的提高對於出口貿易不特未予增加，反而使其大為減少，這是一件奇特的事實。整個的蘇聯出口貿易較一九三〇年時降落四分之一。誠然，蘇聯政府意在形成一自足自給的國民經濟，既無需擴大原料進口的範圍，亦無需擴張過剩生產的出口，目下正在迅速地朝這一方面在工作着。一個國家之能自足自給，既不是由於苛刻的摶節而是由於國內富裕的發展，那末它便不會在領土以外謀發展或謀抵禦。蘇聯在本身浩大的領土以內保有各種建立穩定經濟時所必需的資源，它好像要接近上述的目標。它沒有國外投資。它的國外商業債務極度削減，以致不難用現有存金加以償清。

蘇聯要想減少目下仍與外國保持着的關聯黃金將占極重要的位置。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五年之間，其黃金的出產增多十五倍；一九三五年已成爲世界上第二個產金最多的國家。因爲有幾處最大的金礦（尤其是西伯利亞的西北部）尙未加以開採，所以蘇聯在不久以後或者可以

用黃金去購買那些必需的外貨，而不必使一部的經濟平衡由出口貨來擔任調整。

假使真有所謂蘇維埃帝國主義的話，那末它的特徵便是缺乏經濟、商業及金融的基礎。

向外發展

前面業經提過這個法則的例外：那便是蘇聯的侵入外蒙古及新疆。對於頭一塊地方，蘇聯至少有國防上的利益，如果它讓外蒙古落於日本手中——只要蘇聯一脫離，此事將立即實現——即不啻任日人從側面攻擊其工業中心區。但是此種論調倘為大家所認可，那也就是說蘇聯爲了阻止德國進攻起見，可以侵入芬蘭或羅馬尼亞。事實上，國防問題只是蘇聯侵入外蒙古以後所想起的理由；在新疆甚至連這個理由也沒有。那末，這是不是純粹的帝國主義發展呢？

蘇聯勢力之到外蒙古，最初是隨着內戰而去的，當時反布爾希維克的俄軍曾在該地立足。紅軍驅走白俄，但幾乎立即撤回。一小部份紅色衛軍在那兒留駐兩年；自一九二四年以後，外蒙古已無紅軍踪跡。大家要想認請這件事的意義，最好是想像一下日本軍隊一旦退出「滿洲國」的情

形。當地人民會不會團結一致以除去日人的桎梏呢？

反之，蘇聯在外蒙的控制權係操於「顧問」們的手中，每一個公共機關都有這種顧問。誠然，這種控制並不因為缺乏強迫力而影響其效力，並且這種方法還不會使蒙古人生出被征服的感覺。蒙古人的民族精神似乎未受影響，他們也沒有想到和蘇聯斷絕關係。莫斯科方面對於保護人的地位認為已足，在該處並無採用共產主義的企圖，對中國的宗主權曾經明白予以承認。

新疆的情形便不同了。前面在敘述印度問題時，已經說過蘇聯在一九二九年怎樣干涉新疆內部的革命。這種行動在任何聯想之下決不能認為係俄國內戰的結果。雖說蘇聯此次干涉之真實原因一直是件神祕的事，可是似乎大眾已經明白，莫斯科方面係誠懇地應允新疆省政府中國當局的乞援而去的。秩序恢復之後，蘇聯軍隊立即撤退了。不過蘇聯的勢力好像仍然支配着一切。準此，蘇聯縱令不會採用軍事佔領或經濟開拓的辦法，然其所取的政策也有幾分很像帝國主義。可是有一點我們應當注意：侵入新疆乃史達林新政策尚未成立的時代所發生的。

中國兩個重要的省份就這樣落到了蘇聯的控制之中。俄國人會要利用其新的優越地位而

進一步侵入中國或中央亞細亞嗎？關於中國大部份看南京政府能在西北及西部各省樹立何種程度的統一及秩序而定。現時中國還有一兩個省份也和外蒙及新疆一樣，它們之所以屬於中國者，並不是由於種族或情感上的關係，而只是根據政治上的歷史。這種形勢很易於使蘇聯企圖混水摸魚。中國共產黨在邊地成立的政權也許足以使蘇聯取得不露形跡的侵入機會。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蘇聯對西藏也有樹立勢力的引誘，那兒的内部形勢很不安定，日本亦欲設法取得政治控制權。也許只是爲了抵制日本的陰謀，竟會引起蘇聯勢力之進一步發展。總之，蘇聯帝國主義或者偶而會成爲亞洲的一個有力要素，我們對於這個可能性是不能完全不加計較的。

不過，有一些話也得加以聲明。蘇聯目前並沒有什麼重要的利益要靠控制外國領土來維持。領土的擴張不足以解決國內任何問題，甚至蘇聯已不再以物質援助各國潛伏着的共產宣傳，以推行世界革命了。

今日蘇聯之生存可以無需侵佔土地，無需擴張國外貿易，無需其他國家皈依共產主義。根據中央亞細亞所證明的例外事實，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原則：蘇聯業經成爲一個比較安定自足的

國家，可以不和別國一起去爭奪權力、原料及市場。它在國際方面暫時的目标僅爲安全的防衛——它對於這一方面過於注意，以致使我們懷疑：當其同盟國諸如法國、捷克或土耳其被攻擊時，紅軍是否也會出動？

至於談到較遠的將來，大家應當記住：蘇聯自給自足的政策是隨史達林而起伏的。這個俄國的獨裁者是共產黨「老同志」中之唯一繼續當權者，他認爲純粹的共產黨必須等待時機，俄國的安全比傳播革命主義更爲重要；對於這種觀點他不會輕加改變的。但是，他固然一再壓倒了那批世界革命論的信徒，這種勝利永遠不能說是最後勝利。國際主義本是共產主義的要素。這件事實在阿比西尼亞戰爭及西班牙紛亂中便有明證，當時蘇聯政府雖說保持着不干涉的正當態度，然不能阻止輿論及工人的組織與共產黨機關採取狂熱的態度，而這種態度幾乎推翻了政府的政策。一旦史達林的威勢減弱或者是死去了，這些勢力也許頗足以恢復其前此的地位。

我們或者還可問一下：蘇聯這種經濟上自給自足的政策是否會永遠維持下去。它在十年間完成了正常狀態下需時一百年的工業化運動，在這個過程中，成立了很多大的工廠以製造機械、

曳引機等等的「生產工具。」該國馬上便會有一天不再需要此類物品的生產。就曳引機而言其市場已經將近飽和點了。蘇聯政府爲了忠於自給自足的原則，會將過剩的工廠加以關閉嗎？或者是幾年以後，俄國會變成一個大規模的工業品輸出國嗎？假定在後述的情形下它爲了促進及保障對外貿易，難道不會被迫而再度關心國外市場並改變外交政策嗎？這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問題，不過那些答案所牽涉到的時間太長，我們未便加以臆測罷了。

第十六章 不列顛帝國

力量與信仰

我們常常聽到有人預測不列顛帝國的崩潰，但事實上則好像始終沒有這樣的一天。在以往三十年間，各種離心力對於帝國的結構會有過許多次嚴重的壓迫。每次英國都讓緊張的場面變為鬆懈，風浪很神奇地自行平息了。憲法權力之分散使得五個最大的白種人附屬地將近取得主權國家的地位，這種過程進行得異常順利。各海外自治領因為逐漸脫離了母國的掌握，它們更亟謀保持不列顛帝國的統一性。在印度也是這種情形，且其神祕性更為他處所不及。今日不列顛帝國的各部份一方面對於王室有崇高的敬仰，同時又依賴英國的保護，因此現出團結的趨向。斯末次將軍 (General Smuts) 說：「不列顛帝國是歷史上最大的一個矛盾，一方面它支配全局的能力很薄弱，但同時也就從這個弱點上生出中心的勢力。」

不列顛帝國的國徽是由獅子與兩角獸夾持着皇冠和甲冑，這個獅子與兩角獸便十足地象徵着今日維繫帝國團結的力量。獅子往往代表英國的權威；至於兩角獸，據艾理歐特（W. Y. Elliott）教授說，（註一）在神話中它是「最溫和最慈祥的獸，只在被挑戰的時候纔兇得可怕。」這位作家又說，一班法學家弄不清楚，何以「在同一時間內皇室是單一的又是分散的，國家在某幾種情勢下是唯一的最高集合體，但其中又包括着能夠單獨行動的份子，」能然如此，可是大家也不否認不列顛帝國現時的團結較之往日更要強些。

從中央集權到屬地自治的過程，雖說不是常常順利，但是很敏捷。對於那些由白種人組成的殖民地，遠在五十年前已曾給以部份的自治權。一九一一年，的帝國會議開始採行分權的第一個重要步驟，當時准許各自治領地在原則上關於內政問題完全自治，帝國外交政策之涉及各該地利益者，各該地有被諮詢之權。歐洲大戰更使此項步驟提高速率。戰時內閣中容納得有各海外自治領地的代表，其中有些人對於擬具英帝國的戰時政策，且曾占重要位置。巴黎和會的不列顛代表團中又包括得有那些人；他們破天荒地以各地代表之資格在凡爾賽簽字於一件國際公文之

上。因此，各自治領地遂成爲國際聯盟中的獨立會員。

戰後因爲不復想及共同的危機與共同的防衛，於是各離心力便又得勢了。一八二三年愛爾蘭自由邦變爲自治領地，這件事更鼓動了其他自治領地中企圖解除英國勢力的人們。一九二四年，隸屬波爾 (Boer) 共和黨的赫爾特祖格 (Hertzog) 將軍出任南非洲的內閣總理，他要求該地應享有完全的主權。加拿大當時因爲和總督賓格勒 (Lord Byng) 發生激烈齟齬，所以也響應着要求獨立的呼籲。

由於這三個自治領地的聯合反抗，於是使得不列顛政府在一九二六年帝國會議中，採用一種新奇的方法重行解釋帝國的憲法地位。巴爾福勳爵領導下的屬地關係委員會將大不列顛及各自治領地的地位與其相互關係第一次作如下的解釋：「各自治領地雖然同是效忠於一個皇室，自由加入爲不列顛聯邦國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之一員，但係不列顛帝國內之自治團體，地位平等，在內政外交上彼此間並無任何隸屬關係。」

雖說該委員會會仔細地聲明：「地位平等及地位相似的原則並不能普遍地引伸及於權限

方面……例如對外交問題及國防問題，我們也需要有彈性的機構以適應世界上的情勢變遷。但是自治領地由此便取得了對母國的完全平等。就另一方面說，各自治領地雖然此後與大不列顛完全平等，和整個帝國只有「共同效忠皇室」的關係，對於任何事件自己已有權決定是否與不列顛合作，可是倫敦仍舊是新帝國的神經中樞。

在巴爾福報告書中，也許還有其他數點可以闡明此種新形勢。該報告書曾鄭重指明，新的憲法原則不僅意在「使彼此間不能干涉」並且要「使彼此易於合作」。雖說帝國中的自治團體「現時一切自主」，但是，「大不列顛與自治領地間的消極關係只代表着一部份的真理。大不列顛帝國並不建築在消極的基礎上。縱然形式上沒有積極的理想，而立國的要素便是這種理想。自由的制度是它的根源，自由的合作便是它的工具。和平、安全、進步，皆係目標中的一部份。……雖說每一個自治領地對於合作的性質及範圍現時有權自行決定，並且將來亦須永遠有自決權，但是我們認為共同的根本不致因此而受損害。」

這種新關係於一九三一年制成威斯敏司特法案；根據這個法案，現行帝國法令如與自治領

地立法相違背時，自治領地有取消之權；帝國政府放棄其否決自治領地法令之權。帝國議會如未經自治領地的請求，不得代爲立法。

新的帝國憲法之所以成功者，是由於四種原因。

(一)前王喬治五世之人格。皇室既成爲自治領地與母國的唯一聯繫物，於是國王個人對於帝國的關係便變得極端重要。我們也許可以絲毫不含輕視的心理來說，在那個嚴重的時代，如果在朝的是一個像維多利亞女王這種任性的人，或像愛德華七世這種積極的人，那末勢必難免發生很劇烈的糾紛。喬治五世的誠樸寡言以及老練機警不僅取得自治領地人民油然的愛戴，並且使他們不懷疑倫敦方面要繼續維持支配權。

自治領地的代表以及擔任聘問的政治家常與國王發生個人關係，這在事實上成爲維繫帝國團結的要素。各自治領地覺得和國王隨時有接近的機會，國王很了解它們的問題，於是養成一種和國王或其顧問商量的習慣，所商量的不僅是重要的憲法問題，並且還有通常事件。因此白金 罕宮 (Burkingham Palace) 中無形地成立了一個帝國祕書廳。自治領地管理部對於此種新

關係表示歡迎，並加促進。各部份之間因為缺乏機智而引起的牴牾是全然避免過去了。這種演變的發生，為時太短，且太不具體，因此不能推測及其前途。不過，當各自治領地一方面已取得獨立權的時候，這種演變也無疑地能使它們對於共同的根源更接近一點。

(二)經濟恐慌以及英帝國金融政策所設的解決辦法 當物價慘跌及世界貿易衰落使得金本位發生崩潰的時候，大不列顛會一度遭遇嚴重的危機。它既依賴國外供給原料，那末，假定它單獨貶低幣值，勢必使入口損失無法抵償，因為外貨的價格用英鎊算起來一定是很高的。從理論上講結果一定是使不列顛帝國的物價水準格外增高。金鎊暴跌，並且也許會造成一種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假定各自治領地仍舊保持金本位的話，他們便會遭到嚴重的失業問題及經濟停滯，正和南非洲一度曾經出現過的事實一樣。

但是後來因為世界上有半數的幣制和英鎊匯兌率發生聯絡，上述的危險遂未嘗出現。調整幣制匯兌率的區域非常廣泛，其中並包括許多有輔助性的原料及工業成品，以致所謂英鎊集團對於幣制及物價等事，幾乎與保持金本位的國家毫無關係。於是各自治領地深深覺得加入一個

龐大的經濟團體是有利的，因為它在相當限度內可以調和在國外流行着的經濟及商業趨向。——後來印度居然也有這種看法。

這一種利益在南非聯邦尤其表現得特別明顯。當英國放棄金本位時，大多數自治領地都和其他國家一起隨之放棄，南非洲起初是拒絕參加此項運動的。結果引起恐慌的尖銳化，失業的增加預算的不敷以及不滿之聲日益提高。當南非洲最後仿效了英國的步驟以後，忽然得出空前的繁榮。金鑛事業的利潤增多，且分散新財富於全國；預算由不敷轉為贏餘；樂觀的聲浪消滅了兩部份白種人彼此間的不信任，南非的經濟發展遠超出了前此所夢想的境地。

由於金融的恐慌，纔開始使帝國以內產生密切經濟合作的企圖。在戰後的十年間，英國大大地喪失了在自治領地的經濟地位，它們都迅速地建立起本身的工業而在帝國以外尋求市場。它們一律對於進口貨採用保護關稅政策，只給不列顛帝國的貨物一點少量的優遇。在物價跌落未襲來之前，各自治領地有逐漸與英國分離的趨勢。它們對英國威脅：如果不列顛帝國的市場不讓步，即完全取消帝國貨物所受的優遇。南非洲甚至與其他國家締結商約，其中規定此後南非凡給

予不列顛帝國貨物之優待。應同時給予締約國家（此項商約從未生效）。後來帝國之內所採的新經濟合作政策，就將上項趨勢予以遏止及改變，結果形成了一九三二年的奧太瓦協定。

經過四年的經驗，大家必得承認，奧太瓦會議的結果從貿易的價值及數量上看，並未達到當時預期的希望。但是，帝國的分化運動由此停止，這纔是重要之點。奧太瓦所訂立的優待協定對於增加帝國各份子間的貿易，數量雖少，然而總算是做到了增加的一步。無論如何，奧太瓦會議算是從事密切合作的唯一初步試驗；不列顛人向來崇拜一個原則，那就是說，他們主張進步應當得之於「嘗試錯誤法」，而不得之於大規模的計劃。

（三）戰爭危機之增加 歐戰以後，各自治領地皆預料將來有長期的和平。在遠東方面，日本以前被認為是個忠實的同盟國，英日同盟取消之後，九國公約又穩定了現勢。德國武裝已被解除，其艦隊已再不能在歐洲海面上牽制英國海軍，其在非洲的勢力業經消滅了。國際聯盟之建立引起永久和平的希望。在這種種情勢之下，自治領地已不再憂慮其領土的安全及商業的出路。它們覺得可以自由向母國要求獨立了。

可是現時則情勢業經發生變遷。德國的重整軍備以及地中海的危機已再度在歐洲牽制住英國大羣的海軍。遠東和平正受着日本嚴重的危害。非洲方面德國的威脅已換了一個更大的意大利威脅。美國前此本是維護和平的有效勢力，現時已退回老巢去了。國際聯盟業經受到一種動搖的打擊。於是各自治領地對於如何維護本國領土及對外貿易的安全，正在予以焦急的考慮。由於種種畏懼的影響，他們便斷絕了獨立的念頭而引起與英國合作的新興趣。下面我們可以指出幾件具體事實，來證明各自治領地急於向帝國求保護的情形。

在一九三一年，南非的總理赫爾特祖格將軍會向聯邦議會發表一種過分的聲明，他認為威斯特敏斯特法案准許南非有隨時脫離不列顛帝國之權。後來管理自治領地大臣湯瑪斯 (J. H. Thomas) 對於此項聲明曾加上一個預言式的評論，他說：他之不否認自治領地有分離權，正和他不懷疑各個人有自殺權一樣。到了一九三六年，赫爾特祖格則忠實地擁護與英國合作以防禦帝國安全。他說：「在全世界各民族之中，除了英國而外，再沒有旁的人願意幫助我們。」

南非的國防港務交通部長皮柔 (Oswald Pirow) 自從一九二九年加入赫爾特祖格內閣

以後，即成爲川斯法爾（Transvaal）國民黨內共和派的首領。他的先人是德國人，所以崇拜德國人的方法和心理。對於南非與德國締結商約，他出過很多力，這件事是與帝國原則相違背的。在一九三六年意大利侵佔了阿比西尼亞以後，英屬非洲的邊境上立即發生大量黑衫軍隊的威脅，於是皮柔也變爲擁護帝國的人了。他說：「南非洲與不列顛帝國今日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共同利益，所以我們要聯在一起。……帝國的國防形勢全部發生變遷，開浦鎮現時又成了到東方及到新加坡的中途站。……南非與英作對是想不到的事。假使真是如此，那末必定先有一場內戰。（註二）後來皮柔會到倫敦來商議南非國防的強化問題。爲了要求不列顛帝國的海軍來防禦南非聯邦，他甚至提出南非願意代不列顛帝國防衛那些在它北部的領土。

澳大利亞在幾年以前也熱烈地鬧着獨立運動，後來還是堅強地站在帝國方面。當阿比西尼亞戰爭的緊張局面中，它會派遣兩艘軍艦援助紅海艦隊；現時並且正在準備用不列顛帝國的援助，增加其貧弱的大海軍與空軍。至於講到印度，幾年以前有許多政治家傾心於與不列顛帝國脫離關係的觀念，現時則正在敦促帝國政府建立強大的印度海軍，以鞏衛其暴露着的海口。愛爾蘭本

是自治領地中最有敵意的一個時時想斷絕它與不列顛聯邦國的最後關聯，甚至這兒的人也逐漸感到共同的危險。現時愛爾蘭人民對於任何表示恢復英國支配權的事，固然還是堅決反對，不過該自由邦比較負責任的領袖已開始認識，在國防上有與大不列顛合作的必要了。

歐戰後不久，各地人士皆相信此後英國如果再與外國戰爭，各不列顛帝國所屬的自治領地勢將逡巡不前，也許還會拒絕參加。一旦真有戰事時，各自治領地的態度如何，現時尙未可預卜，大半是要看戰爭的性質是怎樣。可是，無疑地，它們現在已較十年前更能認清，不列顛帝國中任何部份所受威脅即爲全體的威脅。

(四)不列顛帝國政府的國聯政策 一旦英國發生戰事，各自治領地是否參加，這個問題和不列顛帝國的國聯外交政策很有密切關係。巴爾福報告書中所說的「不列顛帝國縱然形式上沒有積極理想，但以這種理想爲立國要素」這並不是一句空話。共同的利益聯繫得很緊，但是加上了共同的理想以後聯繫得更強固些。和平現在便是不列顛帝國的主要利益及指導思想。如果沒有國際聯盟，不列顛帝國的外交政策勢將爲各自治領地所懷疑，它們對於凡是看不清楚目標

的活動，也許會拒絕參加。在日內瓦，對於建立和平的工作，它們也有一份。國聯對英帝國外交所加的限制，都是它們所歡迎的。並且國聯的存在，使得各自治領地自然地擁護英國。它們不僅自己確信不列顛帝國的目標是國際和平與正義，而不是自私，而且還將此種信念曉諭一般人民。

國聯之存在對於帝國各份子間的關係有特別重要性，這件事在一九三五年便可以看得出来。各自治領地會忠實地擁護帝國政府在日內瓦所採的途徑。當霍爾爵士在日內瓦發表制裁問題演說時，雖然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及南非洲有一點反對，但全盤而論，不列顛帝國的人民在情感及意志上的團結遠較甚於過去數年。

當帝國政府的國聯政策開始發生躊躇的時候，各自治領地立刻便得深刻的反應。共同情緒的高漲以及後來的低落皆曾表示，英帝國不能放棄國聯或者聽其衰落，因為這樣是足以危害帝國統一的。

假如上述四種造成帝國份子間新關係的原因是正確的那末我們也得注意，它們全多少帶着暫時的性質。第一統治帝國的皇室同時是整個的又是分裂的各自治領地和它的關係究能維

持多久，迄今仍在試驗之中。其次，關於經濟恐慌對帝國關係所生的有利影響，我們很難說將來的轉變不會走到反對方向去。奧太瓦試驗之所以略得成功，我們可以說，那是因為別的幾個大國都維持金本位，而不列顛帝國內的匯兌率是一致的。果爾，則各國幣制一旦趨於統一安定的時候，也許頗足以引起相反的運動；將來經濟的國家主義衰落下去而世界貿易擴大範圍時，亦將產出同樣的結果。第三：各自治領地因為怕本身領土不安全，很足以使它們在某種情形下向不列顛帝國以外的方面去求保障。最後：國聯已明明不是一個有效的或永久的力量，它對於帝國關係的影響也許不會持久。總而言之，不列顛帝國的離心力仍然存在着；它們現時固然是在休息狀態下，但對於不列顛帝國繼續是一個潛伏着的威脅，一定時時會影響到它的國策。

愛爾蘭將成爲共和國嗎

在南愛爾蘭自治條約簽訂後的十五年，這個新自治領地是正在向着完全獨立的路邁進。凡列拉 (De Valera) 總統能夠出人意料之外地將該自由邦及其個人的地位鞏固起來。法律與

秩序已有穩定的基礎，愛爾蘭人正享受着前此所未有的安寧。自由邦的軍隊數量雖少，但無疑地是忠於政府的。像愛爾蘭共和軍（I. R. A. 卽 Irish Republican Army）一類的各種革命團體都減退了勢力。雖說在城市人民中有傾向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多少趨勢，但還沒有崛起的鮮明危機。簡言之，內部的緊張場面已經安定到了幾年前所不會料及的程度。

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雖使生活費用大爲提高，然而也不是沒有成功。政府建造住宅及改革農業的計劃使就業者增多，並改進了生活狀況。各種社會福利事業也經有許多地方救濟了窮人的痛苦。新工業已在關稅壁壘之下勃興。破產的事較見稀少。政府稅收正在增加。全國對於財政狀況的信任，可見之於最近換債案的成功。

在另一方面，對英的關係則尙未改進。經過四年的「經濟戰爭」仍在進行之中；英國繼續利用特殊的入口稅，向愛爾蘭人徵收他們所否認的土地年金。然而因爲愛爾蘭與威爾士（Wales）有以牛易煤的物物交換辦法，並且因爲自由邦向北愛爾蘭私運大量的牲畜，所以愛爾蘭貿易上所受的損失爲之減少。

從憲法上說，愛爾蘭自由邦脫離不列顛聯邦國的運動業有急劇的進展。總督的位置變成了虛有其表，也許不久會完全予以取消。自由邦政府在承認不列顛皇室的時候，只認英王為愛爾蘭王而已。自由邦現已有其自己的國璽——名曰「綠色筵蓀之璽」——，用之於一切公文之上，只有根據愛爾蘭內閣諸閣員的建議纔能加以放棄。現時正在制定中的新憲法將進一步實現凡列拉所說的與不列顛帝國「作友好的分離」這件事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到那時候，該自由邦是否不再為不列顛聯邦國的一員，這還要看憲法上有個什麼巧妙的劃分。在北愛爾蘭還有六省忠實地擁護着不列顛帝國，自由邦在完全獨立的時候要把它們一齊合併進去，那是不可可能的。這個問題也許迄今還是制止自由邦從事獨立運動的一個障礙物。在任何情形下，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推測，即令愛爾蘭自由邦完全得到獨立——無論其是否為共和國——它也會亟願與大不列顛訂立友好條約，因為整個英倫三島的軍事安全都靠不列顛帝國來保障。

不列顛帝國與非洲

不列顛帝國在非洲的問題也許可以歸納成爲三大方面：即荷蘭與不列顛的均勢問題，土人的地位問題，以及國防問題。

波爾戰爭後所成立的南非聯邦並未造成荷蘭及不列顛兩個種族間的平衡。實際上荷蘭的勢力愈來愈優越。在南非的白人中，二分之一是荷蘭人的後裔，不列顛人只占其餘半數中的一小部份。雖然該地的主要富源，金鑛業，係操於不列顛人手中，但政治機構則受荷蘭人的支配。

不列顛在柔地西亞（Rhodesia）及東非占有優勢，於是前述的差異爲之抵銷。不列顛所以時時求東非各殖民地團結，堅固者，大部份的動機是爲要加強不列顛在非洲抵抗荷蘭人的力量。

自從歐戰以來，不列顛與荷蘭的角逐即逐漸消失。在南非聯邦中，這兩個種族現時已有密切的通婚。雖說荷籍非洲人堅持以他們的文字爲官用語言，和英文地位平等，但此種言語上的分歧亦不復成爲感情惡化的原因。荷人的民族主義已經不是代表一種要脫離不列顛帝國的希望。雖然有這種種現象，但不列顛人仍繼續致力於壓倒荷屬非洲。不列顛帝國向來想防止南非分離，因此不願將土人居住的保護地交與南非聯邦，並且時時設法使東非洲有更強固的團結。

不過，這種平和的競爭還有第二個原因，那便是不列顛帝國與南非聯邦對土人問題的態度根本不同。關於此事，在南非以及有些東非殖民地內的不列顛居民，幾乎異口同聲地和荷蘭人一樣，相信白種人必須不惜任何犧牲去維持優越地位，可是不列顛政府則採取着柔地斯（Ceel Rhodes）氏的原則，「即一切文明人類權利平等。」不列顛帝國對付南非土人的政策有其悠久而光榮的歷史。在這兒只需回憶一下，波爾戰爭時土人們曾以堅強的希冀仰望英國使他們得到自由及公民權。前此會一度著名但現時已不存在的「開浦選舉法」便是全非洲黑人希望的象徵。

不列顛帝國的政策從未失去其指導原則，邱吉爾在「甘亞之印度人（Indians in Kenya）」那個可紀念的備忘錄中曾說過：「帝國政府自認係代表非洲人在執行一種委託。」此項公文在一九三〇年被巴斯費爾德勳爵（Lord Passfield）所核准，成爲不列顛帝國對東非政策的基礎。其中還有一個最高的原則，即「帝國經一再考慮，認爲非洲土人的利益應占主要地位，關於此點必須使其變爲成案；如果非人利益與外來種族的利益發生衝突，前者應占優勢。」

就是因爲這一點便一直使得三個東非殖民地以任何方法皆不能團結堅固，直到現時還是如此。假使白種居民，尤其是甘亞的白人，能夠被勸而接受不列顛帝國對土人問題的看法，那末東非也許能立即變成不列顛帝國的堅強壁壘。同時，由於南非聯邦對土人的態度趨於嚴峻，所以這個問題弄得更困難了。

南非聯邦的新土人選舉法實際上已廢除了黑人所殘存的公民權利。該聯邦的人民堅信白種人必須爲自衛而建立最強的屏障。他們說，在廣漠的聯邦土地內只有兩百萬白人，而土人數目達七百萬人以上，並且在起事時，還勢必有其他部落的人來予以援助。他們的心目中常常存着「黑禍」的觀念，法屬非洲的黑色軍隊在他們看來簡直是惡魔。

自從意大利征服了阿比西尼亞以後，這個惡魔的兇惡性更爲之增加。南非聯邦今日感覺得最深的印象，是英屬非洲的邊境上將有大量的土人軍隊，而不是意大利帝國主義對於商業航路的威脅。這兩重危險都已經很快地被他們把握住，予以勇敢的應付。南非議會已通過一個「長期計劃」，準備用五百萬金鎊去發展國防。該地將有一強大的空軍，其中包括轟炸及戰鬥兩種飛機，

由密佈的軍用飛行場加以輔助。沿海岸一帶將成立要塞區裝置防空設備，軍用公路網將增進迅速運兵的便利。關於建立軍火工業等類的其他計劃現時亦在考慮之中。

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以後，無論就非洲大陸或不列顛海洋路線而論，南非的軍事形勢已爲之改變。當意阿戰爭在最高峯的時候，許多來往於英國的東駛及西駛的輪船，都避免走地中海而改走開浦鎮，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令僅僅爲了防範，這條路線自然在將來要加以發展並使其安全。開浦鎮的港口將要加以擴充，海防將要加以強化，西門鎮 (Simonstown) 的海軍根據地也要大加發展。同時，南非聯邦政府對於防衛聯邦北部的不列顛屬地一事，表示相當關垂。此項問題涉及開羅到開浦的航空路線，這是南非與歐洲間的一種重要聯繫。雖說現時對於航空線改爲經過亞非一事正在討論之中，但無論如何，這樣並不足以減少防衛東非路線的需要。南非國防的新局面對於英屬非洲的內部問題將生出何種影響，此事因爲時尚早，不能加以推測。不過，我們已經明瞭，南非對於不列顛在非洲的地位以及對於整個不列顛帝國皆發生重要的興趣。

在這種過程中，南非洲或許想對於其他不列顛所屬的領土也分潤一點支配權。目前的問題

便是要求將土人保護地交與南非聯邦，這是早就計劃過的事。至於將來以某種方式合併柔地而亞南北二部的問題或許也會提出考慮。雖說不列顛政府因為與南非聯邦在土人政策上的歧異而不肯交出任何殖民地，然而有一天南非對於帝國國防的援助變得很重要之後，它的要求便不能再加漠視了。

從舊日德國的殖民地中又生出了別種的糾紛。德國逐漸堅決地要求收復失地，英國及南非對此項要求皆有相當的空洞的同情。實際上則收復此項失地（在南非聯邦管理下的非洲西南部以及不列顛帝國直接管理的譚甘怡卡 Tanganyika）勢將引起許多特殊的困難。談到非洲的西南部，其本身並無多大的價值，不過南非聯邦不願德國勢力在它的邊境上復活。其次，譚甘怡卡的委任統治地今日實際上已形成英屬東非自身之一部份領土，因為意大利佔領了鄰近的阿比西尼亞，該地遂重行發生重要性。如果德人能夠回到這兒來，那末，不列顛其他兩塊殖民地烏甘達（Uganda）及甘亞，將為意德的領土所包圍，而不列顛在非洲的通路亦將增加危險。譚甘怡卡的位置是橫在開浦至開羅的航空線上，其主要港口達爾艾斯薩拉姆（Dar-es-Salaam）可以用

爲驚人的潛水艇根據地，不列顛在印度洋的海運或許會受到這兒的襲擊。大不列顛將來也許自願對德友好，也許被迫而須如此；但是，它如果一旦將譚甘怡卡及非洲西南部讓與德國，那末它便會驅使本身在非洲遭受無窮的危險。

帝國的國防

不列顛帝國國防的一切主要問題，可以說都包括在一個三角形之內，現時由倫敦到澳洲的航路便是這三角形的底線，往日由倫敦經開浦鎮到澳洲的航路便是它的兩個邊線。加拿大是被劃開了因爲不列顛帝國在這兒除對美國的普通關係而外，並無任何國防上的特殊問題。拋開加拿大不談，不列顛帝國的安全及商業路線是由海軍力量加以保護的。從直布羅陀港、馬爾太港及未來的亞力山太利亞港到亞丁及新加坡，這一串的海軍根據地便是一個儲蓄力量的系統。一旦戰事爆發，如果地中海及紅海不能保守，那末從開浦鎮到東方去的那條路線可以完全由直布羅陀軍港，以及由將來開浦鎮和其他沿西部海岸的軍港加以防衛；至於印度洋則由亞丁及新加坡

港在首尾加以保護。

目前有兩個禍根，即地中海與遠東。先從遠東講，如果不列顛單獨對日作戰，它差不多一定不能保衛其以香港、上海作基礎的在華利益。爲求盡力維護這些利益，必須在海軍政策以外想方法，此項方法現時亦正在尋求之中。然而還有澳大利亞、紐西蘭、波羅州、新幾尼亞，以及太平洋各島嶼，也得加以防衛。澳大利亞在商業上依賴着日本，可是對日人的侵略又懷畏懼心，因此立於歧途之上。在一九二一年以前，英日同盟穩定了太平洋上的關係，其後將近十年間因九國公約有效力，故亦未產生劇變，但是自從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入滿洲，開始其擴張土地的新政策以來，於是引起了一些新的憂慮和問題。

不列顛帝國東方國防的樞紐是新加坡。英日同盟終止後的第三年，該地即開始建造軍港，全部用費爲一千萬金鎊。今日這軍港差不多已告完成，其中包括一個極大的浮塢，其大小在全世界居第二位；還有一個可以轉動的港口以容納軍艦碇泊。柔佛（Johore）海峽及其他散佈於東部門戶附近的島嶼業經築有強固的要塞；軍港的側面已建造了一個自給自足的空軍根據地，這算是

不列顛帝國中最大的一個。新加坡現時的形勢不僅可以保護印度洋在東方的唯一出口，並且可以和亞丁聯合起來保護那條經過印度洋的商業航路。同時，這個鉅大的要塞也可以用爲防衛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的軍事根據地。

然而還有一個嚴重的難關依舊存在。縱令現時不列顛帝國擴充海軍的計劃能夠完成，它仍將被迫而把大量的海軍留在歐洲方面。無論它製造軍艦是如何迅速，但德國也許會盡量利用它的正當權利，使其海軍總噸數達到不列顛海軍的百分之三十五。對德國關係也許永遠不會很好，於是不列顛帝國的本國艦隊須時時使其壓倒德國海軍。目下地中海本已需要較強的艦隊；一兩年以後，當意大利造成其最大最速的兩艘戰艦時，當西班牙的國內演變使西地中海新添一個不安的因素時，那兒也許還需要更強大的海軍。不列顛要想使防衛帝國東部的海軍根據地獲得自由，即須退出地中海，如果這一層是絕對辦不到，那末就只有唯一的解決方法：鼓勵各自治領地及印度對帝國國防負起較大的責任，一方面建造它們本身的海軍及空軍，另一方面由帝國供給軍港、飛行場及海岸防禦物。

海軍力量分散的運動早經開始了。我們曾敘述過南非聯邦所採的辦法。就該地情形而論，問題的中心是設立海岸要塞，空軍，飛行場，公路，以及增進帝國海軍的便利。在澳大利亞及紐西蘭兩處，關於擴充本身海軍一事正在計劃之中，對潛水艇及小型軍艦尤加着重。澳大利亞業經計劃設立空軍。印度對於強化海軍亦經加以注意。這一切都只算是一種試驗的開始，不過，此種趨向在未來將取得其重要性，這是無疑的。

不列顛的政策

上面概括地敘述了不列顛帝國的種種問題，現時可以下一個什麼樣的結論呢？第一，帝國業經恢復團結力。雖說加拿大也許與美國有更密切的合作，雖說南非聯邦也許要求不列顛在非洲予以大塊的土地作為擁護帝國的條件，然而各自治領地與母國間的聯絡漸見強固，這是無庸懷疑的。愛爾蘭是唯一的例外，但它至少不會減弱不列顛的國防。不過，大家也得承認，多數自治領地內仍有些分離的趨向，至於那種趨向是否將恢復其前此的勢力，這就大部份要以英國未來的

外交政策爲轉移。

簡言之，大不列顛爲求取得各自治領地的誠意擁護起見，必須設法恢復國聯爲一有效的勢力，並設法和緩有戰爭危險的國際緊張局面。如果不列顛加入歐洲大陸上二大勢力的任何一方，甚至於就是和它們成立一種有排斥性的諒解，那末當它因此而捲入戰爭漩渦時，各自治領地不會加以援助的。就另一方面說，如果它能夠將國聯重建爲真正的國際和平機構，包容一切的國家（至少歐洲的一切國家），那末它一旦開戰，便能取得自治領地的擁護。因爲各自治領地雖然不願意爲了不列顛帝國的物質利益而捲入戰爭，可是當不列顛帝國防衛和平及正義時，也許能激動它們。

大不列顛是目前國際間唯一有能力來和緩緊張局面的國家。固然在阿比西尼亞的糾紛中它的努力是失敗了，可是只要它能基於真正的集體安全而從事修復和平的基礎，大家還是可以信託它的。縱令那件事是做不到，至少它也能夠利用軟硬兩種辦法在世界上各處除去許多戰爭的因素。它之所以急劇擴充陸海軍的理由亦在此。因爲這樣不僅足以保護其被威脅的利益，且足

以爲從事國際調解時的後盾。只有將此項政策加以誠實的宣示及緊張的進行，纔可以希望避免最後的爆發。

(註一) *New British Empire* 一九三二年紐約出版。

(註二)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每日電報 (*Daily Telegraph*)。

第十七章 前途之瞻望

在目前的紛亂局勢下，舊條約業經廢止，新條約尚未產生，要想預測國際問題，不特為智者所不取，而且也是做不到。現時沒有一個強國已決定其應付新形勢的態度。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準備着各種不同的方略，以應付各種極端矛盾的可能事件。英國與法國正在尋求中心政策；德意志意大利及日本也正在那兒考慮。美國剛剛退出國際舞台，留出的一個空位子尙待補充。蘇聯正在神祕地孕育着一種未嘗習慣的自給自足政策。已廢棄的洛加諾公約尙無代替物。國際聯盟正遭受着一種難關，其結果也許足以使它毀滅，也許足以使它復活。

在這種種情勢下，我們僅僅可以檢討一下，由當前局面所生的種種可能性。

歐洲的關鍵在德國。它已經除去了凡爾塞條約所規定的經濟及軍事桎梏，不過對於領土條款尙須加以對付。如果德國採行戰後固有的政策，它便會先提出那些可以用公平正義作理由的要求；例如收回但澤及舊日殖民地，對奧國作較深切的控制，以及正式將國聯盟約與凡爾塞條約

分離。除開這些目標之外，德國還有一個收復失地侵奪領土的大計劃，該國的領袖一方面進行着這個計劃，同時又在否認。在新目標之中，以波蘭走廊，默美爾，及蘇聯的烏克蘭等地居主要地位。大家應當注意：德國已經表示不進攻波蘭，它雖說拒絕與蘇聯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可是對於現時統治默美爾的立陶宛則業經提出這個問題。

同時，德國正在迅速使其軍事力量臻於完善。一般人都認為，它至少還需時一年方能使其達到應戰的標準。在外交上，德國已與匈牙利成立友好關係，與波羅及南斯拉夫亦有較淺的友誼。最近它和奧國得到妥協與意大利更有密切的外交合作。在某種場合下，德國和這些國家全部或一部的合作也許會結成一個「協商」，由波羅的海峽到地中海成爲歐洲的勢力圈；這件事固然不能確定，但却有此可能性。這種結合現時只能看出一個中心的輪廓，常常有人稱之爲法西斯國家集團。無疑地，幾個獨裁政府之間已有相當聯絡以對抗民主國家，可是在國際事情中，這種團體的重要性亦未可過於誇張。兩年前，意大利並未因法西斯主義有共同觀點而不派兵對抗德國；一九三五年意大利與法國的接近，並未因觀點之歧異而被阻止，此外，意大利與蘇俄的關係是非常

良好。如果英國覺得就國際關係上的理由有對德，友好的必要，那末它也不會因為憎惡獨裁而趨起不前的。無論如何，目前意德合作的程度還只限於和西方列強談判時的互助。將來它們是否攜手，這完全以各該國對外交政策的考慮爲斷。

在另一方面，我們便看到了法國，它聯合了俄國，並且亟求強化對波蘭及小協約三國的同盟力量。至於它是否能獲成功，這件事便大部份要看它是否能恢復經濟力量，以及它的同盟國對其政治及軍事上的安定的估計如何。法國處於防禦的地位，這是很明顯的。它在歐洲的霸權業經消失。它現時正在力求保持一個重要的位置。目前法國外交政策的基調也和戰後一向所探行的一樣，需要一種可以抵禦德人攻擊的安全。它怕德國在中歐及東歐自由發展之後，將利用該地的所得轉回頭進攻它。法國之所以不願放棄對意友好者，其原因亦在此。它心裏仍然相信，只要西方列強表示一點力量，德國便會停止向外發展，但是英國並沒有準備走這條路。

大不列顛正力求避免歐洲大陸上兩大集團的惡化。因此它便一直在玩着一套極度複雜的戲法：它會擔保法比邊境被德攻擊時的防衛問題；它曾經幫德國解除凡爾塞條約的束縛；它曾經

以堅忍的態度設法保持對意大利的友誼；它也曾經企圖將戰後不圓滿的國聯改變爲「有效的調解工具。由於變戲法的主要人物在技術上有欠缺，所以去年這個戲法是失敗了。不過，它還得再來玩的。英國不能採取其他大陸政策。在地中海及非洲既受意大利的威脅，它便必須對德取得友好關係。爲了使法國與它合作努力於謀歐洲的和平，它必須保障法德邊境不受德國攻擊。爲要阻止德意聯合，它必須對意妥協。艾登在一個宣言式的演講詞中曾說過：「不列顛人民一致希望與全世界過和平生活。他們相信最好的辦法莫過以國聯爲外交政策的基礎。我們並不忽視今日各民族間是有很多大的爭議，可是我們深信這些爭議可以不用開戰而就能加調整。」如果大不列顛能繼續不直接參加歐洲大陸上的集團，那末事實上它只有利用國聯，方足以使歐洲逃避制命的難關。但是，只有在德國重行加入後，國聯方有此種力量，這是很清楚的。那便是英國當前的工作。

假定國聯能夠復興而變得更能接近原有的理想，如此也許尙足以防止戰爭。然而一九三五年的一次試驗已表示，國聯雖竭其全力亦不足以推翻各國野心及各國國策。國聯之所以有力量者，是因爲它的理想與不列顛的國策相吻合；國聯之所以失敗者，是由於它與法國的利益發生衝

突。如果大家把這個教訓記在心裏，那末在將來國聯只能多被用爲調整的工具，少被用爲強制的武器。當日內瓦重新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上述的原則也許便是不列顛政府的主要意見。

和國聯盟約聯在一起的還有一個棘手的問題，那便是不列顛對於和平的維持應做到那一種程度爲止。英國現時有兩派對立的思想。一派人是主張強化國聯盟約中關於制裁的規定，使英國與其他各國共同應付世界上任何部份的集體行動，此派以薛西爾勳爵 (Lord Cecil) 爲首領。至於修改這種看法的邱吉爾及奧斯汀張伯倫諸人，則主張一方面保留國聯會員國對任何「侵略國」有普遍參加經濟制裁的義務，但將參加軍事制裁的義務限於在歐洲適用。

樓斯安勳爵 (Lord Lothian) 對於反對方面的意見會有明白的說明，他對不列顛的外交政策頗有左右的力量。他所根據的理由是：一個制裁侵略行爲的戰爭，正和其他任何種戰爭同樣凶惡。他隨着不列顛人傳統的思想，主張首先應當除去戰爭的原因。「如果我們準備不惜以戰爭來維持現狀，那末誰又願意去加以改變呢？」因此，他提議不列顛將來的責任應當只限於保障法比乃至荷蘭——「但是我們不負歐洲其他地方的任何軍事責任，也不負法國與別國締盟所引起

的軍事責任。」

不列顛的外交政策現時正在兩個極端之間尋求一個平衡：一方面想斷然扶助法國，照霍爾在日內瓦所說的話，「對於一切未發動的侵略行爲，予以堅決的集體抵抗」；在另一方面，想以強大的武力保持孤立，退出各種集體的義務，與德國訂立西方安全公約，讓它在中歐及東南歐作有利的調整。結果，前一種政策是親法的，後一種政策是親德的。全國擁護這兩種主張的人差不多各占半數，政府大概要設法成立一個折衷的辦法，不會擇一而行。

城市人民是擁護親德政策，他們自歐戰以後即堅決地幫着德國；多數保守黨人也擁護這種政策，他們羨慕希特勒，愛好德國的軍事威勢，同情國社黨之反對布爾希維克主義；此外，與國聯有好感的自由黨及工黨因爲痛心於法國在國聯遭遇制裁難關時的「奸狡」，故亦贊成親德。另外一部份人諸如邱吉爾及奧斯汀張伯倫等，相信一旦不列顛明白表示中立的時候，希特勒便會食言而挑動戰爭，所以他們主張親法。目前親法派的勢力比較弱些，不過英國的輿論極不穩定，德國如果略不當心，也許就會使重心轉移到另一方面去。

內閣本身也表現着意見的分歧。自從倫敦德里勳爵 (Lord Londonderry) 退出以後，內閣中已無明顯的親德份子。但是城市人民的意見能強烈地影響財相尼維爾張伯倫。暗中支配外交的掌璽大臣哈立法克斯 (Halifax) 勳爵很相信人類性善，他相信希特勒也會如此，至於鮑爾溫首相則一向朝抵抗最少的方面走，在另一方面陸軍大臣古柏 (Duff Cooper) 在巴黎曾發表過有名的聲明：「不列顛與法國不僅在思想上遭受制命的危機，領土上亦復如是，文明的前途實有賴於西歐之二大民主國家。」這番說話事前會取得外相艾登的贊助，他們便是主要的親法份子。霍爾也是屬於這一派的，他是捷克前總統馬沙里克的朋友，一個法國文化的欣賞家。西門與麥唐納雖說不是有堅強信念的人，可是也易於因德國之炫耀武力而感到畏懼。不列顛政府的急劇整軍政策是與鮑爾溫的希冀相違反的，由此可見內閣並不過度信賴德國的善行。

在外交部常務官吏之中，意見也是同樣不一致。近三年來，他們逐漸放棄對於大陸紛擾的傳統憎惡，而贊成集體安全政策，「斯特萊薩陣線」的形成以及發動國聯對意制裁，都是這種主張的最高表現。在外交部內人數最多的親法派現時傾向於與法意恢復「斯特萊薩陣線」以抵抗

德國侵略全歐的計劃。另外的一部人是孤立派，他們要把英國的責任限於西歐方面。自從集體的努力失敗之後，他們的力量爲之加強。然而，廣義地說，外交部永遠會保持其傳統的老政策，即反對任何國家在大陸上企圖樹立霸權；目前只在德國方面纔有這種危機。

只要鮑爾溫繼續任首相，只要有有力的輿論傾向德國方面，不列顛似乎會對德國作零星的妥協，反復希望德國在中歐及南歐的發展不要引起戰爭。這種政策的第一目標在求保障諸「低國」——荷蘭、比利時及法國北部——的完整與獨立，這一向是被認爲有關英國安全的。但是，如果不列顛想藉此逃避大陸戰爭，那未免是一種幻想。一旦法德開戰，無論其是由德國進攻法比而起，或由法國援助其東方同盟國而起，各低地國家的安全皆受同等的危害。假使德國在攻擊不列顛的大陸安全地帶時，不從比利時着手而從東部發動，難道不列顛便能加以容忍嗎？

談到將來問題的中心是要看德國能否遵守其不從事戰爭的諾言。不列顛政府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送往柏林的問題表中曾問過：「德國是否覺得現階段下可以承認並尊重歐洲的政治及領土現狀，而只在將來以自由的談判及協商加以修改？」這個問題一直不曾得到答覆，現時還

是歐洲懸掛着的一個大疑問。如果德國想維持和平並且繼續能夠實行，那末不列顛將以減少對德壓迫來增加和平的機會。反之，如果德國要挑動或發動戰爭，那末不列顛之拒絕贊助法國的預防政策，將予歐洲以大不利。

最後個人的信念問題也是一種關鍵。我們可以有把握地這樣說：無論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有怎樣的威嚇，德國並未推行一個深刻而明瞭的計劃，準備在力量充足時脫穎而出。雖然該國諸當局者的無窮野心，以及由國社黨獨裁所產生的社會緊張經濟緊張，也許會造成一次希特勒所無法制止的爆發；但德國決定和戰的人並不是些傻子，無論內部的壓迫如何，他們也會要先估計一下外部的機會再來決定政策。如果這些機會不利於他們——這就有賴於不列顛的態度——他們也許會認為危險太大。在他方面，如以友好協調來鼓勵德國人民的良善部份的精神這種政策也是妥善的。

不列顛苟欲脫離歐洲大陸而孤立，現時比以前更難些。它必得力求調和歐洲各種對立的野心，——要想達到此項目的，也許不能加入維持現狀的集團，而只能為歐洲立一個新法則。假使這

種努力失敗了（法國政策倘占優勢，則此項政策一定失敗）英國決不能希望避開最後的災難。遠東是第二個爆發的中心，這兒的危機進行得比較慢些。日本正毫無顧忌地在無抵抗之中國推進其大帝國運動。它決定要將西方列強完全驅出西太平洋。現時有一種神祕的衝動在驅使着它，這種衝動對於經濟上的困難並未加以顧慮。但是，它的地位是孤立的；一旦與蘇聯作戰，對結果亦無把握，這種危險使得它的脚步爲之沈重。不列顛現時也許還有對日友好的機會。如果那件事是不可能的話，緊張的局勢自然日趨擴大，直到大爆發時爲止；最後或者是中國全國動員反抗，或者是日蘇戰爭出人意外地發生，或者是日本驟然侵逼英美的根據地。現時可能的形勢是：日本或者一直要等歐洲發生暴風雨時，再作最後的出動。假定俄國在西部邊境發生戰事，那末日本很有從東方進攻的可能。日本與德國常常有共同商量何時執行計劃的可能，蘇聯當局的安寧也爲此種可能性所驚擾。

就目前世界政治上的各處火藥庫看來——尤其是從中歐、地中海及遠東這三個最危險的地方來看——只有大不列顛還能夠防止災難的降臨（假定這災難是可防止的話）。這是一種

神聖的責任，只要不會使那個歷史上最大的帝國發生崩潰的危險，這種責任是不能規避的。